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九冊

全宋文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八三一

文天祥 一四

通羅提舉京子啓	一
回前人干批書啓	二
送前人七夕啓	二
請前人宴啓	二
回前人折送啓	三
請前人九日宴啓	三
送前人折筵啓	三
通董提舉楷啓	四
回前人到狀啓	四
迎前人啓	五
送前人洗拂啓	五

回前人送私覲啓	六
謝前人招宴樂語啓	六
送前人新除禮啓	六
送前人折俎啓	七
回前人中秋請宴啓	七
回前人折俎啓	七
回前人送酒啓	八
賀前人冬啓	八
又送冬至酒啓	九
送前人歲節酒啓	九
賀前人正啓	九
回前人送春啓	一〇
得贛送前人禮啓	一〇
回前人請宴啓	一一
送前人別會折俎啓	一一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一一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二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三
賀衡州宋吏部赴上啓	一二
回前人到任狀	一三
請前人到任宴啓	一三
送前人洗拂啓	一四
謝前人招宴致語	一四
送前人特會折俎啓	一五
回前人送物啓	一五
回前人賀雪啓	一五
回前人饋歲啓	一六
謝前人聚宴折俎啓	一六
送前人聚宴折俎啓	一六
回前人賀正啓	一七
回前人請元宵宴啓	一七
請前人元宵宴啓	一七

回前人請聚宴啓……………一八

除贛守回宋衡州袖劄請宴啓……………一八

請前人宴啓……………一八

請前人別會啓……………一九

回前人還請啓……………一九

謝送禮物啓……………一九

通胡都承石壁啓……………二〇

回楊秘監就賀啓……………二〇

全宋文卷八三一二

文天祥 一五

通丁侍郎應奎啓……………二二

通楊提刑允恭啓……………二三

回李安撫肯齋啓……………二三

回前人賀遷秩啓……………二四

送前人冬啓……………二四

賀前人冬啓……………二五

餽前人歲啓	二五
賀前人正啓	二六
送前人元宵啓	二六
賀前人納子婦啓	二七
送前人別會啓	二七
謝章簽書鑑啓	二七
謝高尚書斯得啓	二八
謝陳尚書宜中啓	二九
謝陳正言堅啓	三〇
謝陳侍郎存啓	三一
賀曹尚書孝慶啓	三二
賀劉尚書黻啓	三三
賀趙侍郎月山啓	三三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啓	三五
廣西李經略經過迎狀	三五
請廣帥會啓	三六

折送諸監司巡歷會啓	三六
回朱帥參啓	三六
回劉運管志叔啓	三七
回葉茶場啓	三七
賀桂陽劉守啓	三八
賀寶慶王守啓	三八
賀道州王守啓	三九
賀永州袁守交割啓	四〇
回前人啓	四〇
請雷州虞守啓	四〇
送前人別禮啓	四一
回諸郡守冬啓	四一
回諸郡送年酒啓	四一
回諸郡賀年啓	四二

全宋文卷八三一三

送徐權府折俎啓	·····	四三
回前人請宴折俎啓	·····	四三
回前人送轉官折俎啓	·····	四四
回前人送冬啓	·····	四四
回柯權郡謝舉薦啓	·····	四四
回前人賀得贛啓	·····	四五
回李潭倅謝上啓	·····	四五
回諸郡倅賀冬啓	·····	四六
回諸郡倅賀正啓	·····	四六
回諸簽幕賀冬啓	·····	四六
回諸司諸郡幕賀正啓	·····	四七
回施帥準送別啓	·····	四七
回洪準遣到任啓	·····	四八
回趙檢法啓	·····	四八
回諸郡教官賀冬啓	·····	四九
回諸郡教官送別啓	·····	四九

回桂陽劉教授啓	四九
回林教授啓	五〇
回張教授啓	五〇
回胡山長啓	五〇
回邢山長啓	五一
回衡州江判官啓	五一
回趙判官啓	五二
回郭判官啓	五二
回陳撫屬張監倉啓	五二
回黎知錄李司理啓	五三
回永州司理司戶啓	五三
回謝司法啓	五三
回諸縣宰賀冬啓	五四
回諸縣宰賀正啓	五四
回衡山趙宰孟僚啓	五五
回善化韓宰啓	五五

回鄆縣晏宰啓	五五
回攸縣郭宰啓	五六
回湘潭張權縣啓	五六
回永興趙權縣啓	五七
回瀏陽任丞啓	五七
回寧遠簿到任啓	五七
回攸縣趙簿衡陽易尉啓	五八
回衡陽歐陽尉啓	五八
回楊料院啓	五八
回宋稅院萬年啓	五九
回劉學錄啓	五九
通交代廖提刑邦杰啓	五九
與袁州安守到狀	六〇
回袁守不赴請啓	六一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啓	六一
回陳侍郎篤齋啓	六二

賀曾京尹淵子啓……………六二

回曾主簿清老啓……………六三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啓……………六四

回吉守李寺丞芾啓……………六四

回前人啓……………六五

回前人送冬禮啓……………六五

回黃主簿啓……………六六

回監魁錢昇叟賀新除啓……………六六

賀府簿錢昇叟啓……………六七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啓……………六七

全宋文卷八三一四

文天祥 一七

送隆興鄒道士序……………六八

送彭叔英序……………六九

送王山立序……………七〇

與山人黎端吉序……………七〇

贈林梅所序	·····	七一
送項巽可入南序	·····	七一
送賴伯玉入贛序	·····	七二
送李秀實序	·····	七三
送彭和父遊學序	·····	七四
贈談命朱斗南序	·····	七四
又贈朱斗南序	·····	七五
贈曹子政劍客序	·····	七六
贈山人黃煥甫序	·····	七七
贈黃璘翠微序	·····	七八
贈仰顛峰拆字序	·····	七八
送僧了敬序	·····	七九
孫容菴甲藁序	·····	八〇
危恕齋論序	·····	八一
金匱歌序	·····	八一
張宗甫木雞集序	·····	八二

趙維城洗冤錄序	八三
龔知縣帥正錄序	八四
蕭燾夫采若集序	八五
羅主簿一鶚詩序	八五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八六
忠孝提綱序	八六
八韻關鍵序	八七
壬戌童科小錄序	八八
題家保狀序	八九
又家保狀序	九〇

全宋文卷八三一五

文天祥 一八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九一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九二
燕氏族譜序	九三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九四

指南錄自序	九四
指南錄後序	九六
指南後錄卷一下跋	九八
指南後錄卷二序	九九
指南後錄卷三序	九九
東海集序	九九
集杜詩自序	一〇〇
瑞山康氏族譜序	一〇一
廬陵蘅塘陳氏族譜序	一〇二
衡陽顏氏族譜序	一〇三
永和文氏宗譜序	一〇五
朱氏像譜引	一〇五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一〇六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一〇六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一〇七
跋劉翠微罪言藁	一〇七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一〇八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一〇八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一〇九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一〇九

跋誠齋錦江文藁……………一一〇

跋崔丞相二帖……………一一〇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一一一

全宋文卷八三一六

文天祥 一九

跋李龍庚殿策……………一二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一三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一四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一五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一五

跋周一愚負母圖……………一五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一六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	一一六
跋辛龍泉行狀	·····	一一七
跋蕭敬夫詩藁	·····	一一七
跋李敬則樵唱藁	·····	一一八
跋劉玉窗詩文	·····	一一八
跋周汝明白鳴集	·····	一一九
跋胡琴窗詩卷	·····	一一九
跋趙靖齋詩卷	·····	一二〇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	一二〇
題勿齋曾魯詩藁	·····	一二一
跋惠上人詩卷	·····	一二一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	一二一
跋彭道士虛碧房	·····	一二二
跋番陽徐應明梯雲帙	·····	一二二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	一二三
題賈端老不忘室	·····	一二三

題張德從畏心堂	一二四
題戴行可進學齋	一二四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干藥物日子後	一二五
跋彭和甫族講	一二五
跋吳氏族譜	一二六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一二六
跋彭叔英談命錄	一二七
跋王金斗談命錄	一二八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一二八
跋李氏譜	一二九
跋己卯歲末題詩	一三〇
謝敬齋昌元座右自警辭跋	一三〇
書汪水雲詩後	一三一
書錢武肅王事	一三二
胡氏族譜跋	一三三

文天祥 二〇

御試策一道 有題 一三四

全宋文卷八三一八

文天祥 二一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一五一

吳郎中山泉說 一五三

徐應明恕齋說 一五四

勉耘說 一五六

何晞程名說 一五六

王通孫名說 一五七

陳逢春肖軒說 一五八

送呂元吉麥舟說 一五九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一六〇

葉校勘社倉說 一六〇

與濟和尚西極說 一六一

慧和尚說 一六二

深衣吉凶通服說	一六三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一六六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一六九

全宋文卷八三一九

文天祥 三二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一七一
吉州右院獄空記	一七三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一七四
文山觀大水記	一七六
鄒文叔垂芳堂記	一七七
李氏族譜亭記	一七八
蕭氏梅亭記	一七九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一八〇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一八一
瑞州三賢堂記	一八二
建昌軍青雲莊記	一八三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一八五
贛州重脩嘉濟廟記	一八六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一八七

全宋文卷八三二〇

文天祥 二三

道林寺衍六堂記	一八九
五色賦記	一九〇
衡州上元記	一九一
雷州十賢堂記	一九三
雷州重建譙樓記	一九四
武岡軍學奎文閣記	一九五
彭叔英砥齋銘	一九七
黃山人羅鏡銘	一九七
篆玉帶硯銘	一九八
巽齋先生像贊	一九八
贊龔知縣龍	一九九

贊程縣丞龍	一九九
贊何了翁帳龍	一九九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二〇〇
贊沈俊之筆	二〇〇
白贊	二〇〇
司業墜公像贊	二〇一
忠孝碑贊	二〇一
忠孝碑贊	二〇一
魁星圖贊	二〇二
蔣孝子傳	二〇二
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	二〇三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二〇七

全宋文卷八三二一

文天祥 二四

知昭州劉容齋墓誌銘	二一一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二二三

羅融齋墓誌銘	·····	二一五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	二一七
鄒月近墓誌銘	·····	二一九
鄒仲翔墓誌銘	·····	二二〇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	二二二
劉定伯墓誌銘	·····	二二四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	二二五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	二二七
蕭明允墓誌銘	·····	二二九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銘	·····	二三〇
國子司業仲常陳公墓誌銘	·····	二三一

全宋文卷八三二二

文天祥 二五

劉良臣母哀辭	·····	二三三
鄒翠屏改葬哀辭	·····	二三三
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	二三四

祭都承胡石壁文	二三五
祭郭正言閭文	二三六
祭道州徐守宗斗文	二三六
祭鄒主簿寧孫文	二三七
祭秘書彭止所文	二三八
祭安撫蕭檢詳文	二三九
過家告廟文	二四〇
代富川酹魁星文	二四〇
代酹解星文	二四一
哭妻文	二四一
告先太師墓文	二四一
謁祠祭蔡元定文	二四三
壽崇節本州進功德疏	二四三
鈐司進功德疏	二四四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二四四
鈐司進功德疏	二四五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二四五
鈴司進功德疏	二四五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進功德疏	二四六
鈴司進功德疏	二四六
皇帝聖躬違和保安諸廟疏	二四六
本州宮寺保安疏	二四七
鈴司宮寺保安僧疏	二四七
道疏	二四七
大行皇帝遺詔本州成服道疏	二四八
僧疏	二四八
鈴司成服道疏	二四八
僧疏	二四九
本州成服滿散疏	二四九
鈴司成服滿散疏	二四九
大行皇帝本州追嚴道場疏	二五〇
鈴司追嚴道場疏	二五一

東嶽清源洞祈晴疏	二五一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二五二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二五三
宴朱衡守致語	二五四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二五五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二五六
又宴前人致語	二五七
山中堂屋上梁文	二五七
山中廳屋上梁文	二六〇
代曾衢教秀峰上梁文	二六一

全宋文卷八三二三

史唐卿

方壺存稿跋	二六三

張宋傑

劉公德政碑	二六四

王幼孫

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	二六五
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	二六六
鄭子清	
涵江靈顯廟記	二六七
朱夫人	
自縊遺筆	二六九
何希之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後	二七〇
虞薦發	
無錫重建譙樓記	二七一
牟 及	
樂在稿自序	二七三
吳 渭	
詩評	二七四
春日田園題意	二七五
月泉吟社約	二七五

誓詩壇文……………二七六

趙孟滌

題趙子固墨跡……………二七七

全宋文卷八三二四

趙孟奎

分門類纂唐歌詩序……………二七八

蓮花趙公祠碑……………二八〇

石余亨

慈聖寺耆舊捨飛泉田記……………二八一

自銘文……………二八二

丁易東

易象義序……………二八三

易象義又序……………二八五

易象義後序……………二八六

大衍索隱原衍篇序……………二八八

大衍索隱翼衍篇序……………二八九

大衍索隱稽衍篇序 二九〇

惠愛碑記 二九〇

程若庸

汪溪金氏族譜序 二九二

金朋說碧巖集序 二九三

梁 起

與馬南寶書 二九五

與謝枋得書 二九六

全宋文卷八三二五

李 瓘

合宮衢室聽問如何論 二九八

王道之端如何論 三〇〇

王 珏

聖人大明至公如何論 三〇三

瑞井記 三〇五

柴元彪

襪綫稿自叙 三〇六

洪喬祖

高峰大師行狀 三〇七

全宋文卷八三二六

陸秀夫

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 三一二

景炎皇帝遺詔 三一四

祥興皇帝登寶位詔 三一五

獎諭文天祥詔 三一六

勸陳文龍書 三一七

群玉帖 三一七

編正孝經刊誤跋 三一八

丹陽館記 三一九

梁泰來

龜山賦 三二〇

潘氏前言錄序 三二一

林一龍

劉公谷記 三三二

遊蓋竹洞天記 三三三

大若巖記 三三四

葛寅炎

三易備遺序 三三五

趙孟何

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序 三三七

邵 擬

漫齋記 三三八

全宋文卷八三二七

連文鳳

登高賦 三三〇

獨居賦 三三一

虛舟賦 三三一

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三三二

送吳子敬序	三三四
潛谷說	三三五
學魯齋記	三三五
四望亭記	三三六
冰壺先生傳	三三七
汪元量	
故舊送行詩序	三三九
自題西遊詩後	三四〇
蕭山父	
忠義祠記	三四〇
吳 綺	
以彗變投匭上書	三四一
鄉飲酒禮序	三四二
傅可宗	
宋故高公巽巖先生壙記	三四四
王埜翁	

見易篇序	三四五
周易分注序	三四六
讀洪範五行	三四七

全宋文卷八三二八

宋度宗 一

追復濟王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御批	三四九
令學士院降制加嗣榮王兩鎮恩數御批	三五〇
嗣榮王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制	三五〇
訪故相程元鳳手詔	三五一
蠲歲貢詔	三五二
答常懋請爲濟王立後御筆	三五二
即位改元詔	三五三
戒賊吏絕貢羨餘詔	三五三
王應麟除行秘書著作佐郎制	三五四
王應麟轉朝奉郎制	三五四
諭群臣詔	三五五

答呂文德乞歸田里奏詔	三五六
答呂文德復上表辭少保批答	三五七
呂文德乞罷少保歸田里答詔	三五七
褒諭賈似道詔	三五七
賈似道歸私第促還朝御筆	三五八
賈似道歸私第再促還朝御筆	三五八
賜賈似道御筆	三五九
賈似道辭太師御批	三五九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詔	三六〇
賈似道依前太師鎮東軍節度使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御批	三六〇
賈似道再拜右丞相御批	三六一
方逢辰轉朝散大夫誥	三六一
建理宗皇帝顯文閣詔	三六二
方逢辰除司封郎誥	三六二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二詔	三六三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三詔	三六三

王應麟除著作郎制	三六四
禁陪克田租詔	三六四
溫嚴等州陞府制	三六四
獎諭馬光祖提師應援御札	三六五
賜馬廷鸞等詔	三六五
諭士人御筆	三六六
賜胡夢昱謚詔	三六六
王應麟除守軍器少監制	三六七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詔	三六七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二詔	三六八
賈似道乞退相位不允御批	三六八
答參政姚希得上表留賈似道御筆	三六九
賈似道上表乞並相不允御批	三六九
姚希得辭潭州安撫不允御筆	三七〇
王爚乞解罷參政不允詔	三七〇
沿江制置使馬光祖上表乞致仕不允御筆	三七一

方逢辰除秘書少監誥……………三七一

王應麟轉朝散郎除將作監制……………三七二

行郊祀禮詔……………三七二

太史奏十一月十六日夜月食改郊詔……………三七三

全宋文卷八三二九

宋度宗 二

上壽和皇太后尊號詔……………三七四

上皇太后冊寶冊文……………三七五

升侑曾子子思詔……………三七六

邵雍司馬光從祀孔子詔……………三七七

幸學詔……………三七七

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制……………三七八

方逢辰除秘撰江東提刑誥……………三七九

令給百官奉詔……………三八〇

葉夢鼎右丞相制……………三八〇

留夢炎樞密使制……………三八一

申飭諸邊閫帥守詔	三八二
王應麟除試秘書少監制	三八三
王應麟陞兼侍講制	三八三
王應麟除中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書行吏右禮工房制	三八四
王應麟經筵進讀孝宗寶訓終篇轉朝請郎制	三八四
賈似道上表引退不允批答	三八五
葉夢鼎上表乞罷相不允賜詔	三八五
褒獎賈似道十箴詔	三八六
呂師夔超授朝奉大夫除正郎差遣御筆	三八七
除淮蜀湖襄之民舊欠詔	三八七
誠約近臣不得引去詔	三八八
楊淑妃生皇子德音	三八八
賜雷宜中等詔	三八九
方逢辰除江西運使誥	三八九
高達赴援襄陽獎諭詔	三九〇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不允御批	三九〇

葉夢鼎上表乞歸田里不允御筆	三九一
方逢辰轉朝議大夫誥	三九一
方逢辰陞集英殿修撰誥	三九二
王應麟除秘閣修撰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三九二
顯功廟制	三九三
獎諭獄空詔	三九三
江萬里左丞相制	三九四
馬廷鸞右丞相制	三九五
賜賈似道御筆	三九六
夏貴上表辭免沿江制置副使不允詔	三九六
賈似道奏乞巡邊不許詔	三九七
賜趙孟堅手詔	三九七
皇子憲封益國公制	三九八
呂文德除少傅寧武保康軍節度使進封崇國公制	三九九
呂文德特除少師依舊武寧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依所乞致仕制	四〇〇
呂文德贈太傅制	四〇一

舉官詔 四〇一

呂文德賜諡武忠誥 四〇二

獎諭獄空詔 四〇二

呂文德進封和義郡王誥 四〇三

全宋文卷八三三〇

宋度宗 三

舉廉吏詔 四〇四

贛吉南安於要衝立四砦以御寇詔 四〇四

賜寶章閣大學士冷應澂勅 四〇五

賜饒鉉鄭學翁等詔 四〇五

賈似道乞閑不允御筆 四〇六

獎諭獄空詔 四〇六

拘催銀錢關會事詔 四〇七

錢塘嘉應侯神加封號敕 四〇七

召湯漢洪天錫赴闕詔 四〇八

皇子昀進封建國公制 四〇八

獎諭獄空詔	四〇九
王應麟除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制	四〇九
王應麟轉朝散大夫解郡組造朝供職書行吏右禮刑房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制	四一〇
王應麟除起居郎仍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制	四一〇
賜方逢辰等詔	四一一
禁珠翠銷金詔	四一一
官不數易詔	四一二
王應麟轉朝請大夫制	四一三
祀明堂詔	四一三
勉留賈似道御筆	四一四
贈范天順定江軍承宣使制	四一四
賜錢給沿江制置趙潛江防捍禦詔	四一五
誠諭守臣詔	四一五
優賞楊春等詔	四一六
陳宜中辭刑部尚書乞閑不允詔	四一六
陳宜中乞閑不允御批	四一六

賜饒魯勅	四一七
賜饒魯勅	四一七
賜饒魯勅	四一七
賜陳藏一御批	四一八
乞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奏	四一八
進聖訓表	四一九
節度使牒	四一九
試進士策文	四二〇
熙明殿記	四二一
牧民訓	四二三
字民訓	四二三
牧民銘	四二四
字民銘	四二四
太學祀孔子祝文	四二四

全宋文卷八三三一

鄭思肖 一

泣秋賦	四二六

久久書正文 四二七

辭吳泮請儒師書 四三一

全宋文卷八三一一

文天祥 一四

通羅提舉京子啓

號牧隱

天困照楚，瞻駟轡之濡絲；雨耒耕綿，愧牛衣之易繡。合臺容之永好，嚴牘贊之先恭。欽惟某官冰浸玉淵，雲崢鐵壁。沮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岫嶬。覽德輝，翔千仞而下；迴狂瀾，障百川而東。萬鍾何加，一介不取。寧航選海，掉頭不揖於王公；使夢釣天，平步可登於卿相。莫屈英英之氣，何求赫赫之名！以恢乎玉山璧府之才，亦屑於金署犀監之屬。再命而俯，一車以南。霜飛暑路，旗展春山，輝煌周隰；金聲中朝，玉振江左，照映熊湘。起視西北之風濤，誰是東南之砥柱？必平居曰法家，曰拂士；則臨事爲孝子，爲忠臣。參文公之政於浙西，舉行殆遍；凜清獻之風於殿上，植立方來。某政酣啜菽之甘，不作覆蕉之夢。長鑣爲命，忽持斧以重來；曲木猶驚，雖循墻而莫避。幸甚星臺之近，聿爲鄰燭之輝。繼自今爲王事之圖，增昔者寅周行之氣。九折回王尊

之馭，爲範馳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願從鞭弭。匪伊拜下，莫既由中。《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干批書啓

舊例，監司交批。

疇庸天庾，趣駕星闈。戒嚴繫日月之書，茂對照乾坤之渥。某稟承有恪，占署知榮。謹具劄子，復申藁桔，萬愧。《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七夕啓

瞻兩旗之耀，獨立秋風；依六轡之光，相望七夕。來繡口錦心之巧，贈玉盤金錯之英。鄰酒春深，客堂涼透。牽牛織女，看夜度於天街；語燕留人，且曉吟於湘水。《文山全集》卷七。

請前人宴啓

濯錦湘江，欣覩乾坤之渥；卷簾楚觀，頗懷風月之談。忘蒙瀆之爲嫌，冀謙尊之肯訪。薄言卜日，爲慶朝天。富以其鄰，且細論於尊酒；德將無醉，願小駐於鋒車。某輒擬翌日，敬邀崇重。《文

回前人折送啓

錦闌星度，喜渙禁綸；畫舫雲來，特開臺宴。爲折瀟川之淥，頓生楚觀之春。酌郎官清，卷碧筩而遙謝；懷美人贈，慚荆璧之無酬。《文山全集》卷七。

請前人九日宴啓

紅杏舊陰，甫迎天囷之綵；黃花佳節，又飛冰篆之丹。膏車已動於行雲，流馬聿來於今雨。偶龜明日，薄燕清風。莫置錦屠蘇，且拚小飲；已鑄黃金印，行慶異除。《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折筵啓

鵲立春霄，帥雲霓而來御；鴈拖秋色，喜風月之共談。欲挹注於黃流，盍招呼於綠淨？跼效折枝之瀆，想爲會節之煩。飲露供騷，何取水中之薜荔；倚雲同味，共看江上之芙蓉。《文山全集》卷七。

通董提舉楷啓

號克齋，永嘉人。前知瑞州。

魏闕揚綸，熊湘授庾。刺史二千石，雲度錦河；天囷十三星，春浮絲隰。六條先曉，一道生風。共惟某官閥冠雲霄，樓高湖海。沮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鴈蕩。清泚三蘇之潁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崑丘鳳穴之鳴陽，即溟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翱翔輦路之春風，曉聽魚鑰。灑灑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於益州騷動之餘，富鄭公活饑民於青社荒殘之後。璽書選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思前席；常平使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草之春，爲芳芷杜蘅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旗展春山，已搖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遄侍紅雲。某夙出年盟，今諧鄰好。萬里風雲之天闊，一襟草木之味同。祝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華峰頭之冰雪，佇沐清風。《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到狀啓

夙綴鴈題，今聯駱轡。欽侯清風之戾止，亟馳新雨以恭先。甫快低簪，居厓飛翰。天囷星近，喜不隔於光華；湘水月明，尚嗣承於談笑。《文山全集》卷七。

迎前人啓

星槎度漢，天庾明湘。丹鳳啣書，光照朱維之色；蒼龍授節，清搖綠淨之波。禮樂輝煌，旄倪鼓舞。恭惟某官文章大雅，節槩真清。玉立九關，徹芒寒於霄漢；春行千里，蓄精銳於雷霆。屢培後戶之本根，少屈廉車之步武。任一道常平之寄，推九重博濟之仁。不待突黔，趣歸橐紫。某寅同下隲，蔭接芳鄰。太史新占，看德星之照軫；故人舊識，喜今雨之來車。《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洗拂啓

振衣碧落，彌節朱陵。祝融驅，海若藏，江山搖動；風伯清，雨師灑，原隰昭蘇。言解征驂，驩傳回鴈。某年盟有夙，鄰蔭方新。吉日來思，已慶拂龜之喜；皇華近止，輒陳秣馬之恭。《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送私覲啓

今雨來車，方連雲於回鴈；清風落袖，忽分颺於懸魚。捧旅實以若驚，恍使華之如對。報青玉案，頗懷客況之寒；望黃金臺，惟謝年情之厚。《文山全集》卷七。

謝前人招宴樂語啓

雲垂臺蔭，偶陪湘水之行；風度伶音，恍聽洞庭之奏。和氣一堂之律呂，年情四海之弟兄。矧燕花飛舞之時，正鵲錦交輝之日。充庭有喜，滿座爲春。故永歌之，尚想五章之禮樂；式相好矣，求懷一片之宮商。《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新除禮啓

峰回秋色，謦誰留兮中洲；臺立春冰，歷余征於吉日。舄奕車輿之彩，葳蕤袍鵲之花。注綠淨以傾馳，睨青空而折寄。洞庭霜熟，是爲正好景之時；閭闔雲開，嗣貢真福星之賀。薄言卷俎，莫究衷

旌。《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折俎啓

臺冰正色，錦袍生春。馳華轡之六絲，軫星增煥；鑄黃金之一節，融岳如新。條令具孚，耄倪胥抃。某阻奉即真之賀，輒修攝飲之恭。禮無體，樂無聲，殷懃直寄；南有箕，北有斗，清淺相望。持瀆忝忝，麾留荷荷。《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中秋請宴啓

照江疊節，載畫舫之清冰；待月舉杯，呼芳樽於綠淨。拜華星之墜几，約明月之浮槎。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近；江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稟結申酬，輪囷嗣布。《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折俎啓

注鄴湖之淥，昉慶臺春；然楚竹之清，倍分鄰燭。載厘卷俎，如侍秩籩。援北斗以酌天漿，既知

賜矣；醉長沙而行湘水，悵莫從之。《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送酒啓

福星明處，甫羞北斗之漿；今雨來時，又報長沙之酒。起立寒梅之月影，坐添凍芋之春萌。雖軫軫之相望，真心心之不隔。白絹之封三印，報不成章；黃麻之似六經，又將來賀。《文山全集》卷七。

賀前人冬啓

春入重綈，欣聽雷發之奏；星垂練錦，泝瞻沙軫之輝。履此一陽，賁然雙節。共惟某官聲名雷動，意度春融。大雅正音，得黃鍾之渾厚；純和元氣，探寶鼎之絪縕。卷夜月於蓬萊，布曉雲於峴嶺。蒹葭出色，芸荔生香。君子得輿，開千載一時之會；使臣濡轡，催五更三點之朝。某斧鑕何功，臺雲借蔭。暖回鄰壁，先鳴鳳之六箎；光近福躔，會牽牛之七曜。通忝喙短，馳賀心長。《文山全集》

又送冬至酒啓

五紋添繡線，日麗旌旗；一節鑄黃金，春生霄漢。馳想雲和之瑟，莫陪壽軫之觴。薄注酈清，式歌魯瑞。九疑仙人之轡，正快曉行；四牡使臣之車，即催元會。瀆嚴增惕，賜頓爲榮。《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歲節酒啓

條風開獻節，琯玉更端；春酒躋公堂，壺冰薦祉。皇華六轡，和氣九州。輒蠲杜若之清，持向屠蘇之末。軫中星轉，隄瞻練鵲之輝；綿上雲歸，爲喚林烏之夢。薄將增忝，賜頓知榮。《文山全集》卷七。

賀前人正啓

龍杓曉轉，天開泰內之陽；駟轡春行，星揭軫中之壽。雙旌郁穆，疊節焜煌。恭惟某官清徹壺

冰，和鍾琯玉。葱珩剡剡，輝瑞日於東郊；練錦煌煌，映蒼精於左角。小駐祝融峰之雨露，遄催含光殿之風雲。某幸接臺容，欣同律暖。酌屠蘇酒，願均八荒壽之心；詠萱草詩，曷謝三春暉之賜！傾心來賀，引領欲馳。《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送春啓

杓携龍角，煥天上之星辰；壽介兕觥，分軫中之和氣。喚醒年華之舊，移來夜酌之春。折芳芷與杜蘅，永懷騷雅；掇紫萼坐碧草，隄企湘深。什襲知榮，七襄莫報。《文山全集》卷七。

得贛送前人禮啓

上堂拜家慶，偶忝近麾；痛飲讀《離騷》，有懷疊節。持此清冷之寒渌，進于沆瀣之朝霞。望美人兮一方，特慚蒞禮；問征夫以前路，尚肅藥規。輶瀆有慚，麾留斯寵。《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請宴啓

堂有白髮親，誤塵便組；公鑄黃金印，爲舉初筵。移來長沙酒之芬馨，喚起章貢臺之顏色。君子永錫爾類，已懷《既醉》之歌；使臣言遠有光，尚借如濡之潤。《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別會折俎啓

楚節易麾，深味慈烏之哺；湘花舞席，隄瞻練鵲之輝。思君渥之綢繆，膏吾車而繾綣。上堂拜家慶，遠借光華；痛飲讀《離騷》，隄同慷慨。區區折寄，盼盼麾留。《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一

回邛坂之車，方隨檣燕；贈蒲城之酒，忽枉帳犀。慇懃折柳之情，流麗飛花之影。丈夫豈無別，淚不灑於東西；同年亦有情，雲相隨於上下。銘藏娓娓，馳泝汙汙。《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二

小人有母，聊分竹以懷歸；君子錫朋，指飛花而賦別。慷慨執祛之意，慇懃祖帳之文。卷寄良稠，銘感不足。日暮碧雲合，喚游子於他鄉；月明今霄多，耿美人於河漢。《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啓 三

揭麗軫之福星，踰詹正色；呼歸航之明月，尚沐餘光。雖已催南浦之春，更爲醉長沙之曉。公方行冀部，即聯獻納之班；吾亦念桐鄉，終席澄清之潤。懷哉折寄，皋甚刊酬。《文山全集》卷七。

賀衡州宋吏部赴上啓 〔二〕

鳳池綯曉，鴈岫行春。天近蓬山，玉檻照西清之直；風高湘水，朱旗壯南國之游。童竹生驩，騷蘭出色。恭惟某官山輝川媚，雪跨霜懸。遠景樓高拂西眉之意氣，靈光殿炯接東魯之風流。砥柱百川，大車九軌。金鑰玉珂之凌厲，粉牆紫界之踟躕。海荔晴雲，曾度兩幡之影；溪荇夜雨，尚留六轡

之光。卷紫氣於河球，韜神芒於浦劍。屈訪禹碑之奇字，小凝韋戟之清香。驅龍蛇放之菹，春生敏手；乘騏驥道夫路，雷動先聲。佇風幕之圍春，聽今襦之歌暮。朱陵道院，暫分翠岳之輝；碧落仙人，行侍紅雲之近。某牡驅何補，駟技已窮。地帶九州，輝最親於鄰燭；月明千里，影即對於朋簪。盥露沄沄，遡風疊疊。《文山全集》卷七。

〔二〕赴：原脫，據韓本、鄢本補。

回前人到任狀

小車戒曉，猥隨竹馬之塵；森戟臨風，快覩梧鸞之彩。纚纚襟期之新雨，煌煌手畢之華星。封侯識荊州，已諗度關之氣；低頭拜東野，願從開岳之雲。儲謝輪囷，刊酬梗槩。《文山全集》卷七。

請前人到任宴啓

虎符新渥，聿來聚軫之輝；鴈嶠初春，喜接浮關之氣。粲梅花之照眼，擷杜若以論心。欲龜告朔之朝，薄燕行春之色。共剪西窗燭，迎桃李之春風；爲酌北斗漿，卷瀟湘之夜雨。《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洗拂啓

露溶朱旆，已空綠淨之塵；烟淡繡隅，莫侑清香之宴。來新多喜，飲至有彝。花邊立馬，竹裏行厨。木末搴蓉，聊將綿蕝；水中采薜，謾贊春容。輶瀆知慚，麾留爲寵。《文山全集》卷七。

謝前人招宴致語

衡陽虎竹之春，新輝碧落；湘水燕花之夜，共醉清吟。藹僎介之倡酬，發伶倫之揄詠。恭惟某官黃鍾疏越，丹井甘寒。咳唾珠璣，五鳳樓之錯落；擊撞金石，九龍簾之春容。妙言語之齊諧，寄音容於趙舞。某味深登席，寵復歌詩。相如文豈類俳〔一〕，敬肅齊心之謝；魯侯永錫難老，莫酬思樂之章。什襲意長，七襄辭訥。《文山全集》卷七。

〔一〕俳：原作「俳」，據庫本改。

送前人特會折俎啓

慶榮戟之遙臨，幸依香燕；講尊彝之特試，敢去餽羊。折騷客之芳馨，效野人之綿蕝。樂無聲，禮無體，聊寓殷勤；北有斗，南有箕，相望清淺。忝忝持瀆，盼盼麾留。《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送物啓

詹新府之檐帷，有光下隰；來美人之錦繡，於粲西珍。庭實生香，江空出色。綠文赤字，徒深什襲之榮；青玉明珠，莫寓七襄之報。填膺多謝，待面縷陳。《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賀雪啓

行湘水之春，天開光霽；呼霍山之雪，風起繽紛。手提五袴之溫，心出六花之瑞。幻塗鴉之玉界，賞回鴈之瑤田。清憶廣平公，莫形容於天巧；白戰潁水上，預贊詠於年豐。《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饋歲啓

官居家節，坐閱壘茶；兵衛清香，特分滌瀦。來使華於千乘，雜侯餽之八珍。喚醒春意之繽紛，倍覺寒聲之辟易。歌椒頌而懷杜甫，隄贊凝森；持梅花以謝廣平，莫酬清絕。《文山全集》卷七。

謝前人聚宴折俎啓

諸侯應郎宿之躔，來從劍外；太史奏德星之聚，偶與席間。傳風味於鄴湖，斂陽和於楚觀。黃堂一杯酒，良佩交情；青烟五侯家，隄馳謝臆。《文山全集》卷七。

送前人聚宴折俎啓

凝香森衛戟，近揖春和；舉瓢酌天漿，有懷星聚。爰采澗溪之末，薄陳俎豆之前。爲細民斟，隄想賦西園之雪；從太守樂，駕言隨東野之雲。瀆餉懷慚，麾留爲幸。《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賀正啓

斗指蒼龍，轉陽和於雄律；尊分白獸，來瑞氣於雌堂。曉酣栢葉之香，暖轉梅花之色。稱壽觥而頌魯，散作春和；下褒璽以徵黃，佇看天渥。有華什襲，莫報七襄。《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請元宵宴啓

麗譙龍炬，春輝左角之星；碧落燕香，夜對西眉之月。特枉金玉章之貺，許從雲霞佩之遊。遶建章，立通明，預祝六鼈之宴；醉長沙，行湘水，且聽五馬之謠。《文山全集》卷七。

請前人元宵宴啓

轉西樓之梅月，喜對銀花；持北斗之桂漿，擬陪畫戟。僭卜仍圓之夕，共流引滿之霞。敲鐵馬之春冰，肯來楚觀；賦石犀之夜燭，細說巴山。《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請聚宴啓

虛危出福星，光生鴈嶠；斗牛有紫氣，喜動燕香。爲開北海之尊，如會長沙之節。益者三友，懷練錦之新輝；襄我二人，歌緇衣之永好。感深緹襲，愧後刊酬。《文山全集》卷七。

除贛守回宋衡州袖劄請宴啓〔二〕

馳隰何功，沐崆峒之新甫；秩筵有命，開岫嶺之春風。鏗然出銜袖之音，爲我助回車之譜。江湖千里，將聯麾影之光；桃李一杯，尚聽襦歌之譜。彌襟傾感，走筆刊酬。《文山全集》卷七。

〔二〕州：原無，據韓本補。

請前人宴啓

太行望吾親舍，偶遂陳情；合江和使君詩，正堪握手。敬龜明日，薄燕清風。銜杯接慇懃，聊盡

湘行之趣；上堂拜家慶，敢忘款錫之私？微惠賁然，坐邀慝甚。《文山全集》卷七。

請前人別會啓

致節言歸，借末光於郎錦；飛花執別，馳遠夢於客帆。小湔袂於詰朝，更徘徊於勺水。日暮碧雲合，不勝年遠之情；月明今宵多，且盡相親之興。坐邀凌躡，惠肯知榮。《文山全集》卷七。

回前人還請啓

把太守之新符，獲傳民譜；問征夫以前路，乃辱祖筵。方繾綣於飛花，更殷懃於折柳。南有箕，北有斗，所願挹漿；君向湘，我向秦，若爲聞笛。懷哉傾倒，帥是刊酬。《文山全集》卷七。

謝送禮物啓

捧檄江城，喜囿二天之照；折梅驛使，歡傳千里之音。煌煌麾節之夏盟，纚纚雲仍之新好。某官誼隆金石，香溢芷蘭。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莫殫深謝；詩曰「不匱，永錫爾類」，惟戴殊知。薌禮

將忱，覲顏匪報。《文山全集》卷七。

通胡都承石壁啓

叨臬湖南，余征上日；樞衣洛下，伊邇中台。亟裁書而叙心，將考德而問業。恭惟某官出入文武，闔闢樞機。龍虎變化，山林高深，間出魁傑；冰雪聰明，雷霆精銳，獨步艱難。肯綮十九年而刃如新，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連麾江海，春浮五袴之聲；疊節東南，星度六絲之影。自任以天下之重，獨賢於王事之勞。金署犀監之翱翔，奎殿紫樞之凌厲。赫奕將磨於浯石，逍遙遽薄於蓬萊。此聲梁楚之間，英雄籍甚；長江南北之限，人物眇然。馳旌夜召於長沙，乘驛曉行於湘水。亟躋兩地，試韓、范之規模；弘濟中天，遡趙、張之事業。某味方酣於啜菽，夢不到於覆蕉。換烟雨之綠蓑，方深澗媿；起波濤之舊繡，曷稱臺容？緬懷冀部之風，喜近高陽之里。王尊九折坂，願聞叱馭之規；元龍百尺樓，即展下床之拜。登龍在望，濡兔莫殫。《文山全集》卷七。

回楊秘監就賀啓

貳書壁府，晉講金華。太乙藜青，煥玉山之黼黻；邇英槐翠，照丹井之綸絲。開岳雲回，度墀春

早。恭惟某官岷峨一壁，關洛單傳。玉井冰輪，灑落神仙之韻；簫鍾瑤簴，和平典則之音。自歛起而
霆轟，每徐行而山立。稱真侍講，在淳夫、正叔之間；號小司成，負安定、康侯之望。雉監沐天光之
近，螭坳居地望之嚴。羞崑崙而薄蓬萊，枕湘江而會瀟水。萬家燈火，雨籠絃誦之聲；千里桑麻，雲
度袴襦之曉。君不准陽之薄，上深渤海之嘉。圖書歸領於瀛州，鍾鼓行尋於長樂。銅印水蒼佩，亟紆
宣室之思；白馬金盤陀，浸近文昌之拜。某相望千里，一別六年。綠蓑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繡波
濤之後，復爾夢蕉。喜追東海之龍，來趣衡陽之鴈。恍絕塵而瞠後，割半夜之召前。懷駟駱之載馳，
敢安絲轡；乘騏驥以先路，遙想雲旗。贊賀葵葵，刊酬草草。《文山全集》卷七。

全宋文卷八三一二

文天祥 一五

通丁侍郎應奎啓

號璜溪

誤節讞湘，馳驅上日；摳衣過洛，咫尺中台。拜下有期，恭先告至。恭惟某官黃河泰山之望，咸池大濩之音。學問單傳，安定公之蘊奧；文章獨步，歐陽子之聲名。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直上。慷慨玉廬之給札，聯翩璧府之影纓。一麾江海以翱翔，載駕風雲而磅礴。翠帷麟觀，螭陛鸞臺。天子穆穆以親賢，海內顒顒而望賜。方千仞翔而覽下，乃六月息以圖南。矧如聖哲馳驚之秋，正切廊廟論思之益。胡不起金魚而垂帶，而乃新瑤象以爲車。弭節愈窮，履星采近。賈生見宣室，亟紓半夜之思；安石起東山，大衍蒼生之福。某相望千里，一間十年。綠簑風雨之中，菊餐有味；舊繡波濤之地，蕉夢何心。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夤緣通德，親切依仁。蕭湘逢故人，尚軫蓬鰲之舊；霖雨思賢佐，佇看芝鳳之新。傾耳一言，拜手三肅。《文山全集》卷八。

通楊提刑允恭啓

號高峰

誤節讞湘，載驅上日；摠衣過洛，伊邇下風。望履有期，擘牋告至。欽惟某官溟南健翮，斗北修名。玉尺冰莖，灑落絕塵之韻；瑤琴錦瑟，和平瑞世之音。自歛起而霆轟〔二〕，每徐行而山立。提振春陵之風月，縱橫周序之鼓鍾。日暖旌旗，一麾玉帳；春明霄漢，三道繡衣。驅馳靡憚於賢勞，出入有關於民命。方千仞翔而覽下，乃六月息以圖南。矧今聖哲馳驚之秋，正切英雄經濟之略。江濤如許，泉石謂何？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何憂？某飲菊悠然，夢蕉儻爾。起家乘傳，念舊繡之波濤；畏道回車，想綠蓑之風雨。幸近十洲之島，冀沾九里之河。滕壤舊塵，曾識平反之譜；周原新轡，願承鞭辟之方。拜下非遙，由中莫既。《文山全集》卷八。

〔二〕「歛」原作「炊」，「轟」原作「奔」，據韓本、鄔本改。

回李安撫肯齋啓

叨臬湘南，余征上日；摠衣洛下，伊邇中台。亟裁書而叙心，將考德而問業。恭惟某官名門人

傑，昭代吏師。醴泉芝草麒麟，天生瑞質；高山深林龍虎，代出魁人。見謂西珍，蔚爲南望。自覽德翔千仞而下，即回瀾障百川之東。粉牆紫界之踟躕，玉檻丹梯之凌厲。連麾江海，風馳五袴之聲；疊節荆吳，星度六絲之影。以天下而自任，何王事之獨勞？迨授鉞於千畿，乃進書於九扈。俄動平地神仙之想，來尋往時鍾鼓之盟。湘水春深，未許放情於黃老；虞廷日永，行看翔舞於夔龍。某飲菊悠然，夢蕉儻爾。起家乘傳，念舊繡之波濤；畏道回車，想綠簑之風雨。幸近十洲之島，冀沾九里之河。滕壤舊塵，曾識平反之譜；周原新轡，願承鞭辟之方。拜下非遙，由中莫既。《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賀遷秩啓

影縻下隰，奚補毫釐；步進員階，忽饒分寸。未謝玉淵之潤，先厓金薤之華。自笑竿魚，爲官何拓落也；尚隨書鶴，振德而輔翼之。未悉刊酬，餘圖嗣布。《文山全集》卷八。

送前人冬啓

灰管移新律，暖轉蒹葭；鍾鼓樂清時，春生花竹。隔幔緹之醲郁，陰履轡之從容。薄注鄠清，式歌魯瑞。俯慚雲繡，又添愛日之紋；隄聽雷鼗，趣侍含光之宴。微芹馳瀆，采菲知榮。《文山全集》卷

賀前人冬啓

黃鍾噓暖，繡線紀長。錦堂增履韞之春，綠野換荔芸之色。某謾馳今雨，阻造下風。隄睇翠蓬，莫遂前茅之拜；第瞻鶴燄，早催元會之朝。《文山全集》卷八。

餽前人歲啓

朱泥貼歲，驚殘爆竹之寒；綠野回春，喚起屠蘇之曉。欲贊喧馬散鴉之集，曾微橫鯉卧兔之供。柏葉浮香，隄想午橋之宴；梅花轉暖，即迎卯詔之來。輶瀆包羞，麾留爲寵〔二〕。《文山全集》卷八。

〔二〕寵：原作「龍」，據韓本、鄢本改。

賀前人正啓

攝提貞孟陬，春回甲子；祝融接天柱，雲度午橋。元氣與游，壽祺來介。某官泰內君子，西方美人。樂鍾鼓於園林，聲和綠淨；拜衣冠於閭闔，光近清都。表新渥於鶴書，催窮班於黿禁。某迹縻俗駕，心遶賀床〔一〕。星遙指於軫中，拳拳公壽；雪立殘於門外，耿耿予懷〔二〕。《文山全集》卷八。

〔一〕床：原脫，據韓本、鄢本補。

〔二〕予：原作「于」，據右引改。

送前人元宵啓

火樹銀花，簇朱陵之明月；羅幃繡幙，開綠野之春風。莫陪鍾鼓之勝遊，敬效豆籩之攝飲。醉長沙，行湘水，忍賦岸花；遶建章，立通明，佇依雲朵。區區輶瀆，盼盼麾留。《文山全集》卷八。

賀前人納子婦啓

歡聲噪鵲，喜氣乘龍。日耀屏金，春生堂錦。伏惟歡抃。某永塵賀履，敢後慶箋？猥此將芹，菲然采若。倘蒙鑑茹，無任欣榮。《文山全集》卷八。

送前人別會啓

楚節易麾，有味林鳥之哺；湘花舞席，隄瞻湖鴈之飛。感水薤之風規，持金蕉而雨別。日暮碧雲合，耿河漢之相忘；月明今霄多，勞江湖之遠夢。薄言折寄，微惠麾留。《文山全集》卷八。

謝章簽書鑑啓

綿田負耒，投分一丘；楚澤乘軺，皈忱兩地。公造化吹噓之賜，廣詳明欽恤之仁。昉履南維，輒箋西筦。伏念某遭逢雖早，零落亦多。一壑白雲，對哺烏而俯仰；十年流水，忘夢鹿之去來。不圖元日之會同，猶記壯年之奔走。我牛我車我輦，方墮影於湘波；維駒維駱維駟，胡強顏於衡麓。未許賦

東方之粟，乃趣涖南冠之囚。尊叱馭，陽回車，展轉於君親之際，皋明刑，契敷教，劑量於政化之間。吏民甫接於咨詢，風俗重爲之感激。龍蛇行而赤子瘁，羔羊泯而素絲傷。非扶內地之本根，曷壯重湖之保障。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恍聞風而興起，凜受命之艱難。茲蓋恭遇某官德業兩朝，人物三代。頌慶曆之聖德，政府經綸；用淳熙之真儒，中天黼黻。誕篤緇衣之造，齊調金鼎之和。遂沐匿瑕，亦叨將指。某敢不靈承清問，惠迪嘉師？奉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操；爲親拜表，尚曲全李密之私。激切未央，敷榮祇淺。《文山全集》卷八。

謝高尚書斯得啓

負耒耕綿，方省愆於私室；乘輶使楚，忽拜命於公朝。昉履朱維，敬箋丹屏。伏念某同前。茲蓋恭遇某官拱璧元圭，泰山喬嶽。邇英殿之勸講〔一〕，總是經綸；古靈臺之薦人，不遺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迪惠嘉師，靈承清問？鞭辟虺隤之陳迹，濯磨鞅掌之新功。自與心謀，敢比范滂之攬轡；未以罪去，尚容李密之陳情。歸倚方長，敷榮祇淺。《文山全集》卷八。

〔一〕英：原作「交」，據韓本、鄔本改。

謝陳尚書宜中啓

耕綿負耒，方私室之省愆；使楚乘輅，忽公朝之錫命。既履朱維而陳臬，亟瞻紫橐以修辭。伏念某學極支離，性惟骯髒。宿昌黎之南斗，自嘆我辰；事元亮之西疇，每懷前路。撫陳編而慷慨，恍初服之流離。題柱而乘駟車，不量己力；叱馭而馳九坂，徒負壯心。山川尚有於鬼神，草木自全於霜露。迹已陳於芻狗，影屢落於杯蛇。一壑白雲，十年流水。當元會彰綸於日月，乃一朝移繡於波濤。血指創深，貽羞巧匠；折肱痛定，莫詭良醫。請東方之粟以闕俞，爲南冠之囚而趣載。周爰伊始，汔濟奈何！起觀今日之重湖，正抵北風之一面。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歛聞風而興起，凜受命於艱難。茲蓋恭遇某官大呂黃鍾，元圭拱璧。天章閣之論事，行展經綸；古靈藁之薦賢，不遺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新知，濯磨舊玷？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蘅芷之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人，願言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儻遂陳情。歸倚意長，敷宣喙短。

《文山全集》卷八

謝陳正言堅啓

省愆私室，方負耒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詢而咨度，終受察以受容。隄跂拾遺，敬箋主進。某名浮實淺，意廣才疎。早歲飛騰，真有終軍之銳；中年閱歷，始知元亮之非。頃飯牛吉水之陽，有秣馬湘江之旨。此運使大體，既無士遜之良；去監司不才，聊見希文之志。進退用舍，固各有命；栽培傾覆，亦因其材。此真生我之孟孫，安得酖人之叔子？歲年忽忽，空懷躍冶之羞；風雨悠悠，久斷問鈞之夢。不謂一寒之零落，未爲諸老之棄捐。取彼蒼葭，謂粗嘗於霜露；憐其舊繡，使復出於波濤。血指創深，見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祈偃息於支離，俄責驅馳於跛蹇。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受任於艱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躋登茲。茲蓋伏遇某官寒露清冰，泰山北斗。雖剛不吐，柔不茹，卓然論事之風；然過者化，存者神，偉甚容人之度。遂使山林之深密，復叨原隰之光華。某敢不祇若平反，對揚欽恤。鞭辟虺隤之陳迹，濯磨鞅掌之新功。元龍百尺樓，知將展下床之拜；王尊九折坂，其敢忌叱馭之規？皈倚方長，敷菜祇淺。《文山全集》卷八。

謝陳侍郎存啓

省愆私室，方負耒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輅而使楚。初諮詢而咨度，終受察以受容。稽首席間，通忝閣下。伏念某名浮實淺，意廣才疎。生平事可對人，粗有聞於涑水；仕太早不及學，或見笑於乖崖。捫心每念於息肩，回首不堪於鑄錯。司馬橋乘駟，豈應聞命以疾驅；管城子免冠，正當爲法而受惡。然而兩停漢傳，再黜周行。皆緣一日之瑕疵，自取十年之坎坷。悠悠白日，空懷毀瓦之思；落落青山，久斷問鈞之夢。不謂元日關門之始，猶在皇華遣使之中。追天上之雲龍，望不到此；詠人間之蕉鹿，意若安之。血指創深，見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祈偃息於支離，俄責驅馳於跋躐。慨念重湖之今日，浸鄰一面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受命於艱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茲蓋恭遇某官拱璧元圭，泰山喬嶽。邇英殿之勸講，總是經綸；古靈藁之薦賢，不遺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新知，濯磨舊玷。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蘅芷之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人，願言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倘遂陳情。歸倚意長，敷宣喙短。《文山全集》卷八。

賀曹尚書孝慶啓

兼給事中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一〕，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鴛鴦。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百參。風雲上下之交，撫呵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鳳凰。春行霄漢之三麾，星煥江湖之四節。蘭臺璧水，安定、龜山；彤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鉞，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盤陀之覲日，紫囊筆橐之生風。矧批敕瑣闥，任朝廷之綱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三命之榮，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却高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諫臣敕，繳內侍官，凜清遊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溫國之五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某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石鏡，尚磨蛟龍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草草。《文山全集》卷八。

〔一〕劍：原作「劍」，據韓本、鄔本改。

賀劉尚書黻啓

命渙九旒，光升雙履。風清畫省，準繩帝世之百工；雲擁仙臺，刀尺周官之群吏。濡毫綠淨，拜手紫微。恭惟某官吞吐龍湫，卷舒鴈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晶；直氣摩空，屹南都之鐵壁。威鳳祥麟之出處，慶雲瑞日之文章。一疏辨姦，少日老泉之氣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自墳簾堂陞之交，而黻藻帝皇之度。獨到古人之未到，能言天下之難言。爲御史，爲諫官，張膽論事；真舍人，真侍講，吐辭爲經。儒榮方試於一時，柄用遄開於九軌。乃霈三命再命之渥，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氈廣厦之席重，龍泉文淵之劍二。時方艱大，公竭論思。余安道決邊議於朝廷，真工部長；蘇子容成功臣於疆場，爲史銓師。發揮黃旗紫蓋之精靈，盡掃枉矢攬槍之芒角。前籌彪炳，疊組蟬聯。采石江流，更展中書之略；海潭沙漲，遄符宰相之謠。某羈足馳原，阻心賀厦。文昌星度，衣冠徒想於後塵；岫嶺雲飛，草木願濡於今雨。鋪陳喙短，激躍心長。《文山全集》卷八。

賀趙侍郎月山啓

太平州赴召。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采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

如〔一〕。恭惟某官玉粹金剛，冰懸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柝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千軍遶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酌謫仙捉月之魂〔二〕；上下風檣〔三〕，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處，可共險於萬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鈎陳玉檻，進逼鰲頭。青天白日，鳳凰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爲兵部，小紓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某濫巾劇部，望履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功於浯溪石〔四〕，已戒有司。《文山全集》卷八。

〔一〕弁：原作「元」，據韓本、鄔本改。

〔二〕酌謫仙捉：原作「酬謫往展」，據韓本、鄔本改。

〔三〕檣：原作「檣」，據右引改。

〔四〕浯：原作「吾」，據右引改。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啓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楚國之西門，勢雄鐵壁。氈帷膽落，旗蓋風生。恭惟某官意氣吳鉤，胸襟彭蠡。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威風；巨鰲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二三豪傑，恢恢數萬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枰，政急波濤之巨楫。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管夷吾之慷慨？乃易長沙之節，乃高建禮之門。北繞潁沔，南卷沅湘，一新牙纛；東達吳會，西通巴蜀，重整金湯。然且許充國以便宜，授孔明以節制。真儒無敵於天下，此虜已在吾目中。箭青海，弓天山，橐韃敵愾；盃長河，塊泰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之詩，刻萬年中興之頌。式歸几几，晉位巖巖。某隄睇齋壇，阻陳賀履。星輝翼軫，莫隨東野之雲龍；月滿關河，尚策祁山之流馬。衷旌搖曳，舌筆單疎。《文山全集》卷八。

廣西李經略經過迎狀

圭裳東觀，牙纛西來。畫鷁鏡秋，懸桂林之明月；繡屏帳曉，拂石廩之行雲。雷馭先驅，天吳起舞。某摩挲脫履，飛遶前茅。逐東野之龍，久懷上下；拜北平之馬，重覩傑魁。《文山全集》卷八。

〔二〕帳：原作「帳」，據韓本、鄢本改。

請廣帥會啓

傳鼓上清湘，桂舟度曉；舉杯邀明月，楚觀生秋。輒扳千乘之光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龍飛動，豈敢爲從者之淹；檣燕慇懃，且爲盡故人之飲。《文山全集》卷八。

折送諸監司巡歷會啓

問楚囚而返棹，幸接席間；傳酈淥以稱觴，幾成瓦後。欲游邀於金轡，恐重溷於冰壺。獻芹而效野人，顏之厚矣；折枝以奉長者，禮亦宜之。區區卷俎不腆，僭易馳獻。如沐肯留，萬有餘榮。《文山全集》卷八。

山全集》卷八。

回朱帥參啓

疇庸紅旆，贊畫油幢。羅帶玉簪，卷嶺麾之雲氣；銀濤青壁，籌湘柳之春風。五朵施先，七襄禮

後。某官春容之度，瞻蔚之文。飈起雷轟，揭修名於千佛；霜懸雪跨，斂神氣於九仙。弓矛洛下之耆英，領袖湖南之賓客。月暗秋城，燈明夜觀；日臨仙掌，烟傍袞龍。小駐籌帷，促歸輦路。某居慚未見，切幸寅同。訪赤字於山尖，喜陪新雨；望冰壺於幕下，隄結飛霞。繾綣情深，敷菜詞約。《文山全集》卷八。

回劉運管志叔啓

周隰馳駟，恍波濤之移綉；祁山流馬，催帷幄之運籌。一介施先，七襄報後。某官鞭駕英雄之意氣，攢吸霞雨之文章。雲杏露桃，艷神仙於蓬島；燈碁月析，重賓客於湖南。小泛紅蓮，佇歸青瑣。某俯慚小草，仰辱儷花。逢故人於瀟湘，尚珍金玉；跂天孫於雲漢，莫報檐榆。《文山全集》卷八。

回葉茶場啓

車來今雨，載征濡轡之塵；旗展春山，遠聽杖藜之句。感君雙尺，華我六絲。捧雲漢之織裳，莫將瑤報；撫波濤之舊繡，尚藉瑱規。《文山全集》卷八。

賀桂陽劉守啓

疏綸鼇掖，作鎮熊湘〔一〕。天上仙班，猶帶觚稜之月；湖南道院，新行桀戟之春。條貫昭蘇，毫倪驩舞。恭惟某官真霄漢士，爲文章翁。袖五老之風烟，插天秀色；卷三神之霧雨，搏海壯圖。自騰翔殿角之雲，已錯落班心之玉。飽看芙蓉之輝媚，尋歸芍藥之從容。記太史之名山，金匱石室；籌將軍之武庫，紫電清霜。小橫桂水之烟，歡戲萊衣之綵。乘騏驥道夫路，雷動先聲；驅蛇龍放之菹，春生敏手。襦歌鼎鼎，綈召堂堂。某息蔭載騏，叨恩便養。東馳西驚，迹將遠於江湖；夜醉曉行，心相望於霄漢。輪囷抒謝，藁秸包羞。《文山全集》卷八。

〔一〕湘：原作「湖」，據韓本、鄢本改。

賀寶慶王守啓

丹詔起家，彤幃就國。跨茅山鶴，來從勾曲之洞天；分竹使符，出領濂溪之霽月。感先未識，樂在寅同。恭惟某官鴈蕩孤峰，梅溪的派。激龍湫而和妙墨，箋古史倚相之書；執牛耳而主齊盟，負太

學何蕃之望。大車九軌，砥柱百川。峨峨天上之神仙，佩蒼鳴曉；纚纚水邊之花氣，戟畫闌春。風行蘭國之江山，燠轉梅峰之草木。銀菟出色，畫鹿生光。川暖玻瓈，小駐插天之紅旆；花深翡翠，佇馳度漢之紫泥。某舊繡覲顏，新麾照眼。九州地接，獨先鄰燭之光；一水江連，飽聽今襦之頌。衷旌摇曳，舌筆單疎。《文山全集》卷八。

賀道州王守啓

鳳檢揚庭，熊旂赴鎮。翩翩趙公子，星煥九霄；粲粲元道州，風行千里。騷蘭香度，童竹歡傳。恭惟某官簫鍾瑤簴之音，金井玉輪之操。當家清白，撫千佛之青氈；上界葱蒼，接九仙之玉佩。出則蟠蜿於湖海，入而黼黻於周行。衣冠照須女之珠，樽俎總從戎之柝。卷紫電清霜之氣，主光風霽月之盟。驅龍蛇放之菹，春生敏手；乘騏驥當夫道，雷動驩聲。發游刃於新硯，走神丸於迅坂。民歌來暮，公快行春。香戟凝清，和墨剩吟於碧落；璽書照渥，追鋒促覲於紅雲。某鰥技已窮，牡驅何補？九州襟帶，喜親鄰燭之輝；萬井旌旗，滿聽今襦之頌。溶溶新雨，亹亹下風。《文山全集》卷八。

賀永州袁守交割啓

春生騎竹，吉耀兔銀。揚照軫之旌旗，布先庚之條貫。風行千里，庭迅三吾。某喜滌籥之辰良，即盍簪而申慶。亟馳泓穎，預訊轅和。《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啓

懷紱湘源，榮分半竹；飛書楚觀，光挹前茅。爲華綠淨之江山，猶帶紫清之烟霧。沸歡聲於稚籥，浮喜氣於寒蕓。瞻鸞鵠於北平，跼然擊節；爲雲龍於東野，喜甚執鞭。藁秸占酬，輪囷覲謝。

《文山全集》卷八。

請雷州虞守啓

領紱海邦，低簪楚觀。太史紉金石，契闊十年；故人逢瀟湘，會并一日。喜來今雨，願欸清風。

《文山全集》卷八。

送前人別禮啓

剪燭空涼，喜話巴山之雨；解維浩渺，莫追溟海之風。隄聞傳鼓之麾呵，曷究執袂之繾綣。折梅花於峒嶺，愧我騷騷；隨雲氣於蓬萊，爲君娓娓。《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守冬啓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畫戟，貺我東風。昭黼黻於魯臺，噓塵埃於楚觀。恭惟某官陽明人物，雷動聲名。麗曉旌旗，照映壺冰之潔；行春鼓角，發舒圭影之和。近七日之朋來，進三朝之元會。某坐馳梅影，隄借芸香。宮線添長，正覲顏於把繡；雲門入奏，惟洗耳於歌襦。《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送年酒啓

開荆楚之畫鷄，舊梅如夢；賦蘇州之清燕，新麴生香。挹宮錦之淋漓，醉屠蘇之先後。從太守樂，知同元日之春；爲細民斟，願廣東風之賜。《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賀年啓

條風開獻節，雄律鳴春；戟衛森清香，雌堂麗曉。茨梁介祉，草水生輝。恭惟某官氣度陽明，精神雷動。玉珂舊影，光搖白獸之尊；皂蓋清塵，彩照蒼龍之角。小聽歌襦之暖，即來召綍之溫。某坐閱一期，踰瞻五馬。回車雲近，方懷邛坂之思；化犢日長，尚味海瀕之譜。《文山全集》卷八。

全宋文卷八三一一三

文天祥 一六

送徐權府折俎啓

舟泝鴈回，載沐瀟湘之雨；雲連燕寢，渴陪桃李之春。恐廢聽棠，薄言羞藻。乞爲寒水玉，恨莫對於冰清；走置錦屠蘇，敢坐將於酈渌。《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請宴折俎啓

帆浦乍歸，沐東風之飛錦；鈴齋相望，荷北海之開樽。清來畫戟之香，綠折瓊芝之草。碧筩隄卷，如坐使君之林；玉案無酬，有愧美人之繡。《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送轉官折俎啓

影縻下隰，奚補毫釐；步進員階，忽僥分寸。正自憐於磨蟻，乃特枉於緘魚。感折寄之慇懃，佩相期之汗漫。共明月千里，肯分此光；賦終日七襄，若何爲報！《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送冬啓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畫戟，貺我東風。昭黼黻於魯雲，噓塵埃於楚觀。芸香在手，梅意彌襟。日表迎長，正覲顏於把繡；雷鼗入奏，惟洗耳於歌襦。《文山全集》卷八。

回柯權郡謝舉薦啓

爲仲舉題坐，彼美監州；薦侯喜有詩，薄言報國。度清風於燕寢，洒今雨於鴈回。大丈夫即真，佇膺菟紱；我鄉人未免，聊謝貂綸。《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賀得贛啓

對岫嶺之行雲，何功將指；沐空同之新雨，爲養叨恩。志甫遂於循陔，音首勤於傳驛。某官以錦裳手，誦《緇衣》詩。王事靡盬，豈敢定居，同心心而體國；君子不匱，永錫爾類，推老老以及人。遂令回邛坂之車，亦猥捧江城之檄。某感深烏哺，愧甚鵜濡。顧影躊躇，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文山全集》卷八。

回李潭倅謝上啓

渥渙紫泥，光紆朱紱。蓬萊雲氣，隨太祝之輕裘；湘水月明，照監州之緹軾。茲憑回鴈，薄謝來魚。某官大雅孤標，真清偉度。玉珂金鑰，聯天上之神仙；青壁銀濤，重湖南之賓客。佇携風幘，歸趁星靴。某隄奉儷花，相輝芳杜。拂山尖之科斗，敬襲清霜；聽江上之琵琶，更傳白雪。《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倅賀冬啓

九寸黃鍾律，和動緹帷；五丈畫堂旗，春生錦段。芸香在手，梅意彌襟。某官氣類陽明，精神冰潔。賡庾樓之曲，聲徹雷鼗；續湓浦之吟，文裁宮線。清露曉濡於驥尾，韶風夜度於鴛行。某隅繡何工，屏泥借潤。瀟湘波暖，照明月於胡床；岫嶼烟寒，倚行雲於仙轡。《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倅賀正啓

攝提貞孟陬，青規絢綵；風流半刺史，朱紱生輝。陽德斯升，元氣之會。恭惟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溫。緹軾清塵，色照蒼龍之角；玉珂舊影，光搖白獸之樽。小分千里之辰旌，即下十行之卯詔。某坐驚歲始，隄贊州端。波暖江湖，未趣東西之駕；風和山水，相望南北之樓。《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簽幕賀冬啓

黃鍾陽氣應，緹幔香深；冰壺幕下清，彩毫燠轉。芸香在手，梅意彌襟。某官氣類陽明，聲名雷

動。胸蟠五色，卷舒宮線之紋；音度九韶，出入雲和之瑟。小分光於烏幕，即翔舞於鴛行。某軫野相望，繡隅何補？招呼和氣，隄看仙轡之華；上下春輝，密贊賓帷之勝。《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司諸郡幕賀正啓

閱鷄戶之年，頓驚元日；賞龍門之雪，隄企光風。暖透荔芸，意行蘭芷。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融。綠幕生輝，光照龍杓之彩；朱絃奏雅，音諧鳳律之陽。衣冠小立於金臺，環珮即趨於玉府。某相逢甲換，猶喜寅同。夜醉曉行，漸作江湖之隔；雲飛川泳，永言霄漢之期。《文山全集》卷八。

回施帥準送別啓

望冰壺於幕下，遙結飛霞；映赤字於山尖，喜來垂露。寵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冰雪孤標，雲霄名閱。玉珂金鑰，接江左之衣冠；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軸。籌帷小駐，輦路遄歸。某服膺夾袋之儲，決意緇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韃，心相期於霄漢。輪囷欲謝，藁結是慚。

《文山全集》卷八。

回洪準遣到任啓

袞鉞掄材，油幢疏渥。花明湘水，分曉月於紅牙；柝靜鄆城，生春風於色筆。一箋愧後，六儷施先。某官威鳳鳴陽，神駒奔電。貂金奕奕，發五彩之芝英；簪玳翹翹，結九歌之蘭佩。小駐清壺之下，即陪赤舄之東。某隄企芳塵，喜聞新雨。從軍古云樂，剩羨燈碁；織女不成章，莫酬裳錦。《文山全集》卷八。

回趙檢法啓

馳絲無補，愧行湘水之春；贊幕多奇，遠洒縉雲之雪。施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瑚璉英姿，泉阿神物。洛陽龍門之清賞，吞吐風雲；軒轅鳳樂之妙音，鏗鐃金石。小游綠水，近即紅雲。某久徯寅同，未諧辰見。云云。《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教官賀冬啓

吹琯動浮灰，時哉南至；講道出新貫，貺我東風。梅意彌襟，芸香在手。某官精神冰凜，氣類陽明。文鐸聲揚，一片雲和之瑟；書氈色麗，五花宮線之紋。徑携三鱸之春，入慶六鰲之曉。某何功把繡，徒愧織裳。岫嶠烟寒，自笑庭楊之影；瀟湘波暖，第傳泮藻之清。《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郡教官送別啓

星馳隰轡，空浮棘影之塵；日麗堂氈，喜邇槐陰之翠。輒憑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纚纚聲猷；清蒞泮芹，源源教思。聊汲清湘而變鄒魯，行瞻黃繖而講唐虞。某將指何功，同心有味。南轅北轍，迹似遠於江湖；左圖右書，情相期於霄漢。《文山全集》卷八。

回桂陽劉教授啓

日麗鱣堂，喜近枌榆之翠；星華鴈嶠，有來芹藻之清。知在歲寒，舞慚地窄。謂草木吾味，賦聊

誦於梅花；毋金玉爾音，振喻聆於杏鐸。七襄匪報，三宥爲榮。《文山全集》卷八。

回林教授啓

時雨鶴峰，新蕤度曉；清風鴈嶠，塵臬生秋。不言而喻已傳，未識而氣先感。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毋金玉爾音，振喻聆於杏鐸。《文山全集》卷八。

回張教授啓

春滿鱸堂，覃藻芹之教思；書來鴈嶠，出草木之味言。先舉所知，豈非吾願？南轅北轍，迹遽遠於江湖；左弭右韞，心相期於霄漢。《文山全集》卷八。

回胡山長啓

挹西山之新雨，如見其人；納北窗之清風，喜有此客。亟憑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文采九霄；清照川花，書香五色。重濯濂泉而浴洙泗，行趨廣廈而講唐虞。某恍

舊繡之濡絲，捧儷花之盈袖。永爲好也，愧莫稱於報瓊；能無誨乎，尚有聞於振鐸。《文山全集》卷八。

回邢山長啓

開帝館之雲，秋蕤度曉；織天孫之錦，晴綺絢空。一介施先，七襄禮後。某官岷峨鋒鏑，蓬萊文章。紅杏碧桃，艷神仙於天上；粉牆紫界，重賓客於湖南。小對簷花，即歸院柳。某幸償未見，且賀寅同。自笑黔驢，難策再衰之鈍；相逢衡鴈，願聞三益之規。《文山全集》卷八。

回衡州江判官啓

從軍帷幄，欣雲近於蓬萊；贈我瓊瑤，喜露承於霄漢〔一〕。施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玉尺懸冰，金莖瀾露。紫霄縻頂，扶搖溟海之風；綠水飄纓，談笑鄠城之月。佇看飛鶚，即遂簞鴛。某欣捧色絲，有華舊繡。擷瀟湘之草，隃寄鴈回；望江漢之雲，莫將貂報。《文山全集》卷八。

〔一〕「喜露」句：原脫，據庫本補。

回趙判官啓

芙蓉幕畫，見推三語之清；桑梓年情，僅效一言之鴈。舞袖方慚於地窄，織裳乃逐於雲來。瀟湘逢故人，薄酬今雨；霄漢瞻佳士，徒竚下風。《文山全集》卷八。

回郭判官啓

雲近熊山，有美芙蓉之影；書來鴈嶠，頓生杜若之香。三語施先，七襄愧後。某官珊瑚文采，冰雪聰明。空冀北之群，神行鼯鼠；望湖南之幕，鋒淬鉅鉦。小贊凝森，遄班清切。某偶諧聚軫，多幸同寅。意重冰清，深謝「宜敖」之句；贈隆錦織，莫酬「幼婦」之辭。《文山全集》卷八。

回陳撫屬張監倉啓

馳絲何補，愧岫嶺之春風；畫幕多奇，賁瀟湘之華月。施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絕俗精神，識時俊傑。洛陽龍門之清賞，吞吐雲烟；軒轅鳳樂之好音，鏗鎗金石。少凭玉帳，即覲璧璫。某多幸寅

同，有懷未見。南轅北轍，迹似間於江湖；左弭右韃，心相期於霄漢。《文山全集》卷八。

回黎知錄李司理啓

驅馳遠使，空摹杜若之雲；俊逸參軍，辱贈梅花之雪。舞慚地窄，知在歲寒。某官巧鑄鉅鉦，清摩最屬。剛風度筆，廣平賦之淋漓；寒露照襟，何遜詩之洒落。小需鞠草，即看攢花。某共客瀟湘，期君霄漢。重緹錦段，莫酬明月之珠；空羨紫鱗，擬結橫江之網。《文山全集》卷八。

回永州司理司戶啓

梅花鐵石心，相知已晚；金薤琳琅字，多謝何厓。味也同吾，惠而好我。緇兮又改，嘆舞袖之地寒；白也不群，喜錄屏之天近。《文山全集》卷八。

回謝司法啓

星馳周隰，將爲養以懷歸；春度燕臺，乃覽輝而來下。載憑回鴈，薄謝來魚。某官華岳清冰，海

水明月。鏗鎬金石，軒轅鳳樂之好音；上下風雲，洛陽龍門之清賞。小吟蕓綠，徑照藜青。某夙幸同寅，隄瞻聚軫。南轅北轍，雖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韃，正相期於霄漢。《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縣宰賀冬啓

觀臺雲物，曉看五色之書；彭澤風流，春度一同之詠。駢花委艷，芳杜生香。某官氣類陽明，精神冰潔。霞飛錦織，卷舒宮線之紋；春落弦聲，上下雲和之瑟。佇翔鳬影，晉筵鵬行。某邇只畫簾，翛然隅繡。撫庭楊於岫嶺，空負分陰；培浦柳於瀟湘，隄看一碧。《文山全集》卷八。

回諸縣宰賀正啓

攝提貞孟陬，八荒開壽；連城得茂宰，萬象皆春。花柳無私，茨梁有慶。某官聲名雷動，韻度天和。文艷錦機，光照龍杓之彩；風生玉軫，音諧鳳律之陽。舒舒蒲穀之香，進進蓬萊之武。某坐驚甲換，猶喜寅同。爲秋浦官，孰禦春風之舄；送長沙客，相望明月之舟。《文山全集》卷八。

回衡山趙宰孟僚啓

謝舉陞陟

效顰一鶚，力何補於培風；照眼雙鳬，手忽承於垂露。一謙過矣，三復趑然。某官文采珊瑚，歌聲金石。融峰九千餘丈，氣埒青蒼；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哀時正直，簡在凝嚴。某借助鞭長，汲清綆短。頌言美瑞，知麟鳳之在郊；趣覲通明，戒鸞凰兮先路。《文山全集》卷八。

回善化韓宰啓

出宰山水縣，喜調新琴；爲織雲錦裳，有華舊繡。載憑回鴈，占謝來魚。某官玉尺清方，金莖晶潤。融峰九千餘丈，氣埒青蒼；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暫翔鳬影，佇入鴈行。某自賀寅同，豈云未見。娟娟一碧，共看貫索之沉；耿耿七襄，莫效聯珠之報。《文山全集》卷八。

回鄆縣晏宰啓〔二〕

移繡波濤，愧將絲轡；出宰山水，先度絃歌。隄寄鴈回，敬酬魚遣。某官琳珪清越，冰雪聰明。

雲傍碧桃，千丈蓬萊之光氣；月明綠野，一簾秋浦之清風。小種縣花，佇歸院柳。某俯慚舊斧，仰辱聯珠。味黃絹之辭，永爲好也；乏貂褕之報，受言藏之。《文山全集》卷八。

〔二〕晏：原作「爰」，據卷首目錄及韓本、鄆本改。

回攸縣郭宰啓〔二〕

舊繡塵深，閱八莫於楚觀；畫簾花度，飛五朵於雲陽。新雨同心，清冰照目。某官光華尚錦，盤錯投刀。橫巴水之野舟，肯煩期會；聞楚萍之更鼓，終覺分明。邇只鳬飛，翩其鵠立。某馳驅技短，嗟切意長。皎皎織女，終不成章，駕言匪報；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尚克相規。《文山全集》卷八。

〔二〕攸：原作「牧」，據卷首目錄及韓本、庫本改。

回湘潭張權縣啓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宓堂；春滿桃陰，來清風於周轡。懷哉今雨，遺此華星。小生欲相吏耶，願同衷協；丈夫卽爲真耳，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襄耿耿。《文山全集》卷八。

回永興趙權縣啓

鶴岑琴好，相望明月之心；鴈嶠書來，不隔同年之面。以雍容之隼軌，將慷慨於公車。北轍南轅，遽江湖之相遠；左韃右弭，尚霄漢以爲期。占對甚臯，垂孚爲寵。《文山全集》卷八。

回瀏陽任丞啓

晴紋照綬，曉入新花；遠素飛雲，春回舊繡。辱施先於一介，愧禮後於七襄。跂天孫之織雲，莫將瑤報；望美人兮明月，尚藉瑱規。《文山全集》卷八。

回寧遠簿到任啓

地鄰棲鳳，喜聆千玉之吟；風度鳴鸞，恍聽九韶之奏。縣花出色，汀若生香。然太乙之藜，佇聽令業；織天孫之錦，莫敵腴施。《文山全集》卷八。

回洺縣趙簿衡陽易尉啓

馳隰無功，愧行雲於岫嶬；佐琴有韻，捧明月於瀟湘。小車來映於縣花，春佩相輝於岸芷。某喜瞻聚軫，樂在同寅。北轍南轅，漸覺江湖之隔；左韃右弭，尚爲霄漢之期。《文山全集》卷八。

回衡陽歐陽尉啓

挹春花於拂綬，喜見青撐；垂星字於乘槎，有華綠淨。重此湖南之賓客，美哉日下之神仙。牡轡何功，自笑再衰之技；貂褕莫報，更求三益之規。《文山全集》卷八。

回楊料院啓

司會名藩，有美同年之子；委書下隰，聿來異事之僚。峨簪玳於賓筵，粲糜瓊於騷圃。湖南幕貴，良懷支使之賢；水北價高，寧久山人之索？遙憑回鴈，隄謝來魚。《文山全集》卷八。

回宋稅院萬年啓

篁竹嘯鼯鼠，僅免失刑；岫嶁挈虎螭，劃傳得句。怒飛鐵畫，光照錦機。撫劍首於漆園，敢當一映；間簫聲於赤壁，莫遂倚歌。《文山全集》卷八。

回劉學錄啓

胡石壁客

我馬維駒，訪岫嶁之奇字；有鶯其羽，發蓬萊之妙音。亦來見我乎？某人語洗烟火，書籠山川。張生手持石鼓文，氣涵綠淨；揚雄自有《河東賦》，聲透明光。亟呼熊耳之雲，立近鰲頭之日。某味同草木，影合江湖。扶搖萬里，南溟相期汗漫；上下四方，東野此意輪囷。《文山全集》卷八。

通交代廖提刑邦杰啓

號恕齋

共審疏恩象魏，易節熊湘。星度天囷，光照武陵之雪；風生春繡，神開衡岳之雲。翠蕩凌烟，華

絲綯曉。恭惟某官傳心正學，行世清規。雲霄閥之高寒，蜿蜒浦劍；湖海樓之突兀，塊圯參旗。屹砥柱於中流，行大車於九軌。出擁康沂之駕，入提建禮之門。犀監重弓，武絢將軍之電；金曹曳組，輝聯須女之珠。佩聲雜遝於蓬萊，麾影橫斜於牛斗。誰謂寒露清冰之勝，屑爲春山暑露之行。收海若之波濤，定夫正學；布淞江之雨露，朱子常平。便當跨汗漫而擺雷硯，于以經駘蕩而出馭娑。屬天顏之西顧，念民命于南維。不有仁人，孰長王國？乃輟神仙於海上，乃移星宿于軫中。惟君子之祥刑，自聖門之恕學。推廣不冤之條貫，發揮無訟之本原。轉陽和於芙蓉薜荔之間，沛生意於榴接桁楊之外。蓋以皐夔之長者，而行孔孟之本心。皇華咨度咨詢，盡展平反之業；清問惟明惟畏，即陪啓沃之聯。某久把短鑣，偶塵繡斧。撫王事而集苞杞，坐隔白雲；望美人而結幽蘭，喜逢今雨。俯仰十年之同味，夤緣百世之交情。尊叱馭、陽回車，豈是秋春之鴻燕；貢彈冠、朱結綬，尚將上下於雲龍。舌筆疎單，衷旌搖曳。《文山全集》卷八。

與袁州安守到狀

叨符便養，假道言歸。西水分江，喜接九河之潤；東雲捲雨，重瞻三峽之春。即遂樞趨，預深欣

回袁守不赴請啓

馳白雲之下，幸甚假途；卷今雨而來，言將授館。華髮之典刑甚厚，清風之籩豆有加。薄言還歸，何速邛崃之馭；願安承教，第懷臺峽之春。方命負慚，嗣音抒謝。《文山全集》卷八。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啓

南節易麾，爲慈親而拜命；西臺就牧，屈膚使以論交。溫朝花雨別之盟，借堂草春暉之色。施先一介，禮後七襄。恭惟某官大雅風流，真清人物。冰懸雪跨，吐吞禹穴之玉書；鳳躍韶鳴，鏗戛天台之金賦。雷轟歛起，山立徐行。魏冠參卿月之班，雜珮峻郎星之直。侍女護衣，鷄人傳箭，擬翠殿之賦詩；衛兵森戟，燕寢凝香，肯芝山之携酒。豈弟十萬家之春意，精神三百里之湖光。前席興思此佳吏部，西人則曰真好監司。寧遲履接於星辰，便報繡行於霄漢。春風靡影，草卧桁楊；夜雨灘聲，雲銷貫索。暫屈玻瓈之六轡，更聯虹玉之半符。昔清獻典州，而三川之琴有韻；而濂溪行部，則五嶺之獄無冤。每惟八境之有緣，皆著兩賢之遺迹。盛德可稱於百世，明公乃合於一人。麾蕩照江，劍刀易俗。玉節青絲纜，小駐虎頭；白馬金盤陀，遄陪豹尾。某無功將指，有味陳情。王陽回刺史車，庶乎

爲子；毛義捧郡守檄，專以爲親。昔隨振鷺之英游，今忝傳龜之雅好。夢回舊繡，恍慚揚秕之前；手把新符，早托絕塵之後。會趣綸之來下，辱飛檄之遠臨。皇華之禮有加，《南陔》之詩復作。安有十一州之廉察，屑爲二千石之交承。行縣錄平反，喜不隔望雲之舍；詣府受約束，願遂依近月之臺。舌筆單疎，衷旌搖曳。《文山全集》卷八。

回陳侍郎篤齋啓

回車邛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捐之竹馬。綢繆錦製，緹襲袞華。恭惟某官麾斥八極之風雷，卷懷九天之星斗。古靈袖中之藁，屢薦時賢；溫公洛下之評，不遺人物。遂使忝求芻蕘之寄，從而諧啜菽之私。某半竹奚堪，儷花甚寵。想五畝青山之樂，願請訂金；懷四方明月之詩，曷酬贈璧。《文山全集》卷八。

賀曾京尹淵子啓

號留遠

露綸渥渥，星履陞華。東澗西瀍，冠十連之元帥；南昌北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某官挾分雲漢，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甘寒。自噦噦於鸞

聲，遄峨峨乎豸角。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袖出摩霜之鉞，坐吟捲雨之簾。真侍從歸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乙，徑陟文昌。冰懸雪跨而朝望孚〔二〕，日暖潮平而民氣樂。儷衣冠於建禮，坐鎮千畿；籌帷幄於延和，遄歸兩地。某喜傳除綽，阻趁賀綦。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翠之春暉。《文山全集》卷八。

〔二〕冰：原作「水」，據韓本、鄔本改。

回曾主簿清老啓

曾正堂秀溪之孫

千里明月，喻企停鸞；一字華星，劃開湧翠。惠而好我，粲然有文。某官地胄穹華，天資潤美。北平王之閥閱，梧竹蒼蒼；東山氏之衣冠，芝蘭奕奕。盍騎麒麟而凌厲，乃從猿鶴以徜徉。展也怒飛，翩其孰禦？某頃馳楚傳，切志綿田。邛坂回車，庶乎爲子；江城捧檄，正以便親。永懷寸草之暉，更感粲花之寵。式相好矣，莫酬錦繡段之華；遡洄從之，如此玻璃江之碧。《文山全集》卷八。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啓

某寢疏檠座，倏被絹封。身到木天，誤辱九重之眷；詞垂金薤，過蒙十部之臨。方切循墻，敢勤褒袞？蓋如庸晚，徒抱迂愚。山林自分於投深，畎畝空存於愛上。朝清道泰，幸遭際於明時；小往大來，慶挽回於正氣。猥令忝竊，例沐登崇。恭惟某官瑞毓長庚，福移子駿。家有甘棠之笏，凜凜典刑；人蒙別駕之春，陶陶生遂。適郡符之初綰，覩帝綍之誤頒。蓋惟大夫之曰賢，遂令小子之有造。正朋一字，恐慚讀秘閣之書；肅使載還，尚擬致監州之謝。《文山全集》卷八。

回吉守李寺丞芾啓

光膺芝檢，榮剖竹符。吉爲大邦，望二天之正急；公有異政，爲百姓而一來。新令風馳，歡聲雷動。恭惟某官雪山冰壑，天球河圖。居南岳風土之奇，夙鍾清淑；得西堂議論之正，綽著典刑。早啓雋途，薦升華貫。天官宮正，持衡稍食之平；穡臣司農，挈領扈丞之重。惟絕海迅颿，可以開鯨浸；惟倚天長劍，可以破浮雲。故當搶攘杞桎之秋，常任撫字澄清之寄。昔四郊汹汹，帝每興當饋之嗟；今二水湯湯，公迄收按堵之效。惟我廬陵郡之劇，爲今東蒙主之難。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旁諸縮

手；所謂世臣，必有喬木，上遂傾心。向來二千石之除，曾擬六一翁之里。惟蒼生之有福，故珠浦之重還。期會餘間，雖異坡老作詩之舊；道理最大，喜聞韓王有德之言。今庶幾乎，侯來暮矣。青原鷺渚，未容坐席之溫；紫殿鵷班，正恐召環之速。某幸備受塵之數，得同載道之歡。已進趑於前驅，乃退慚於後至。欲陳情而未果，先賜汗而謂何。謝劉公紙書，姑附鴻翔之便；望皇甫壁記，即修燕賀之恭。嚮戀采深，敷陳罔既。《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啓

某荐蒙顓翰，再遺駢緘。辭遜一出於肺肝，義理各存於肯綮。螺浦之珠既去復返，足以爲奇；夜光之璧無因至前，受之甚懼。輒裁尺素，庸叙寸丹。仰冀融清，俯垂澄察。《文山全集》卷八。

回前人送冬禮啓

周曆紀正，魯臺書至。衿謠雷動，恰先七日之來；榮座春生，共慶一陽之長。頌聲盈耳，和氣滿城。某未薦賀言，猥厪餽禮。岸容待臘，正棲寂寞之濱；谷律先春，多謝溫存之貺。赧然登受，略此控酬。餘俟別陳，仰干情亮。《文山全集》卷八。

回黃主簿啓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拾薪而煮瀑，即嚼茗而嚙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貺。厚之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筐實，以申其殷懃。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兒癡不了，笑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囷感臆，拍塞謝言。《文山全集》卷八。

回監魁錢昇叟賀新除啓

某偶膺光寵，實沐庇庥。將爲行人之辭，先承君子之餽。樽來工部，有光臨別之梧荷；鵝贈右軍，以比大鳴於鴈木。登嘉以往，感德惟深。姑此占酬，嗣容稟謝。伏乞台照〔一〕。《文山全集》卷八。

〔一〕伏乞台照：原無，據韓本、鄢本補。

賀府簿錢昇叟啓

茲審錫命中朝，職書大府。密運良畫，協贊大功。伏惟慶愜。某正深蒙賴，倍切忻愉。亟此叙賀，切幾委照。《文山全集》卷八。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啓

昨因歸鴈，獲附殷勤。歲月如馳，曠音弗嗣。五朵雲箋，翩翩復來，山林那記初度桑梓，拳拳黼藻，過矣。就審一麾知己，三尺司平。揚州梅花，何如庾嶺本色。吟哦小駐，倚聽橫飛。庭實磊落，分不得拜。興言遠意，若之何速之。肅使知慚，襄拜不敏，何當裔狀。《文山全集》卷八。

全宋文卷八三一四

文天祥 一七

送隆興鄒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詰其所以爲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伐病也〔一〕。仙人之心狹於成己，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爲吾儒也；重己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爲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爲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文山全集》卷九。

〔一〕「丹求」原作「求丹」，據上句文例乙。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躋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筭，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網緼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凜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文山全集》卷九。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携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足以爲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歛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于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文山全集》卷九。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夢，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僵卧。明者了了，不踰頃刻，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門，旬日風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信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履出郊，而端吉又泝十八灘上矣。臨別，叙

其說。其歸也，爲予復來乎。《文山全集》卷九。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擅蘭，陶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爲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存。林之孫義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充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文山全集》卷九。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吾鄉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予於玉虹。予問：「子非不得已，是行何爲？」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爲。然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

風土爲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擔簦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闕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略如何，書成以諗我。《文山全集》卷九。

送賴伯玉入贛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甲乙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以行爲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贛之勝處如鬱孤，如八境，如廉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爲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亹亹焉者。虛而往，實而歸，此行粹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以成《丙藁》可知也。君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長

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爲文章，浸有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爲詩。予也不止望其爲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文山全集》卷九。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己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佞己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

人哉，睇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文山全集》卷九。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半世以教人爲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冠峨如，大裙檐如，談道理非不纚纚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饑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文山全集》卷九。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鈎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予嘗謂：安得一書爲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爲衰敗死絕，衰敗死絕破而爲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爲貧賤，孤劫未嘗不富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

爲福，反是爲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槩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千，千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千而云，而十千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爲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爲不可誣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奇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爲序。《文山全集》卷九。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間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

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于歐陽先生贈月窗說後。《文山全集》卷九。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算命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劍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捐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爲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迴朔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子雖爲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

曰：「然則是腹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文山全集》卷九。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遊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凡予動心駭目以爲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爲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爲崇岡復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爲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真不欺我者。惜也煥甫汲汲餬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爲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子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文山全集》卷九。

贈黃璘翠微序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之象，山人所得稱，抑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則麤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文山全集》卷九。

贈仰顛峰拆字序

顛峰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峰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的，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峰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于其

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筭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于其心，予之觀字也于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峰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文山全集》卷九。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謁，示予以夫子像，予初怪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爲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哀緡斂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太顛止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羈窮寂寞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凡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爲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推爲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文山全集》卷九。

孫容菴甲藁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彙爲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爲序；丙，今念齋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賫志以歿。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爲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爲詩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爲而爲。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海納汙」，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闐闐，敞二尋高，爲楹不踰丈，求其領略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白首不輟。皇王帝霸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情哦諷，爲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既溢，以卒先生爲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爲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爲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矜式。先生學爲桑梓之宗，行爲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爲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足計也，于其人而已。然則學恕齋爲文，尚從其人求之。《文山全集》卷九。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冤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傴僂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

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墻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予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不承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文山全集》卷九。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酌金罍，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

無膏與沐，爲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吉水張彊宗甫以《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文山全集》卷九。又見遼寧省博物館藏真迹。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爲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懵然受成，其爲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爲甚備。宋氏多所敷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揲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文

山全集》卷九。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爲險健之極，冀其矯揉〔一〕，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爲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囂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升，豫章人。《文山全集》卷九。

〔一〕揉：原作「操」，據韓本、鄮本改。

蕭燾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爲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蓋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爲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燾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顏、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既成，俯仰溫故，又將與君細評之。《文山全集》卷九。

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闕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一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塤歟簫應，天和流動，

雍于一堂，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文山全集》卷九。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爲異同。淦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倣《文選》體，歌行律絕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文山全集》卷九。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石觸之鳴（二），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行乎忠孝

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昶齋郭君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畧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文山全集》卷九。

〔二〕石：原作「有」，據韓本、鄔本改。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爲古，由乾、淳視《金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爲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資，有不得不俛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者。朱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舍而棄

之，肆力於爲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爲文哉！《文山全集》卷九。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爲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爲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兢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予言矣乎？《文山全集》卷九。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爲知識。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賓無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爲有驗，雖幼賓亦不能自己。一日，持其籍以告予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爲我序之。」予不能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關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弊悖浸出，上之所以關防禁治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爲幼賓一保。吉爲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網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也，吾爲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徼福於君，請執此以往。」《文山全集》卷九。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爲貴於天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肯爲吾黨哀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出鄉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追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文山全集》卷九。

全宋文卷八三一五

文天祥 一八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芑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于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文山全集》卷九。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鴈鷺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紊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天。今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齊惟公是據「二」，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一〕齊：韓本、鄔本作「切」。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本之固者末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燕氏榮泰，來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吉之東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居之。榮泰生男貴玉，勤而力學，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曰祐，字天益，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祺，字天祥，號瑞軒，領職通判。得其祿，得其名，廉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順，乞歸骸骨。故敕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悠久也。益生男宗美，清白傳家，謙恭處己，以金石締交盟，以詩書立門戶，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創業守成，實有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以禮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彥秀者也。自是子孫蕃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禹受永昌鄉泮灘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卿。德祥領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戶，德卿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徙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廬陵華美坊。德卿之孫曰子昇，徙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久遠，真僞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

譜歷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爲賢子孫者可不鑑哉！《文山全集》卷九。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爲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澹庵以學舍，益公、誠齋以鄉舉〔一〕，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仰止〔二〕，景行行止，是爲《題名引》。《文山全集》卷九。

〔一〕齋：原作「齊」，據庫本改。

〔二〕仰：原作「作」，據韓本、鄔本改。

指南錄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

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樅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脇，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

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屨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文山全集》卷一三《指南錄》卷首。

指南錄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脩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

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二〕，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三〕，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四〕，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脩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

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文山全集》卷一三《指南錄》卷首。

〔一〕挾：原作「扶」，據庫本改。韓本、鄢本作「抉」。

〔二〕毘：原作「昆」，據庫本改。

〔三〕志：原作「至」，據韓本、鄢本、庫本改。

〔四〕何爲所：原作「何所爲」，據韓本、庫本乙。

指南後錄卷一下跋

此冊爲《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零丁洋》諸詩及《後錄》本在惠州，合隸爲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叙號存，而詩已不完。侍郎弟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世，一聯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爲人，即吾死無憾矣，況篇帙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十日，文山履善甫書。《文山全集》卷一四《指南後錄》卷一下。

指南後錄卷二序

予《後錄》詩，以廣州至金陵爲第一卷，今入淮以後爲第二卷云。《文山全集》卷一四《指南後錄》卷二。

指南後錄卷三序

予《指南後錄》，第一卷起正月十二日《賦零丁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今第三卷，蓋自庚辰元日爲始。《文山全集》卷一四《指南後錄》卷三。

東海集序

《東海集》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詩也。海南詩而曰《東海集》者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爲舉子時，已大肆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登其門而涉其流，其本贍，其養銳，故所詣特深到。余嘗評其詩，渾涵有英氣，鍛鍊如自然，美則美矣，猶未免有意於爲詩也。自喪亂後，友人挈其家，

避地遊官嶺海，而全家毀於盜，孤窮流落，困頓萬狀。然後崖山除禮部侍郎，中且權直學士矣。會南風不競，御舟漂散，友人倉卒蹈海者，再爲北軍所鉤致，遂不獲死，以至于今。凡十數年間，可驚可愕，可悲可憤，可痛可悶之事，友人備嘗，無所不至。其慘戚感慨之氣，結而不信，皆於詩乎發之。蓋至是動乎情性，自不能不詩，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後文字也。余與友人年相若，又同里閭，以斯文相好，然平生落落不相及。及居楚囚中，而友人在行，同患難者數月。其自五羊至金陵所賦，皆予目擊，或相唱和。時余坐金陵驛，無所作爲，乃取友人諸詩，筆之於書，與相關者并附焉〔一〕。後之覽者因詩以見吾二人之志，其必有感慨於斯。己卯七月壬申，文天祥叙。《文山全集》卷一四《指南後錄》卷一下。

〔一〕焉：原作「爲」，據庫本改。

集杜詩自序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

詩爲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歲上章執徐，月祝犁單閼，日上章協洽，文天祥履善甫叙。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文山全集》卷一六《集杜詩》卷首。

瑞山康氏族譜序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必求所以爲忠爲孝而已。夫忠所以事君，孝所以事親，舍此無他焉。然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天祥之友康君可與是矣。可與與天祥有一日之雅。天祥方欲舉以靖國之難，暇時進其譜系一帙與天祥校讎。因追論先世，黜其所以不情者三之一，即欲丐弁其端。嗚呼，天祥豈暇爲哉！然是亦可與尊祖宗、崇孝道之一端，移孝，忠不難也，因爲序之。按譜，其姓本於衛康叔之後。初祖如絢，仕唐爲華山刺史，歷皆顯宦。數傳至國輔，南唐時娶司馬氏，一產三男，以爲人瑞，皆封將軍。我太祖皇帝定江南，仁恤李唐之後，及其懿親，許擇便地以居，始繇金陵徙來吉之泰和。國輔

三子：正將子文析居桐莊，參將子忠居橫乾，副將子信居古瑞山。子信實爲瑞山初祖也。三族子姓繁衍，碩大翹楚有人望。信後尤克修厥德，毅勇奮發。蹈忠履孝有如可與者，國輔十世孫，真可謂不忝矣。繼今而往，可與不得嬖嬖，益當嚴其家訓，以壽汝子孫。寶此信書，不使他人昏冒，則孝道貽遺，不斬於今日。天祥之浮沈不可得知，脫有所徵召，可與當奮然一來，同濟大事，以全汝忠孝也，宜哉！

《新刻宋文丞相信國文山先生全集》卷九，崇禎四年張起鵬刻本。

廬陵蘅塘陳氏族譜序

我宋自權姦誘致黠虜，以腥穢江淮。太皇太后詔余出使軍前，再講和好。將作監丞廬陵陳驤獨力止余行。余以太后懿旨，義不得避。及至虜營，驤首見余辭氣慷慨，執義不屈，果被拘留，遂悔不用驤言之晚。賴先帝威靈，以計得遁，歷間關於海道，脫萬死以還朝。時德祐二年四月八日也。因上書闕下，備陳恢復大計。詔除余右揆，余力辭，得請督師，專征海隅。不意垂集一蹶，收拾散亡，直趨南劍。回視門生故吏，闐然渙逝。尋一謫戍詣轅門而請謁，禮而進之，乃故將作監丞陳驤也。爲人涉獵於孫吳，智巧而機辯，遂留參決軍事。一日，告余曰：「驤本江州義門陳氏。十四世祖拊始徙隆興大樟樹下。五傳至渝，刺史於閩而調官於吉。見廬陵忠孝之邦，文物之盛，以建中靖國元年退老交坑，後徙居蘅塘，距今百七十五年。驤雖生長蘅塘，然江州祖墓未嘗絕歲時之祭掃。不自意解官謫

此，獲侍麾下。譜牒幸存，請公一言以識之。庶幾廬陵、隆興、江州，後來繼今，子孫不致相視如途之人。是維持我宗族恩愛不忘於百世者，公也。」嗚呼！由京輿南渡而來，詔書疊下，募義勤王，今百四十五六年矣，竟俾羯塵益熾者，天下其無義民乎？實由權姦格沮，使卒不果一伸其義焉爾。如江州陳氏，自京及褒，同居十世，而南唐旌表其門。自褒至炳龍又三世，而有宋優獎其義。夫陳褒宗族當干戈之劇，尚克保和其義聚；南唐君臣嬰國家睽□之餘，猶知旌異其義民。於時上下之間，相尚以義。及我太祖皇帝一舉合義，而中外翕然以愛戴歸往者，天下雖亂，而仁義不絕故也。太宗皇帝深究其然，詔錫行義錢於炳龍。迨使覆載之中，舉知州爲義邦，陳氏爲義族，甯非昇元、祥符二詔，赫赫照人耳目者存乎？陳渝刺吉而竟家於吉，甯非見吉爲忠節大邦，欲其後之人耳濡目染於其間，建忠效節於其後，以配江州之義而具美乎？今宗社不競，皇輿遷播，正臣子仗義報君之時也。勗哉陳驤！爾尚協心以相余，奮厥義氣，翦彼旃裘，致我宋玉歷重延於萬世，則昔日爲江州之義族，今日爲廬陵之忠臣，忠義兩全，將見宗族恩愛，可以儀刑於天下矣，豈惟三郡而已哉！《文信國公集》卷八，四忠遺集本。

衡陽顏氏族譜序

顏魯公忠節載史，名天下萬世，天下知有魯公。而吾永新百世父老亦皆知有魯公之裔暨遺在焉，

以故吾邑之談魯公者，不待讀史而後知也。魯公河北人，初爲吉州別駕，遊永新禾山，大書「龍溪」二字於蒼崖風雨間，字畫尚新。至公裔孫詡，五代時來令永新，因家雙乳峰搗石下□詡之季子衡陽史君惠，字叔岐，生子四。長元晉，宦遊衡郡，遂家於衡陽之石壁。傳十世仕宏，徙居西鄉梅州。其後有梅澗、梅軒，宋季倡義而終。庭梧、庭蘭，猶豁達好客。蘭翁之子學庭，仕宏八世孫也。譜其祖之所自出，諗於予曰：「先世有譜，而前後弗詳。今詳書之，庶幾眉山老泉意也。」予曰：「譜之作，尊祖也。豈但尊祖哉，敬宗也。豈但敬宗哉，教後嗣以孝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三代聖賢，以是立教，故有大宗小宗之法。夫愛敬之心存乎內，愛敬之禮見乎外，故爲禮以別之。冠婚喪祭，燕饗廟室，祠堂墳墓，莫不序昭穆之爵與齒。故曰禮也者，法而不說。夫禮行乎天下成法，其存不待乎言說也。年久代更，禮廢而宗法壞，後之君子始爲之譜，表其生之所自，載其爵，著其死之所藏，紀其墓，示不忘也。又不幸中原多故，衣冠混雜，宦遊播遷，隔數百里，曠十餘代。於是世系散漫不可考，仁人孝子惕焉。此譜所以不可不續作也。嗚呼！禮之廢而無懼焉，禮之廢而譜存焉，吾猶有望焉。譜不作，其爲塗人乎！余觀學庭，孝於親，敬於長，友於弟，禮之本也。文既克盡矣，又常纂錄先世所傳家譜，以傳於遠。是心也，豈特以彰前人之豐功巨績，且以示後人，俾不忘愛敬之良心也。余既嘉其善繼善述，且爲之規曰：「愛親敬長，莫不有是心也。夫人所以不長保其良心者，何也？妻子具而愛敬之心弛矣，富貴生而愛敬之心忘矣，昵親狎友、讒諂面諛之人至而愛敬之天理剥矣。苟能常存是愛敬之心，爲三者所感，則續斯譜可以無愧矣。噫！讀斯譜而知愧者，其猶得爲全人乎！讀斯

譜而不知愧者，其獨非人乎！乾隆《清泉縣志》卷三〇。

永和文氏宗譜序

宋鳳岡，宗氏派也。以一家視一族，則一家親。以一族視四海，則一族親。溥而視之，四海皆同胞之親也。龍川有文氏久矣，長者傳誦，以爲派自鳳岡。今覽此圖，信無二本。願自一家之親，以親一族之親，以親四海之親。鄉邦其相與勉之！咸淳元年乙丑冬十月日，宗人龍川天祥履善書。《富田文氏族譜》卷首，江西省吉安縣富田鄉文家村藏。

朱氏像譜引

像者，象也，所以象功而昭德也。世以譜傳，而不能以像傳。能並以傳者，必先人勲業著於當時，道德鳴於一世，乃留其像示後人，以觀光揚烈之思。舉凡模容雖盛而傳不久，亦無譜故也。《朱氏像譜》，燦然可傳，歷千萬世而不替。子孫瞻先人之像，讀先人之譜，而不興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吉川文天祥識。浙江省青田縣《沛國朱氏宗譜》。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葛藟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己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役，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

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溪塞巡檢〔二〕。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爲之太息。《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二〕塞：疑當作「寨」。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于此者尚勉之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嶽嶽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

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九，《文山題跋》。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鑑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厠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全宋文卷八三一六

文天祥 一九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旦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縑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文山全集》卷一〇。

又見《文山題跋》。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邪！《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

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

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簞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

有耿耿詩之上者。《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劉玉窗詩文

予嘗造玉窗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窗，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窗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周汝明白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胡琴窗詩卷

琴窗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窗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窗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窗詩，必如聽琴窗琴。琴窗胡氏，名日宣。《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己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

《文山題跋》。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蹕厲慘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窗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丸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文山全

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己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己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文山全集》卷一

○又見《文山題跋》。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番陽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己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

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圯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圯者棄官勳，喪其土田，手鋤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圯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圯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圯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巖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

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

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干藥物日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與云。《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彭和甫族講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玠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不得不至。」

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玘，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

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氈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木哉！《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

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于先生。《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

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頤，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文山全集》卷一〇。又見《文山題跋》。

跋己卯歲末題詩

右，自己卯十月一日至歲除所賦。當時望旦夕死，不自意蹉跎至今，詩凡二十餘首。明日爲商橫執徐歲，不知又當賦若干首，而後絕筆云。己卯除日，姓某題。《文山全集》卷一五。

謝敬齋

昌元

座右自警辭跋

咸淳九年六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周公傳國，孔子立言，懸懸於親戚故舊者，皆所以厚風俗、美教化也。世遠人亡，經教殘弛。漢蘇章爲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乃曰：「今日故人飲酒，私恩也；明日刺史案事，公法也。」不知太守爲誰，厥罪惟何。觀其一天二天之說，是必巧言令色之鮮仁，而非直諒多聞之三益也。然既與之平生故舊，適然相逢，只當忠告善道，委曲勸勉，使之悔過遷善，或使之自作進退，何乃待之以杯酒，加之以刑責？蓋賣友買直，釣名干進爾。而論章者多，亦不復用，然則何益哉！世變愈下，人心愈非。至唐韓子，則歎有反眼下石，爲禽獸之所不爲者。宋蘇子則謂爭半年磨勘，雖殺

人亦爲之者。觀韓、蘇之言，則蘇章杯酒殷勤之歡亦無之矣。周公垂訓，必歸之成德君子，有旨哉！

右敬齋謝先生座右自警之辭。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人倫也。朋友居人倫之一，其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雖其情理有降殺，而義之所起，皆天性之不能自己者。惟其出於天性，是以均爲人道之大端。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各盡其分，所以爲人也。自漢蘇章有刺史故人私恩公法之語，世以爲故然，而莫知其非，傳爲故實，流俗雷同，千餘年於此。先生本之人心，按之經義，用《春秋》誅心之法，以「賣友買直、釣名干進」，以發其微。於是知章之不可干以私，乃自私之尤者也。正使當時由是而爲公爲卿，外物之得曾何足以救本心之失，況不必得乎？《語》曰：「觀過，斯知仁矣。」先儒謂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章不足云也，先生之論，足以樹大倫，敦薄夫，救來學之陷溺而約之正。先人真仁人哉！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後學文天祥書。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卷，轉引自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第五八九頁。

書汪水雲詩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

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湖山類稿》卷末。

書錢武肅王事

古之成大事而立大功者，必有超世之才。《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東坡云：「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必能衛社稷，福生靈。」如唐室衰微，四方僭亂，盜賊蜂起。王係布衣，崛起臨安，設奇計以退黃巢，伏羲兵而攻田頔，江浙士民得安衽席。志切扶唐，誅劉滅董。是其披攘凶渠，盪定江表，績茂勤王，功深守土，武足以安民定亂，文足以佐理經邦，實有大臣賢者之風。閱其《謝表》、《遺囑》及致董昌之札並覆邗江楊氏之信，義正詞嚴，凜不可犯，一片忠君愛民之誠，流露於翰墨間。奄有十三州一軍，可謂兵強國富矣，而猶貢獻相望於道，四十餘年如一日，克守臣節。伏龍降妖，築塘射潮，非止一時之保安，實有千萬年之功德，洵堪爲百世之模範。錢王之功，可爲大矣哉！不存忠義之心，曷保功名之盛？《書》曰：「惟命不於常道，善者得之。」王之保厥德，常厥德，非特自保，而又勉及子孫，其忠正規模，實堪風勵千古。是爲傳。文天祥撰。《錢氏家書》第二種。

胡氏族譜跋〔二〕

世以譜傳，而不能以像傳。能並以傳者，必先人勲業著於當時，道德鳴於斯世，乃能留其像歟。凡模容雖盛不久者，以無譜之故也。胡氏譜像，燦然可傳，千百世而不朽。子孫瞻先人之像，讀先人之譜，而不興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民國《文安縣志》卷九，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二〕此文與前卷《朱氏像譜引》大同而小異。

全宋文卷八三一七

文天祥 二〇

御試策一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

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污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凋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

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窅爾神化，此心之天，混今闢今，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筭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一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

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固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垓圯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

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

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己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

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皐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

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污隆之分數，

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

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問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

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

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耻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玘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荐

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瓚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

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听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證，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懲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略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

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夤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蠲級，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

至閭閻瑣屑之鬭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出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鑑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鵲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污，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

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鑑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

惟陛下留神。臣謹對。《文山全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四。

全宋文卷八三一八

文天祥 三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己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歿。己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

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甚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縞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續爲文，既屬續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嫻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蘖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于劉，母于劉，

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文山全集》卷一〇。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一〕。」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矣〔二〕。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三〕。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

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文山全集》卷一〇。

〔一〕要：原作「言」，據韓本、鄆本改。

〔二〕矣：原脫，據右引補。

〔三〕也：原脫，據右引補。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一〕，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挾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陽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

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二〕？願與徐君講之。《文山全集》卷一〇。

〔一〕自：原作「旨」，據韓本、鄢本改。

〔二〕菲：原作「非」，據右引改。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耨，荼蓼必薅，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略閩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穰是蓂，必有豐年，奇宗候之。《文山全集》卷一。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太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

望於孩提哉！雖然，太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文山全集》卷一〇。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閭，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既

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絪縕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文山全集》卷一〇。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

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羲、獻，肖其書者也；環、頌，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文山全集》卷一〇。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母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而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文山全集》卷一〇。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媵人以肥己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文山全集》卷一〇。

葉校勘社倉說〔二〕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焯

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輝爲小官，乃能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輝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文山全集》卷一〇。

〔二〕說：原作「記」，據庫本改。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文山全集》卷一〇。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迴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癢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疊疊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橐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筥，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嶽嶽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銜袂。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汹涌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漭

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大噓。迺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變怪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腍，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汨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汐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文山全集》卷一〇。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

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縗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縗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

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續者，乃是以盡飾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緇，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官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

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吊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吊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文山全集》卷一〇。

〔二〕深衣：原作「深身」，據韓本、鄢本改。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怪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乏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

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顛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

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

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游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文山全集》卷一一。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文山全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八三一九

文天祥 三三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己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爲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

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脩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裏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槻，隸于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樞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文山全集》卷九。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迺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冤，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

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文山全集》卷九。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宫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既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寔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郴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郴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

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己，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鍾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待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哀多。迄于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文山全集》卷九。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厖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垤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汹涌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二」，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

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于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且諗同游者發一噓。《文山全集》卷九。

〔二〕面：原作「而」，據韓本、鄆本改。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

華，出于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綢繆塊圯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新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文山全集》卷九。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愚嘗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穀者，與穎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面授，而切意其《亭記》尚未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穎濱之交，以庶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修復之，以紹前志。爲予求字，予爲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爲長上者復申告之曰：謹毋爲鄉之某人者。《文山全集》卷九。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一）}，後有廊，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牆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于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荆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倏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棣通而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鬻栗，寒氣鼯鼠，衆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棣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棣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璧張氏園亭，推本其先

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文山全集》卷九。

〔二〕一：韓本、鄢本並作「以」。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爲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順乎其志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真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

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凜凜乎哉！《文山全集》卷九。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迨于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于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嶄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仕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特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拾奇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文山全集》卷九。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闌闌，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夤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緇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

翛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蹟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文山全集》卷九。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爲盛。盱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賦《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畯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于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贐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遍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于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爲浼己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受之者豈以爲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爲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文山全集》卷九。

〔二〕賦：原作「貢」，據韓本、鄆本改。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頡頏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蘖牙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一如有一個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于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瓴甃丹雘之疎漏漶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

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二〕，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文山全集》卷九。

〔二〕風：原脫，據韓本、鄢本補。

贛州重脩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以饑。侯未至以爲難，將至以爲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霑流，嘉氣坌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颯颯，黍稷芃芃。孰啓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蚩，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其孰尸之？」侯恤然

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不致力於神？」迺肅籩豆，乃潔牲牷，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不遑于寧，始建議營度。刊木于厓，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工惟時。植圮支仆，撤去庳陋。傭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宮皇皇，袞冕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脩道達以便來游者，葺二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侯所節縮，故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米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于嶺表。訖侯去，視始至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新之。侯爲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粱，野無干戈。微侯之賜，胡以室家？屢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予時卧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言其事。予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爲靈昭昭矣，謹叙次下方，納諸廟門爲記。《文山全集》卷九。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寒，或爲龍蛇，瀆于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十

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于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忤。鰲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共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爲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諗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于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于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倡于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文山全集》卷九。

全宋文卷八三二〇

文天祥 二三

道林寺衍六堂記

余行步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間、杜甫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爲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字于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于新堂。予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爲。爲之嘉歎，而記其後。《文山全集》卷九。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僚送《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遊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倣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予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赤英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爲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諗觀者。《文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于庭。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累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詣長沙〔二〕，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纖纖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斑而前，或蒙俱焉，極其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羸無齒者，有偃僂而相携者，冠者，髻者，有盛塗澤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弁髦者，有爲總角者，有解后叙契闊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勑者，咳嗽者，唾者，嚏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跂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

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趑趄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讎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褻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騃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疇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冤，無湮鬱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概，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于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蕝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脩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於目擊，相與嗟嘆，闊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二〕詣：原作「請」，據韓本、鄢本改。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脩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輊。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袞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謀，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湖之上〔二〕。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

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予記。予不敏，叙其凡，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茱兮被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文山全集》卷九。

〔二〕湖：原脫，據韓本、鄆本、庫本補。

雷州重建譙樓記

凡並海而爲州，皆有颶風，而雷爲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爲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爲守，是爲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厥明，視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其歛霍凌轢，訇哮撞搪，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筏鉅材，鳩工並興，設爲巍峨，下臨鯨波。人聞而憮然曰〔二〕：「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帡幪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爲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爲暴。始至，蒐軍明律，戮

澤中爲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爲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爲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爲反風徙鰲之本也。天子聖神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爲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文山全集》卷九。

〔二〕撫：原作「撫」，據韓本、鄆本改。

武岡軍學奎文閣記

臣恭惟國家自龍圖、天章而下，十有一閣，是爲西清邃密之宇〔二〕。祖宗煥乎文章，經緯天地，聖子神孫受書藏之，罔敢失墜，以作鎮於上都。自州縣及士大夫，家有御書，得建閣，所以嚴人心而尊君親，有所本矣。都梁書閣舊在軍學明倫堂後。景定甲子，大府寺丞臣楊巽來牧茲土，相夫子廟門狹隘弗稱，視其閣，地方丈，不足改爲，乃議撤門，爲閣五間，嚴大其事，庶用積餘〔三〕。學職臣唐日宣綱紀鳩工，斬木陶埴，不二市賈。經始於明年仲冬〔三〕，五閱月而成，民不知役。湖南提刑臣王亞夫書「奎文閣」三字表其額。金碧丹雘，儼然宸章，七十二峰煙雲變化〔四〕，與輪奐相直，而都梁稱偉觀矣。自仁宗皇帝制書州縣立學，而泮宮遍天下，時都梁猶隸邵陽。崇寧建爲軍，昉有學。高宗

皇帝宣昭文化，常親御翰墨，布之方國。黔山巫水，衣被潤色，而閣附焉。顧百年間，因陋就簡，迄今始克章大尊顯，焜耀耳目。《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非有所待也耶？始臣巽陛辭，再疏言，郡風土雖民徭雜處，而好禮尚義〔五〕，尊朝廷則一。先皇疊疊開布玉音：「卿爲朕布寬大之德。」臣巽頓首奉命。洎泣事，彰善癉惡，植之風聲，申以孝弟，式和民則。然後勸學興禮，革正道本，對揚王休，庶答軒墀丁寧之意。若所以鋪張聖藻，使人觀感動悟，敬君尊上，油然而至，固孝忠之道，而奉若臨遣之一事也。都梁在《禹貢》爲荒服外，至唐中世，猶煩天子下銅獸符誕告威命。惟我有國，滲漉天澤，踰三百年。今則習氣質厚，文物興起，投牒赴貢歲，寢增廣，雖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學，咸知趨嚮，彬彬儒風，進侔中州。然後知聖宋以仁化成天下，大哉洋洋，盡掩古昔。方今主上大興堯舜孔子之道，莫麗陳教，風厲四方。《詩》云：「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今生爲宋民，車同軌，書同文，天飛淵躍，無間遠邇。都梁之士必有感道懷和，自奮拔於文明之世者矣。臣待罪山林，臣巽以郡博士臣饒庚龍等狀來，願紀厥成。臣嘗隸尚書牋奏，使臣執筆，揚勵天朝風化之懿，其奚宜辭？矧是閣巍然炳然，與宋無極，臣附名其間，萬有千年俾勿壞，臣之榮也。咸淳二年六月日。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六，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又見雍正《湖廣通志》卷一〇六。

〔二〕西清：原作「空清」，據雍正《湖廣通志》改。

〔二〕廡：右引作「廣」。

〔三〕仲冬：右引作「仲春」。

〔四〕二：原作「一」，據右引改。

〔五〕「而」下原衍「且」字，據右引刪。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巖巖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攪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文山全集》卷

一〇。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文山全集》卷一〇。

篆玉帶硯銘

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嗚呼！確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製〔一〕。《六藝之一錄》卷一三〇。又見李安《宋文丞相天祥年譜》附錄。

〔一〕末句原無，據《宋文丞相天祥年譜》補。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文山全集》卷一〇。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頤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文山全集》卷一〇。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驤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嗔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文山全集》卷一〇。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何君之所以名。《文山全集》卷一〇。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即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鬼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文山全集》卷一〇。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文山全集》卷一〇。

自贊

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其贊曰：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文山先生紀年錄》。又見《文山全集》卷一〇。

司業堅公像贊

噫，肖矣哉！誰握青鏤寫將來？望其色，皎如荆山玉爲質；接其容，嫩若蘇隄柳作胎。摹其神，方同秋水注冰壺；挹其概，擬似孤松秀嶺隈。若夫拾青選，佔大魁，調燮裕經綸之用，淵源樹富有之才，炯炯精忠昭節守，盈盈桃李沐栽培，則又筆所難盡者也。同榜文天祥題。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鄉雄溪村《陳氏宗譜》。

忠孝碑贊 一

凡厥細民，猶知供賦稅出力役以事一人，矧士之讀書行義而被榮寵者，寧忍自私其身？念作成養育，莫非君恩，庶幾竭心圖報，而不愧乎爲臣。道光《重修伊陽縣志》卷五，道光十八年刻本。

忠孝碑贊 二

事親之道，不遠於身。知己之所以愛吾子，則知所以愛吾親。惟養生與送死，在致勞而服勤。必

順乎親，斯可爲人。世有愛親不若愛子者，是之謂悖天逆倫。道光《重修伊陽縣志》卷五。

魁星圖贊

粲乎紫薇垣之旁，爲星之魁。書乎進士第一之堂，爲字之魁。捷乎庚午之秋，爲解之魁。占乎辛未之春，爲省之魁。齊美乎丙辰之狀元，爲天下之大魁。悟魁之義，得魁之趣。廬陵之魁，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爾酒既清，爾肴既馨，惟吾魁，其光賁，其炳靈。《宋歷科狀元錄》卷八。又見道光《重修

伊陽縣志》卷五，同治《廬陵縣志》卷六。

蔣孝子傳

蔣通，紹興時人也，家於錢塘西湖小麥嶺北麓。業農，愛讀。聞岳飛被陷，遂僻處，不求聞達，力耕自給，奉親至孝。夫人陸氏，亦以孝行見稱於鄉。親逝，遂葬於小麥嶺之南，夫婦廬墓，終月號泣不食，絕於墓側桐樹下。夫人吞手記以殉。卒後數日，里人尋見夫婦坐卒桐陰，屍亦不化。即具棺殮於其親墓祔焉。時紹興十一年冬也。里民以神家無後，人即其住屋爲祠以祀之。牲醴無鵝，忽有鴻自空下，伏於墀，祭畢飛去。里人疑牲爲天賜，遂號「飛鵝祠」。純孝之名，益著於世。嘉熙間虎患，

里人襁醮，神威顯著，而虎遂斂跡。事聞於朝，賜「靈應」匾額。寶祐五年歲丁巳清和月。民國《杭州府志》卷九。

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鑠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黽勉圖大事，猶瀝血苦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鎮，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以一「革」字志韋佩，人皆稱「革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日輒曉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殮。夜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簷立認蠅字，不敢抗聲愕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黃勘點，纖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鶩殆徧。

手錄積帙以百，揮汗呵凍弗斲。鈎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疑，剖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爲文發持滿，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莽於尋繹；一援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不峭峭刺目，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閒居侃侃，春意溢出顏面。蚤事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忱意，不視顏色爲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己子。疏從遺孤，振翼之，俾蒙于成。闢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嫗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己所服用，捐以歛。雖在疏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體，不爲細家迫速，戶外屨日滿。絕甘分少，無疏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忱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欷歔流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凡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暨充賦，就奉爲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己有爲行資，至貸以應，誼聲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婁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聲氣去里。有蹈非彝，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獎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餼數畝，畊者多不輸，寧令負己，不忍直于有司。蒔園漁池，相傲無一償，亦不較。間嗤不武，則曰：「彼貧且殆，吾奈何攬之？」有竊負其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系木齊垣，時癘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

歛。」匠棺惠貧者。歲賑饑，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過日輒怵惕，隨力爲謀。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三。家居，門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間。雅嗜茶，煎瀹多手出。時邀朋遊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汙汙，漠不介胸次。性凱樂，惟恐拂人。事經然諾，雖不利於己，不悔。一言話，傾盡肺腑，無留藏。應酬一切任真，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御，寧事不濟，不爲。耻己勝，語及不平，辭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章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皆嘆爲有德君子，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誄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黃間，我心坦夷。市利血刃，我範驅馳。生平所爲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砭，夜呼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習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慄擎槃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時先疇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迺率天祥兄弟藏脩于竹居，陳所哀籤軸，俾挾精剔華，鈎索遐奧，董綱要，竟日夕弗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砭，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繇是程督益峻。書警語徧窗壁，如三尺在目。見爲文章撥斷正氣，輒不懌，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蚤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翅師友。或書聲吾伊，或歛襟各靜坐潛諷，或掩卷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祥、璧俱叨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窗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撒。

棘一月卒。先君子及是孽涕竚眙，悵悵痛悼。天祥、璧將進禮部，欲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璧復去左右，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朧月望行。次年，天祥、璧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投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脉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却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璧震怖號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筭，不獲命。椎心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明，畿漕聞于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朔，天祥、璧奉柩出國門以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祭巷哭，以返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邪！不肖孤二十有一載，弟方冠且髻，承顏菽水，歲月幾何，天乎，不使終養，而蹙之于中身邪！慘焉逆旅，睇親舍越在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餞，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爲永訣邪！天祥、璧奉貢剡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遄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第爲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閭不知，不能積忱衷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不贖。皆血被面，摧決肝胸，顛頓躑躅，裁以必死。顧屬續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祇訓于前人，以忝盛德。迺相宅兆，筮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役，將奉體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曾氏。今男三人，天祥、璧、

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哀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惝怳。世有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文山全集》卷一一。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蓋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合去，時論稱爲二洪。文毅公既沒，泉南文獻之望盡屬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爲者，將有爲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於此。叙次行事，諗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踏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逮事王大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剔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擿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嘯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僞造成風，爲楮幣蠹，公密設方略，動中肯綮，李若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

縛，薙獮之。石壁胡公穎、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年，循從政郎，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密，精力不間晝夕，所賞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馬公光祖、顏公頤仲俱刻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泊如也。六年，淮閩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爲屬。景定二年，通班授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脩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爲之，歛不及民。其爲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訟師去，則吾民妥矣。」邑以大治。洪公勳、趙公汝賢、雷公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權貨務都都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黻皆以吏才爲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馮公時爲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委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爲知己盡。于時上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輪當陞對，宿齋豫戒，冀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諄複懇切，深刺膾髓，玉音嘆美。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乏興之害，米舟搜糴生變之虞，而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戍卒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區處，併撥爲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寬，糴寬則米通，民永無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爲論事有陽巖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己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困以粟饑民，梁川以利病涉，

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輦民群聚剽劫^(一)，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爲援，郡爲創擗節庫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爲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囿於水，貲俸與民，築石爲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旁，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爲也。」去之日，垂髻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婣族觴詠從容^(二)，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葬焉。」預飭美櫬，治壽藏，澹然塵外蟬蛻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本官生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翛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真足以追配文毅公於九原而無作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諗日拜公床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公之踐脩出處之槩，蓋心識之。共惟穆陵豐芑菁莪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蝟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道，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稿若干卷，曰《東巖集》，藏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

未，奉治命以葬，趙安人附殯。應午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群：原作「郡」，據文意改。

〔三〕「從」下原衍一「從」字，據韓本、鄢本刪。

全宋文卷八三三一

文天祥 二四

知昭州劉容齋墓誌銘〔二〕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歛，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欷歔慷慨，重懼前輩言行久遠沈泯，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強，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

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二〕，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昭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爲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妃涂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長夭，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文山全

〔一〕昭：原作「韶」，據韓本、鄆本改。

〔二〕子：原作「于」，據右引改。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賴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蓋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穎悟，志不樂凡近。讀書百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敷闡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間祈禳厭勝，掄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日久，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冀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令爾來。」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爲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

今且死，目中無怪見。」顧三子，令必不爲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尹掾，公口授數十言，令爲書遺之。強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夢寐莫適爲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倜儻尚義。不事生產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泰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妃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棐、榘。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于天秩，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泳。曾孫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葬師壽張爲幻，封鬣無定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載資越竟，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不再徙。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聞焉。公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

天祥泣不敢當，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勤追述，矧公面命，惡得辭。顧方繫官于朝，不獲哭拜。填祖塋，視丘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事爲誌，并爲銘。銘曰：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怪神。公日昃之離兮，羌出駁而入純。微臨絕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憾乎幽冥。藥陂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爲志兮，歿將以爲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文山全集》卷一一。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槩，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攬衣髻歛〔一〕，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穎發，五

歲即篤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爲文不事鉅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蚤有意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爲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即不爲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履滿戶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願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境，無以饑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挾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不以求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厨勿殺，凡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嗚呼，真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敕簿君曰：「汝爲廉吏，即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持信順不爽哉！予按《春秋》，名卿賢大夫視其國君諸侯容貌辭氣「三」，吉凶悔吝，先定如蓍龜。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爲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熹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

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十卷，《諸家詩體》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妃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濬、煜、植、畊、屋。畊，簿君也，再調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弟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寶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聲：原作「聲」，據韓本、鄢本改。

〔二〕自「信順」至「辭氣」二十四字，原無，據庫本補。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迺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

禮，子孫孫子環侍起居，爲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母答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醺酢賓，諸孫各執爵從〔一〕。既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爲之留三日。爲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爲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傳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指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欷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母于今蓋百踰一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迺叙次其凡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曾。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仕士友，是爲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濬，先五年卒；煜；植；畊，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埴。女一，適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寀、雋、宦、寔、寓、宜、紹、顥、平。女十一，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穎孫、元孫、滿孫、怡孫、真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裡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柘逕之原。銘曰：

昔唐夫人之爲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如兮，母年踰百崔所無兮。胡不與壽爲徒兮，爲此母憮兮，爲夫人吁兮。《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爵：原脫，據韓本、鄆本補。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鄒氏族焉。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昶者，富而禮，瀘溪王公、平園周公、誠齋楊公、艮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貲，疊石爲屋，以脫往來於厄，周公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氏福祿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昶生將仕郎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大淵，大淵生澹，是爲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爲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歿，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事爲義。若夫脩浮梁，甃通達，歲發廩以倡賑荒，守望有警，則哀丁以耀于衆，皆義之凡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號呶，自取僨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審焉。然君終身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歿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功郎、江州司戶參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癸孫，幼。卜以四年正月，葬于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

也，聞而知之；予，君鄰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之。

《文山全集》卷一一。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予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起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閭千室，大家以去爲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爲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爲魚，架浮梁以濟^{（一）}。明年春，寇一日蓐食行三百里，薄太和之王山，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奈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里，于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榴翳，得奇觀焉。君欣然從予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賓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頤。間從余言：「人生何爲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頽然以休，訪予南北厓某水某丘，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

之，歔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藏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殖以自損。道太和斃十里，道廬陵斃六十里。衣寒者，食饑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能爲，輒不少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爲益國周文忠公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爲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鏐、王鎔、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葬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下，曰：「吾父葬于是。」泝山而上爲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後其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爲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架：原作「梁」，據韓本、鄆本改。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羨余鄰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出橐中千金，析其五男，安車過之^{（一）}。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韓、彭俎醢，鄼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爲賈一日，得乎？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饌務爲相高，惟恐不得其歡心。翁饑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鉛汞之術。間取松栢，惟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顏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謂陸生作《新語》，爲漢達官，非翁匹。余曰不然，賈艱難羸、項間，從馬上公爲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二）}，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爲子簡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爲奪，自是諸昏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巫，謀爲厭勝。翁廉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屬續，翁默自念作其像贊，若辭而遠遊者^{（三）}，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緇黃，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

不惑，非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庵其自號也。始祖邦，長沙人，爲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槐、植、模，深生朴、柚，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槐復生癸孫。女二，適于夢牛、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兄長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率諸後生，尚有典刑。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爲人宗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月，葬于淳化鄉鳧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之上，諗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

其生也有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車：原作「居」，據《漢書·陸賈傳》改。

〔二〕滅：原作「威」，據韓本、鄢本改。

〔三〕者：原作「著」，據右引改。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崖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爲言譚，名理蠡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眇，兔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剥摧擊，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裼，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卧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煙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蓋年五十三矣。迺孟夏一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痰厥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責〔二〕，鄉人有爲芥蒂，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浹，蒸然善鄰。一歲半爲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子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

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邦，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九洲。四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三〕。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不爲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爲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爲之銘。銘曰：

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臧凶，匪繫其材。生也達，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諾：庫本作「詰」。

〔三〕四世祖：原作「十世祖」，按據前篇《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十」應爲「四」之誤，此誌墓主劉澄乃樂庵老人劉邦美之姪也。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母垂葬，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迺景定三禩，進士策御

前，某以覆校待罪殿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一覽，某稍細復之，傳觀同官，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母堂上，斷機調熊，庶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使先生失身爲親憂，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爲臣忠，爲子孝，身在焉，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姓仇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贈迪功郎致政君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葬以禮，相夫子貞。調娛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吟諷。及負笈從師，端以正〔一〕。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以子入大學，甲寅明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戶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三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女四，一夭，二適李穆之，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巖，一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囿，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于城西黃腹山之原。是爲銘。《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正：原作「上」，據庫本改。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爲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距踴，爲朝端賀，爲天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滂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卿孫不夭，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也。欲報之德罔極，奈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于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於明堂，推錫類恩，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愴然，念所見聞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撰行述而書之。徐氏祖伯翳，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揚二州間，江右之徐，以南州高士重。其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鄉之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而能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稱爲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玉溫，撰杖履，

侍琴瑟，書冊左右，色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聲籍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爲郡諸生第一，士論翕然。中年幹蠱用譽，晚謝場屋，益雅淡謙謹。疏戚一致，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爲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歿，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輩^二，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喪祭，常黽勉有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髻斷機風。子男^二，穉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黃一鶚、鄭一夔。孫男^三，垕、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男^二。以開慶己未十二月，奉二柩合葬于所居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爲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暇之，瀧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處士，介臨洪間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爲父溪莊子。溪莊恂恂允誠篤，溫兮如玉天鍾美。融爲瑞芝溢爲醴，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爲卓魯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宰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未已，木杪龜趺此其始。《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輩：原作「章」，據韓本、鄔本改。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嶄絕。種績文學，頡頏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銳不少衰。氣岸孤聳，與人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曰「逼雲」。復出其旁，相我攸宇，通之爲園。花竹橫從，朋賓嘯歌，翛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淑慧、淑慈、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于淳化鄉王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嗟予介林兮，孑孑而無成。大輿之壯兮，羌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葬兮，不能葬其英英。

瞻雲山之莽蒼兮，尚骭髀之如生。《文山全集》卷一一。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銘〔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克開厥家，於時爲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爲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爲文辭，倜儻有才氣。在膝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一，授脩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兼鄉郡，奏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改元，循從事郎，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關陞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于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百蛟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爲之銘。

《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祿，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以莫不承。《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銘：原脫，據庫本補。

國子司業仲常陳公墓誌銘

柔兆困敦夏五月，天祥浮海，由東甌過青田，溯石門洞西，起唁同榜陳仲常先生。適其子方營窆，余乃具斗酒隻雞，哭於其墓曰：仲常，爾胡獨先予而逝耶！疇昔在京邸，論及時事，爾輒撫膺太息，忠義之氣溢於辭色，凜然不可少摧。群僚果亦心盡如吾仲常，雖國事日促，而中流多砥柱，亦將必迴狂瀾於既倒也。於戲仲常，爾胡獨先予而逝也！予亦知爾之逝非爲二豎之故，大抵目擊時艱，憂憤抑鬱，以致肺腑焦枯，遂厥疾之不復起也。於戲仲常！予無能，不克維持國脉，徒抱恨苦衷。兩置明君，無如賊勢猖獗，偪擾京師。予曾被執之而去，此時已早辦一死矣，轉復心懷故主，因而亡歸，希再集兵勤王，掃清海宇。何天之不可挽顧如斯耶？邇來泛波濤，經險阻，鞠躬盡瘁，備嘗辛楚，未卜將來死於何所！嗚呼仲常！予生受流離困苦，莫保其後，孰若爾之得全首領哉！今夫仲常雖死，其忠君愛國之心，予固知之孰矣。因略述其概，以爲銘。仲常諱堅，官國子司業。配王氏。男二：長天儒，次天民。時大宋景炎元年夏五月初八日，狀元及第、左丞相、簽樞密院正使、兼督諸路軍務年弟文天祥拜撰〔一〕。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鄉雄溪村《陳氏宗譜》。

〔二〕按文天祥《紀年錄》，景炎元年五月初，端宗即位，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天祥赴行在，與此處結銜不合。又天祥曾官右丞相，非左，宋代亦無「簽樞密院正使」之官名，疑此文爲依托。

全宋文卷八三三二

文天祥 二五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彝。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嫠。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頤。夫有德者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文山全集》卷一〇。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冰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繽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

兮今婆娑。秋香飄兮九霄〔二〕，君不見兮奈何？《文山全集》卷一〇。

〔二〕兮：原脫，據韓本、鄢本補。

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饑，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

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一〕，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竊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文山全集》卷一一。

〔一〕首：原無，據庫本補。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孌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卮蠟以自矜，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蜮以誑人於冥冥〔二〕，公揭日月而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紼予纜。萬微未燭，吾瞽吾龜。更幾千百載之祝融，而復爲此奇。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兮焉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爲土。羌蘭艾兮荃茨，蹇離騷兮宿莽。苟余情乎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兮孰

聞，寄浪浪兮離俎。《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蛾：原作「域」，據庫本改。

祭郭正言閭文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賦如冰，知德者寡。鳳音冥冥，朝光作之。烏臺峨峨，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界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爲酌廉泉，一涕如雨。《文山全集》卷一。

祭道州徐守宗斗文

温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二〕。天下之嗇兮一州之贏，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驛之垂駕兮，胡疾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某交誼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瑩瑩。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雪斲冰。操弧矢兮上征；絕虎虺

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生。《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宙：原脫，據韓本、鄢本補。

祭鄒主簿寧孫文〔二〕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爲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汰歸，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孜孜。子替已久，子歸何遲。興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瞽于鬼神，淫于禱祠。死不相聞，斂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于斯。弱稚惇惇，青燈一釐。吾甚憐子，亦復何爲。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墓垂。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臨文涕洟。《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孫：原作「縣」，據韓本、鄢本改。

祭秘書彭止所文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絢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翱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嗟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況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文山全集》卷一一。

祭安撫蕭檢詳文

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廊廟，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訐。吉爲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笑從容。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而歔歔。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桑梓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咨。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爲無所遇於當世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聖明。吉山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兮，斗酒隻鷄。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兮，酌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文山全集》卷一一。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悵而。始告廟朝，是繫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惻惻再疏，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贛一麾。贛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矢辭。《文山全集》卷一一。

代富川酹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黃道之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拏萬丈之虹光。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閭風而翊扶桑。宇宙之燄燄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壘兮酹天漿。《文山全集》卷一。

代酹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繁兮，奏刀騞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硎兮，淬磨乎仁義之淵。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剗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煙。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文山全集》卷一。

哭妻文

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嗚呼哀哉！《文山全集》卷一五。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嗚呼！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人誰不爲孝，而我欲盡忠。天

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于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北其轅。繫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鑑之。

余始至南安軍，即絕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余至是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他。迺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余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文山全集》卷一五。

謁祠祭蔡元定文

周衰道喪，千有餘年。周程崛起，道統勃興。天生朱子，正學大明。天生先生，羽翼厥成。紹程繼朱，集註諸書。六經垂訓，萬世作程。揭示迷途，啓迪後人。西山隱賁，潛德弗形。擬諸伊洛，爲世儀型。祥早師訓，勤讀宦成。修身絜矩，未之能信。躬赴國難，備香伸敬。先生如存，儼然居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三。

壽崇節本州進功德疏

九龍吐水，當摩耶產佛之辰；萬歲呼嵩，上大母延年之請。敬憑二氏，仰贊千齡。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大安大榮，至愉至佚。慶雲五色，現南極之祥光；壽域八荒，衍西池之長筭。《文山全集》卷四。

鈐司進功德疏

三寶曰慈，南極衍太皇之福；五兵不試，西江陶聖化之風。仗仙釋之殊因，贊宮闈之丕慶。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位隆少廣，筭等崑丘。仰大慈尊，誕節正同於盛旦；得無量壽，長生永協於先天。《文山全集》卷四。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聖瑞虹流，開半千之休運；官聯虎拜，瞻尺五之清光。靄玉翠之祥氛，哀緇黃之妙果。皇帝陛下，恭願駿聲克廣〔一〕，龍德方中。地久天長，壽命衍洪源之慶；河清海晏〔二〕，皇圖鞏磐石之安。

《文山全集》卷四。

〔一〕駿：原作「駁」，據韓本、鄢本改。

〔二〕河：原作「兩」，據庫本改。

鈐司進功德疏

天臨寶位，夙開繞電之符；地領王鈐，載罄呼嵩之祝。謹率兵戈之屬，虔脩道梵之緣。皇帝陛下，恭願玉燭四時，金湯萬里。元龜大貝，梯航來川岳之珍；歸馬放牛，旗蓋壯東南之運。《文山全

集》卷四。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飛龍在天，大橫有兆；流虹貫月，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真銓，崇聖明之瑞節。皇帝陛下，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歲而生，已開昌歷；億萬年其永，益鞏皇圖。《文山全集》卷四。

鈐司進功德疏

爲天下君，祥書帝武；祝聖人壽，歡動戎昭。闡二氏之真科，崇千秋之誕節。皇帝陛下，恭願泰元有相，長發申休。在辛歲曰重光，方升如日；以乾元正五位，多歷斯年。《文山全集》卷四。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進功德疏

帝棄群臣，忍傳末命；教宗二氏，恭薦殊因。慨極烏號，戀深蟻慕。大行皇帝，伏願游神極樂，觀化太虛。十四聖之在天，皇靈陟降；億萬年之與子，丕祚綿洪。《文山全集》卷四。

鈐司進功德疏

出宮駕晚，縞素興哀；望闕臺孤，緇黃嚴薦。恭哀冥福，遙相宸游。大行皇帝，伏願性悟真如，道超無極。成慶而垂萬世，聿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文山全集》卷四。

皇帝聖躬違和保安諸廟疏

天子萬壽，詎期無妄之災；臣人一心，共徯有神之相。惟帝齡之悠久，實神貺之扶持。名山大川，尚鑑蘋蘩之意；普天率土，不勝葵藿之私。《文山全集》卷四。

本州宮寺保安疏

皇極九五福，合率土以傾心；帝壽千萬年，籲慈尊昊天而請命〔一〕。皇帝陛下，伏願寅畏享國，清明在躬。王受命無疆惟休，誕迎和氣；天行健自强不息，丕享脩齡。《文山全集》卷四。

〔一〕原無「昊天」二小字，據韓本、張本、鄢本補，意謂僧疏作「慈尊」，道疏作「昊天」。

鈴司宮寺保安僧疏

惟聖宅尊，共祝一人之慶；以臣請命，敬皈三寶之慈。皇帝陛下，伏願歷數在躬，神明其德。九五福曰壽，丕享康寧；億萬載齊天，式臻永久。《文山全集》卷四。

道疏

率土傾心，均願聖人之壽；籲天請命，肅殫臣子之忱。同前。《文山全集》卷四。

大行皇帝遺詔本州成服道疏

道揚末命，忍聞晏駕之音；瞻仰昊天，上訴遺弓之慟。脩崇冥果，攀慕遐征。大行皇帝，伏願返于混元，光我烈祖。洋洋而在上，俯察臣民；剡剡以揚靈，永綏宗社。《文山全集》卷四。

僧疏

捧九天之遺誥，帝馭何追；皈三寶之真乘，臣心欲割！《文山全集》卷四。

鈐司成服道疏

昊穹降割，悵宸仗之上賓；率土興悲，望帝庭而哀籲。虔資冥福，遙相仙遊。大行皇帝，伏願靈德昭回，皇明陟降。衣冠雖邈，會烈祖以在天；宗廟如存，朝百神而爲主。《文山全集》卷四。

僧疏

昊穹降割，勸玉仗之上賓；率土興哀，望金仙而仰籲。虔資冥福，遙相仙遊。《文山全集》卷四。

本州成服滿散疏

制嚴易月，痛君父之通喪；望極乘雲，薦人神天之勝典果〔一〕。露香跼蹐，釋經悲傷。大行皇帝，伏願堯性常存，舜明不隔。成慶而垂萬世，聿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文山全集》卷四。

〔一〕原無「神」、「果」二小字，又「勝典」作「勝果」，據韓本補、改。意謂道疏作「神天之勝果」。

鈐司成服滿散疏

捧易月之制書，萬邦哀痛；脩升遐之冥果，三寶證明。穹昊監觀〔一〕。喪紀有嚴，孝思罔極。大行

皇帝，伏願羹牆不遠，劍舄如生。帝鄉而乘白雲，真游冲漠；孫謀之注豐水，遺澤深長。《文山全集》卷四。

〔一〕原無「穹昊監觀」四小字，據韓本補。大字爲僧疏，小字爲道疏。

大行皇帝本州追嚴道場疏

維新陟王，悵皇靈之日遠；演大乘教無上法〔一〕，資勝果於天游。悼痛采深，薦言有俶。大行皇帝，伏願性超清淨冲素〔二〕，德邁圓通希夷〔三〕。生爲帝，沒爲神，豐功不泯；高配天，厚配地，明德無疆。《文山全集》卷四。

〔一〕「教」原作「法」，無「無上法」三小字，據韓本改、補。大字爲僧疏，小字爲道疏，下同。

〔二〕原無「冲素」二小字，據韓本補。

〔三〕原無「希夷」二小字，據韓本補。

鈐司追嚴道場疏

皇靈冲舉，莫追汗漫之遊；淨業真如真誥昭宣〔一〕，式薦逍遙之果。終天哀痛，率土慕思。大行皇帝，伏願陟降太虛，超升無極。儼橋山之劍舄，云云。

《文山全集》卷四。

〔一〕原無「真誥昭宣」四小字，據韓本補，此爲道疏。

東嶽清源洞祈晴疏

三農之望有秋，亶云至切；六月而得甘雨，顧以爲憂。蓋南邦田事之最先，而閏歲天時之尤蚤。瞻平疇之綺錯，蔚多稼之雲連。父老相誇，謂積年之未覩；妻孥共喜，幸一飽之可期。儻未息于霑霈，將有妨于刈獲。垂成而毀，茲豈造物之心；轉戚爲忻，特煩彈指之力。願賜兼旬之明霽，庶償終歲之勤勞。瀝懇輸誠，鞠躬俟命。《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七九。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筮吉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來湖面，月到天心。眼小衡峰，勘破是間造化；胸吞震澤，充開裏許規模。靜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便須朝步高騫。淡月疎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轡。東遊方喜於行春，西嚮又歌於來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爲今日謝宣城。況也江雲，鄰哉雩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熊軾馳來，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遲表選，即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趨朝，及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賓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賣劍買牛故事，誦無襦有袴新謠。真成宮羽相宣〔一〕，正好豆籩有踐。地衣繡毯，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未減；楊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搖〔二〕。且從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瓜好，此番賸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等四工樂部，執藝台階，上奉清歡，下陳俚語。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郎趣佩麟。來往神仙同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路相期柳色新。握手論交拼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文山全集》卷一二。

〔一〕宮：原作「官」，據韓本、鄮本改。

〔二〕空：原作「堂」，據右引改。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繡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籩初秩，英蕩增輝。某官紫薇垣裏星辰，太華峰頭霜雪。黃簾綠幕閉朱戶，天子門生；冰壺玉衡懸清秋，神仙人物。插天高雲霄閣，拔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璽書濕濕；拊翠濤，拍青壁，琴轡垂垂。依然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茅舍竹籬，玉堂金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凰，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鐘，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葉，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顏，敢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轡絲曉轉金龜影，衣繡春隨錦鵲花。雲杏舊陰浮綠淨，野萍新韻度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文山全集》卷一二。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麾節同春，豆籩永夕。某官寶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西，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重來。移太薇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峰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岸芷生香。桑麻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袴襦歌春脚方新〔一〕，絲綸閣天風又下。我提刑交情四海，王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鄴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吉語〔二〕，聊贊歡顏。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翼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氣長。且爲綠鄴拚一醉，傳呼聯轡覲明光。《文山全集》卷一二。

〔一〕袴襦：原作「袴袴」，據庫本改。

〔二〕吉：原作「古」，據韓本、鄔本改。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酌獻豆籩。共惟某官精神綠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椿獨老，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雙萼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插天高雲霄闕，拔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黃金印。劍池丹井，提携翠越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標格。盡道常平老子，移來上界神仙。英蕩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煙傍袞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翰卜鄰，邕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注樽疊；縹鸞鳳，拏虎螭，勲業同刊彝鼎。某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舊，雲連翠蕩轡華新。東西杜若洲邊月〔一〕，先後瑞芝堂上春。回首瓊林拼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文山全集》卷一二。

〔一〕邊：原作「連」，據韓本、鄢本改。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鷁；使臣領牧，新收銀菟。班行兩度襟期，臺郡百年交好。豆籩酌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禹穴冰霜，萬丈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宮〔一〕，清諧韶鳳。入領園橋冠帶，出聽湓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疏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裏星辰；鼓角雲和，種干越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幘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娑贛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繡斧共朱幡出色。崆山絕處，移來琴鶴高寒；廉水光中，洗出劍刀清淨。巖開曉日，灘蟄晴雷。小駐英函，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繡輿藤；先月臺高，記得朝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日樽罍。麾節同春，笙歌永夕。海山螺，金蕉葉，散爲八境和風；禁苑鳳，青瑣闌，行共九天清露。某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潢影，五綵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苹新雨挹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佇看天街接佩璫。《文山全集》卷一二。

〔一〕蓬：原作「遂」，據韓本、鄆本改。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繡衣弭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乘虹，重酌廉泉飛雪。某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鐘冰壺玉衡，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爲天子好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萬疊冰花；春浮贛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橫九州。明弼堂中，快活條貫；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清獻江山，張主濂溪風月。人行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吏部提英鑑，佇入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塤箎王事。上堂拜家慶，方報行春；知府見監司，來依先月。更醉燈前花雨，共游雪外煙林。肯爲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語，上贊台顏。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臺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綵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文山全集》卷一二。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屋，姑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

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峰，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陵之桃源〔二〕。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況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闌，綵衣四世。出隨園鵠，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簞瓢之有味。頃闢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竅，度脩蕪而陟穹巘。雲奔虎鬬，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嵒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渚。其遐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爲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涵歛，雪月紛披，煙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啜菽水盡其歡，先廬固在；得諼草植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奧。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灑。窗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戶，或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時。苟美苟完，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崑崙、閬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堵，却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卧自謂羲皇之上。不

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齊聽巴唱。

東，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不流東。
南，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與枝南。
西，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江水西。
北，濁酒一杯北窗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或山北。
上，莫道青山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青山上。
下，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祿來崇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兒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文山全集》卷一一。

〔二〕陵：原作「夷」，據庫本改。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發揮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閥閱。有相之道，迺績于成。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斷蒼苔之地，昉營諼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來胥宇。階阼所以行僕价，屏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蒔螭蟠於水端，架蜿蜒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皋，通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爲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雘。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潁水而非吾土。余何爲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日光穿竹翠玲瓏。坡。茅屋柴門在半峰，荆。風袂欲挹浮丘翁。谷。
南，水面沙邊綠正涵。荆。道人爲作小蒲庵，坡。山上仙風舞檜杉。坡。
西，雨過橫塘水滿隄。豐。漁簑背雨向前溪，荆。水聲秋碎入簾幃。豐。
北，澄碧泓渟涵玉色。歐。夜深山月吐半壁，谷。誰來共枕溪中石。坡。
上，亂峰深處開方丈。歐。風雨戶牖當塞向，谷。五更曉色來書幌。坡。

下，門前白練長江瀉。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翠浪舞翻紅糲。坡。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爲安宅。《文山全集》卷一二。

代曾衢教秀峰上梁文

居香城，初任衢教日，永新歐陽楚方自其邑買見屋，除拆浮江而來。

兒郎偉！香城拔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爲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澹菴先生之里；隔牆鐘鼎，文昌兄弟之家。況方其何蕃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移彼置此，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丹牖塗墍垣墉，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胸洞八窗。大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汲汲如也。向時茶壘，曾寫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水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部草堂；綠野後來，以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脩梁。

東，穹秀崢嶸華蓋峰。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馬避詩鋒。

南，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罌罌生畫色，府中氣象已潭潭。
西，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噓真氣磔鯨鯢。
北，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金繫橫玉。
上，一朵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轆轤乾坤凌萬象〔二〕。
下，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荒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閥閱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桃；天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脩，用永傳於佳話。《文山全集》卷一二。（以上鄧碧清、吳洪澤校點）

〔二〕凌：原作「凌」，據韓本、鄢本改。

全宋文卷八三三三

史唐卿

史唐卿，字景裴，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浩曾孫。咸淳元年進士，通判徽州。見樓鑰《攻媿集》卷九三《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延祐四明志》卷六。

方壺存稿跋

咸淳元年

自唐以來，以詩名世者多矣。我朝名賢輩出，猶長於詩，罔俾李杜專美于前也。新安，江左名郡，山峭厲而水清激，稟氣食土者率多英才。休陽汪叔耕，嘉定間馳詩聲於縉紳之間，且叩閭獻書，若有心於用世，當時諸老亦有欲爲言者。奈時不我與，終身高蹈，而日以咏歌自娛。長篇短句，布在方冊，多有意外驚人語。生平之志，于斯見之。唐卿生晚也，固不得而見之矣。偶成吏隱，其姪黨書訪予於松雪，書示詩詞二篇，一唱三歎，使人不忍釋手。誦其詩，而可知其人也。矚爲之跋，唐卿謝不敢，其請益堅。姑筆此以記之，未足以寫柳塘之心也。噫，古人謂詩能窮人，予至是抑重爲柳塘

憾。乙丑改元，東鄞學史唐卿跋。《甬宋樓藏書志》卷九〇。（曾棗莊校點）

張宋傑

張宋傑，肇慶府（治今廣東高要）人，咸淳初鄉貢進士。

劉公德政碑

咸淳二年二月

端守自孝肅公後，不知幾更，政績之善，人紀者鮮。今我□侯梅溪劉公，由外府丞□領郡紱，三年于茲，職稱民安，□如始至。仁□仁□□□□□不可枚舉。邦人思之，無以□敬，謹條德政之大綱，刊□□□□堅石，庶使聞者見者□之景之。侯，蜀之長寧人，名叔子。其存心以仁，守己以廉，接□以禮，撫民以寬，律軍整，□吏嚴，□□□□刑恐□□□政勤。化姦治盜，各得其宜；修城鑿池，不用民力。郡計之□者代補，亭館之廢者復興，深愛在人，家碑戶咏。稱之曰□母，非可強而致者。朝廷清□，循良顯用。會且歸矣，□□□□元□□跡，就斗巖之南立祠，以□吾□□又□□□□峭壁紀實政，以永巖瞻，表郡人□□之意云。咸淳□寅春仲，鄉貢進士張宋傑、府學□□□進勇□□□□□老、鄉貢進士陳□魁□應梓、府學學諭李唐臣、府學□□陳舉廣、進勇副

尉陸□□、國學正奏□□龍應□□□士、府學學諭陳昂□、府學直學梁□□、鄉貢進士府學□書梁杰、待省進士、前府學學正董以舟百拜□立。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道光六年刻本。又見道光《肇慶府志》卷二〇。（祝尚書校點）

王幼孫

王幼孫，字季稚，號自觀先生，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寶祐四年赴闕，上書萬餘言國事，不報，歸教授于鄉。宋亡，其友文天祥被執過廬陵，幼孫謁于驛舍，爲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典以終，年七十六卒于家。所著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方》各一卷，雜著若干。見元程鉅夫《自觀先生王君墓碣》（《雪樓集》卷二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八，《宋史翼》卷三四。

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

嗚呼！人皆貪生，公死如歸。人爲公悲，我爲公祈。我知公心，豈此而止，而至於此，則又何俟？方其從容，人已或訾。我知公心，感慨易耳。山嶽崔嵬，有時忽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月胡

而虧，日胡而旻？理數至此，天地無策。公心烈烈，上陋千古。謂山可平，謂天可補。奮身直前，努力撐拄。千周萬折，千辛萬苦。初何所爲，以教臣忠。策名委質，視此高風。我與公友，袞衣裘褐。我安南畝，公盡臣節。此心則同，所處則異。幸公未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彼徒生者，尚何爲哉！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二。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七二。

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

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始初建議，委曲遷避，惟期純忱，終盡所事。人皆議其爲非，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及其寄聲小村，貽書禾川，吟詩嶺海之南，猶欲收斂，以俟靜密而觀。人又議其爲迂愚苟便，而終也竟莫強其所難。嗚呼！前言如夢，不幸而中。予方衰絰，里閭震動。君親危亡，感發悲痛。毀幾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轉，乃欲共濟。既無可爲，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大索客，遁藏苟免，孰不惕息？幼孫嶷嶷，爲綱常計。士誰不死，死以知己。昔遠闕廷，不及死君；今也狗義，出入於門。於是大揭所授之職銜，不易所服之衣冠，徧告朋友，徧語百官：吾實爲公之門下客，而不可遁者也。至於誤傳仙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追餞而悲歌，貴弟入燕而請委，是皆欲以身從公遊於泉下，而靡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嗚呼，公死何憾，予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也，傾瀝血忱，但願至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上聞。嗚呼！

今公一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世之防。所存者千萬，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磔其何傷！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從山間，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形有成毀，神無變遷，東生西沒，如彼火傳。此義已出義、文之神《易》，豈可謂始於釋老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霍然無有，絕筆流聞，乃若於吾言何有耶？今公之形體死矣，其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而尚顧乎故都耶？倘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閒？道義千古，榮名夜日□倘麗於有形，而未得與俱逆乎汗漫。倘身心之有愧，尚其賜迷途，一呵沉痾之鍼砭也。嗚呼痛哉！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二。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七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鄭子清

鄭子清，景炎中任興化軍莆田縣主簿。見弘治《興化府志》卷二九。

涵江靈顯廟記〔二〕

莆山川奇偉甲七閩，地靈振洩，人物彬彬。其聰明正直而生者，沒而爲神，何代蔑有？要其土神之著，勳勞定國，祥祉及民。自湄州妃母而後，涵江陳侯又其表表者也。侯諱應功，生於涵江之東

山。母夫人甘氏，當震娠之夕，夢一蒼龍蟠於寢室之戶樞，明發而侯適誕瑞。父國公嘗指示家人曰：「此兒必大振吾宗，但恨吾不得親受牲鼎之奉耳。」侯年甫弱冠，慷慨忠勇，有志事功，嘗以鄧南陽、諸葛忠武自許，下視馬、臧、張、許諸人爲不足道。太平興國初，海內甫爾清晏，時陳洪進內據漳、泉，未効職貢。侯少有遠識，密察時幾，且以愛護鄉邦爲念，詣謁陳公，條陳古今天下分合之由，備述天命人心歸屬之意，謂負固一隅、不量事勢者，皆非保身全桑梓之計也。陳公義其請，遂納土於朝，閩之人民藉以奠枕，侯之賜也。是年，游洋草寇竊發，憑據山溪，嘯聚林麓，且有隗囂、公孫述僞號。朝旨就近調福建兵收討。侯直詣軍前，請身收賊，於是任前鋒。越溪谷鏖戰，竟爲賊刃所劓。寇平，鄉人壯其忠憤，憐其殄瘁，相率扶護輿櫬以歸。迺規涵江鹽倉之西，創爲小祠以祀之，侑食於昭靈張真君之祠旁。由是靈德峻功，日以昭著。建炎初，里人觀察使陳公淬宣撫淮南，時寇聚於垣，師環其境。天戈所向，空中時見陳將軍神旗前導，寇鋒披靡，卒能獲救援，保采石，神與有力焉。惜乎陳公父子死難，而神之偉功潛德，卒未能發揚其萬一。他如宣勞國事，珍護鹽艘，無風濤飄忽之恐；保障鄉邦，導迎和氣，有雨暘時若之休。大室編民，家家尸祝，事無鉅細，隨叩輒應，此又邇年功德之顯然者。淳祐十二年，太學前進士陳應祥請於朝省，時賜靈顯廟額，神於此時，始大赫厥聲，濯厥靈矣。寶祐五年，錫號孚善侯。咸淳以來，疊封廣利嘉澤侯。景炎元年，薦封忠佑侯。八年之褒，龍光燁燁，兆民所賴，昕暮苾芬，是豈區區威力智方所能加毫末於其間哉！是皆恩德之所加乎、精爽之所號召而然也。里社方僉謀廣祠，宇中有老識之人諗於衆曰：「我侯之顯跡此邦，三百年於

茲，而功德之衣被此邦，亦且三百餘載矣。然廟食雖隆而壁記未睹，非缺典歟？」遂請世儒筆之，庶幾來者粗有所考焉。侯他時廟宇鼎新，顯號日彰，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亦未晚也。乃屬予記其大略云耳。景炎元年八月朔日立。弘治《興化府志》卷二九，同治十年重刊本。（王曉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主簿鄭子清。」

朱夫人

朱夫人，恭帝時宮內妃嬪，封安康郡夫人。帝北狩，自縊死。見元徐大焯《燼餘錄》甲編。

自縊遺筆

德祐二年五月

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同死，守於一貞。元徐

大焯《燼餘錄》甲編第一〇頁，清刻本。（郭齊校點）

何希之

何希之，字周佐，撫州樂安（今江西樂安）人，宏中次子。咸淳十年進士，署零陵教授。宋亡後，遁跡以終。著有《鷄肋集》。見《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宋詩紀事補遺》卷七六。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後

自詩派法席盛行，諸解者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穿穴細碎，蒐獵瑰奇，破瑣斲觚，支分縷解，而氣機割裂，終未能佩六合之大全。劉賓客大音不完之論，謂此佩觿。君通南北文章爲一家，拾河洛之英，抉詞源之秘，此過江以來所未有也。昔人云不見此二百年矣。夾漈鄭氏嘗恨梵音行乎中國，宣尼書不能過跋提河。今鄭之微言緒論且與河東諸人同傳，四方文獻翕然成章，茲非文軌會同之候，二百年來鬱結頽積者之一大快乎！觿雖小技，而此集聚天地山川混全之英，泄文人志士割裂之憤，見者解頤，聽者釋冰，其爲觿也大矣。雖則佩觿，容兮遂兮，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終不可緩兮。贊曰：詩通南北史，氣涵天地先。九原寧復恨，書帶亦欣然。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康熙刻本。（郭齊校點）

虞薦發

虞薦發，字君瑞，鎮江府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咸淳三年舉人，九年再舉，官寧國令。宋亡，避地無錫，因家焉，自號徽山老人。著有文集雜著二十卷。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五。

無錫重建譙樓記

大德七年十二月

古者兵車所次，必巢居于其上以觀敵，譙門之設，蓋昉諸此。考之史傳，已見於秦置郡縣時，其來遠矣。無錫古壯縣，今爲常之支郡。郡非縣比也，陞改初，郡治嘗一撤而新之，獨譙門仍舊貫，因陋就簡，人多議其未稱。迺龍集壬寅秋七月朔，海颶闖淮浙間，官署之漂毀者什九，以改併，其陋且簡者，一覽不復存。值年儉，重於勞民，越嗣歲癸卯，州長率乃僚相與謀曰：「譙門，一郡政令所自出，而千里之觀望係焉。闕而不理，過矣。然必策不靡于官，不漁於民，計乃善。」會州尹楊公以寬民急務入籲中朝，而長貳治辦，歲終事填委，唯州倅杜公昶職專警捕，就董焉。先是，鄰郡僇工土木，往往以田籍計畝而哀于民，吏弄滋張，侈大踰度，卒致徵呼旁午，人不堪之。杜公之佐郡敏而惠，乃召吏于庭，以謂譙門之役斷無他技，捐官吏半期之俸，可得千五百緡，不給，則輟公田以繼之。

而已爾。其度財于賈，傭支于市，毋奪人，毋妨農。吏奉亦虔，既戒既備，遂以是歲仲冬之七日始事，歲除而告成。於是近者悅，遠者來，行者議于道，更相告語，以爲郡府者，吾生聚事爲之所倚賴，今獨諉之于官若吏，豈人情哉。一日，衆環堵于前，或貫而鋸，或觴而酒，俎而肉，衆未及言，而公遽諭之曰：「若輩欲何爲耶？是役也，吾官吏力足以辦此，毋溷汝爲也。」衆懼以入，輒委之吏舍而去。以緡計者，七千五百有奇。吏因悉上送官，爲用不匱矣。《大學》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書》曰：「民情大可見。」皇衷烝彝，千古不泯，謂民風之漓，不足以觀感之者，厚誣吾民也。向使有一毫彊拂于其間，則恐汝詈汝者至矣，況望其麾之而不去哉。昔孔門高弟有「何如斯可以從政」之問，吾夫子誨之以尊美而屏惡，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美也；不戒而成，慢令致期，惡也。聖人之言嚴矣哉！世率以儒者之論多迂闊於事情，余觀錫山之政，非聖言之一驗歟？杜公徵余記興造之歲月，因以爲後之從政者之戒云。弘治《重修無錫縣志》卷三三，一九五四年油印本。（郭齋校點）

牟 及

牟及，字功一，號樂在野人，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咸淳四年進士，授福州司戶參軍，有惠政。宋亡，屏跡山林，服衰麻終身。著有《樂在稿》。見萬曆《黃巖縣志》卷六，《宋季忠義錄》卷一二，

樂在稿自序

余非能詩者也，景物之旁觸，人事之絀牽，有不能嘿嘿，遂髣髴音響，時作韻語，曾不留槩。丙子兵戈，脫萬死於榛棘，弟與兒無一存。煢然在困，揜關自遣。族子輩有拾其覆瓿之餘，因編一卷錄之。近有所作，將隨錄於後。夫詩以言志，三百篇有出於田夫野老之語，聖人未嘗刪去，蓋欲存一時所言之志，以觀風耳。烏得如後世搜胃掐腎，工一字可擅名終身者然後爲詩也？余生歡逸之悰視憂愁頓踣十不能一二，晚年尤墮惡境中。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自是人之常情，詩云乎哉！醉餘支枕仰臥，偶取一閱，平生技癢，盡在困圍，良亦可歎。因思昔人論淵明詩切於事情而不文，余又不文於淵明，見者甯不發大方之笑。謾書此，以備解嘲云。光緒《黃巖縣志》卷二八，光緒三年刻本。又見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五。（郭齊校點）

吳 渭

吳渭，字清翁，號潛齋，婺州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嘗爲義烏縣令。入元後退居吳溪，立月泉吟社，

延致宋遺老，相與酬唱品評。編有《月泉吟社詩》，今存一卷。見《宋季忠義錄》卷一四，《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月泉吟社條。

詩 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閫奧，興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於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汎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頃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耜耜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游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折衷，則渭豈敢！歲彊圉大淵獻脩禊節，癸月泉吳渭拜手書。《月泉吟社詩》卷首。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却田園，全然汎言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

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却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月泉吟社詩》卷首。

月泉吟社約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月泉吟社詩》卷首。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鄮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月

泉吟社詩》卷首。（以上刁忠民校點）

趙孟滌

趙孟滌（？——一二七七），字君澤，號直齋。太祖十一世孫，與璫子，孟堅從弟。宋末與文天祥同起兵，爲都督府咨議官。景炎二年七月，元兵突至，與天祥走永豐，戰死。見《宋史》卷二一六《宗室世系表》二，《宋季忠義錄》卷七。

題趙子固墨跡

咸淳四年八月

畫謂之無聲詩，乃賢哲之寄興〔一〕。有神品，有能品。神者，才識清高，揮毫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傳授，下筆有法，學而知之者也。伯氏彝齋天姿穎悟，人品既高，以其文章書法之緒餘，遊戲翰墨，爲衆芳寫生，運筆如飛，氣韻清拔，生動造妙，其入神品者乎。乙卯春，子昌至自毗陵，彝齋留侍筆硯，欽承師事，口授筆傳，摹倣弗釋。是秋，彝齋遊壑翁門，葉子昌改館於高丈之烟雨樓，住游閒雅，時而習之，心得手應，漸入佳趣。後數年，彝齋獎之，日工於斯。傳子固之餘芳者，其子昌乎。彝齋已矣，子昌之筆日進，見似之者而喜。子昌袖彝齋畫法、詩卷求予著語，余深嘉其志之篤，欲勉其藝之精，超乎能品。援山谷先生題宗室大年畫卷云：「大年學東坡作竹石，殊有思致。筆雖覺柔，年少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今，精義入神。」子昌勉諸！歲在戊辰中秋，趙孟滌題。《珊瑚木難》卷四。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祝尚書校點）

〔一〕之：原無，據《式古堂書畫彙考》補。

全宋文卷八三三四

趙孟奎

趙孟奎（一二三八——？），字宿道，太祖十一世孫，居吉州安福（今江西安福）。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咸淳間以奉直郎權發遣衢州軍州事。編有《分門類纂唐歌詩》。見《寶祐四年登科錄》，林希逸《慧通大師真身閣記》（《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一〇），及本書所收二文。

分門類纂唐歌詩序

咸淳元年正月

詩源於情性之正，其來久矣。人不能無樂，樂斯詠，詠斯謠，詩以興焉。世有升降，情性無古今，詩未嘗泯也。夫子刪詩，定取三百篇以爲經。《雅》、《頌》之音鏗天地，動鬼神，一時從臣才藝，固足辦此。列國之《風》，婦人女子，小夫賤隸，片善寸美，俱所不棄。《商頌》僅五篇，以《那》爲首，正考父得於周太師，夫子汲汲存之。雖《左氏》所載逸詩，如《茅鴟》、《祈招》之類，亦太山一毫芒耳，非采星宿遺羲娥也。然亦詩非夫子不敢刪，刪之者僭。聚流成海，聚寶成山，聚一代之詩而

成集，殆取是耳。唐文爲一王法，而詩尤工。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人誦其言，家有其集，不必類聚而傳也。間有一吟一詠，散落人寰，殘碑斷碣，異聞雜紀，何可勝計。嘗鼎一臠，固知其美，終不若過屠門大嚼之爲快。是集之編，蒐羅包括，靡所不備。凡唐人所作，上自聖製，下及俚歌，郊廟、軍旅、宴饗、道塗、感事、送行、傷時、弔古、慶賀、哀挽、遷謫、隱淪、宮怨、閨情、閑居、邊思、風月、雨雪、草木、禽魚，莫不類聚而畧分之。雖不足追「思無邪」之盛，要皆由人心以出，非盡背於情性之正者也。昔荆公嘗選唐人三百家爲一集，名曰《詩選》。姚鉉作《唐文粹序》，亦謂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皆有去取於其間，非集錄之大全也。雪林李君龔嗜唐詩，窮一生以爲工。予既畢舉子業，先公俾學詩，每相與講論，歎諸家不可盡見，因發吾家藏，手出綱目〔二〕，合訂分類，志成此編。宦轍東西，軸囑李君足成之。旁收逸墜，募致平生所未見者，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大略備矣，列爲若干卷。蓋首尾十餘年而後畢，繕而藏之。予懼成之之難，而失之之易也，行必携以自隨，公暇時復倒篋繙閱，因謀鋟梓皮焉。後之覽是集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門萬戶之富，動心駭目，迷不知其所從。若夫嗜截而雋其永，啜醴而咀其醇，則在君子之自得而已。咸淳改元正月十五日，趙孟奎書。《分門類纂唐歌詩》卷首，宛委別藏本。

〔二〕綱：原作「鐙」，即「剛」字，據文意改。

蓮花趙公祠碑

柯山□□□□東南□□□□祖宗豐芑深仁，與扶輿淑氣盤紆鬱積，是生清獻公。高風勁節，起乎百世之上，載諸行事者，直哲人之細耳。安陽老真「標表」一語，衢之人持以誇四方，百八十九年猶一日也。墓在蓮花官道陬，大夫士東西行者，如過蟆陵而望壠岡，起敬起慕。咸淳三年冬十一月，孟奎蒙恩假便□□謁拜，路榛薳桐亦荒隲，顧瞻撫然。既祇事請，念末學晚生若爲課治□□爲政簡易，□□裕陵□□之言如天，願學焉。飲冰自誓，月所得俸，儲備營□意，勿敢以它貲污其清明。下三月，委教授曾鳳、主學馬舉之相攸〔一〕，新迺棟宇，植之松桂。五月□□告成。舊祠偃王居左，清獻居右，蓋畏壘民尸祝庚桑子之意。孟奎惟墓有祠，所以嵩祀。且公依親而葬，則父榮國公同此山，祀公而遺其父，□它有所奉，而□客之，偃王與公之心，必俱有未安焉。以是前祠公，而中堂設榮國公位，用彰家慶，鼎建榮國公墓道，或少慰公純孝□今仍就近創偃王廟，以便里民祈報。所在郡國皆崇先賢，有置守冢者，有封爵入祀典者，有復其後以奉祠者。槃槃斯邱，實公歸全之地。雲邊雙表，月高露潔，昔攜之鶴，庶幾其來乎。起公九原，立□朝爲邦，爲□天子撫一方，爲國家惜君子，噓一琴之清風，廉頑立懦，以大幸斯世，亦惟公志也。□奉直郎、寶華閣、權發遣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出戍軍馬趙孟奎記并書題額。

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民國《衢縣

志》卷一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主學馬舉之：原作「士學烏舉之」，民國《衢縣志》據該志「學校」門所載改，今從之。

石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號休休翁，又號遁翁，紹興府新昌（今浙江新昌）人。石氏世代講學，余亨守其先緒，以文行見稱于時。咸淳四年登進士第，官鄞、衢二州。見宋將亡，棄官去，隱于沃洲。見萬曆《新昌縣志》卷一一，《宋元學案》卷七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

慈聖寺耆舊捨飛泉田記

咸淳十年十月

慈聖寺在天台萬山中，去余家五十里而近。一日，住持僧道□謁余而請曰：「初，吾山禪寺也，□始於天聖之七年，當嘉定之十六年始改建寺。土瘠而資單，地僻而施絕，歲久屋老，傾圮弗治，幾廢矣。寺之僧智通精密堅苦，常出力經紀，弗避燥濕寒暑，遂以得疾，則曰：『吾身病矣，心固未病也。』爲之益力，自淳祐之八年鳩良材，新棟宇，範金合土，肖諸鬼神像。苟全矣，則與弟子端楷者曰：『吾寺羸立，寺之力未裕，且建且復廢矣。』於是悉取橐中之餘，以其俗之姓買在本都飛泉田，

旋積歲租，增置丘段，以入於寺。著其約曰：『歲別儲其所入，以待屋之弊而時葺之外，皆不得妄移一錢。』欲來者之知本末也，願得君記。」余慨然曰：「若通與楷者，賢於其徒矣。異時余聞人有能言慈聖之事者，曰某曰某，住持入寺，本以資易帖利，其餘席卷去矣。曰僧以饑貸某家穀，計百償之，室垂罄矣。舍非他有奇巧，而能扶植於垂壤，去宿蠹而新是圖，賢也。佛之徒固非崇宮室，誇靡麗，然有弗給則必四出，齊民皆厭薄之，與足不越戶限，惟規其衣食之贏否，率能有成，又賢也。夫人之情苟計旦暮，今能計其久，使有恃而弗墜，又賢也。抑余又有感焉，禪寺被天下，列職而趨走者相望，其壞而不能葺，葺而不成，成而不能久，善慮而自力不私，其儔幾人？苟有其人矣，不忌其成而聽其爲者幾人？嗟夫，可嘆哉！世之儒者多謬佛氏之學，韓退之欲廬其居，及從觀之營浮圖，則又賦詩夸詡之，蓋其學者之才，類有不可掩者，而退之亦有不能不爲之喜然。余於智通之事，不得而略也，遂與爲記，且使讀吾文者皆知所警焉。若田之頃畝若干，則列碑陰云。咸淳甲戌十月朔旦，迪功郎、新寶應軍歲學教授石余亨記。朝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曾淵子篆蓋。當寺僧端楷集元章米芾書。《天台山志》卷二〇。

自銘文

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余形乎？寧亟歸以全余真乎？悲夫！萬曆《新昌縣志》卷一一，天一閣

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丁易東

丁易東，字漢臣，號石潭，常德府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咸淳四年登進士第，累官至樞密院編修。入元累徵不仕，築石壇精舍，教授生徒以終。著有《周易象義》（存）、《周易上下經解》、《大衍索隱》（存）、《道德真經集義》（存）等。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七，《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五，光緒《湖南通志》卷一六四。

易象義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予少而學《易》，得王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朱子之《本義》焉。王氏、程子明于辭者也，子朱子明于變與占者也，獨于象無所適從焉。逮壯遊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可縷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焉，朱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近世諸儒之說焉。間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梅鄭氏之說焉，吳興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林氏之說焉，恕齋

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卿呂氏之說焉，古爲徐氏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氏、張氏則明《易》之數，本自著書，非專爲卦爻設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項氏、易氏、馮氏、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非專爲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爲朱子所排；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無所本祖。其專以說卦言象者，不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氏之說原於李氏者也，李氏之說原于漢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于虞翻、荀爽所取爲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于象雖詳，不能不流于陰陽術數之陋。朱氏雖兼明乎義，而于象變紛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無其宗，會之無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無事，即衆說而折衷之。大抵《易》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伏體是也。然其爲體也，有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有變中之互體，有變中之伏體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謂其卦中未變之體耳。案以上諸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予之臆說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盡者，亦以其例推而補之。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來，皆由此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正而吉而無咎者，變則凶則悔吝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吉則無咎也。自其以變體示人者觀之，變而吉而無咎者，不變則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悔吝者，不變則吉則無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可以無變，惟時義所在也。是可但論其正不論其變乎？夫易，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于言象乃止許以正體言，不許以變體言，凡以變言象，率疑其鑿，是以易爲不易

之易，不知其爲變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毋怪以象爲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爲可忘之筌蹄，毋怪以象變之說率歸于鑿也。故善言《易》者必錯之以三體而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于是竊有志焉。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即義以明象，固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而必以正中之本體爲先，而其餘諸體則標于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于言數，雖非專主，而間亦及之焉。蓋將拾先儒之遺，補先儒之闕云耳。雖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尚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于李氏鼎祚、朱氏子發未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以溯漢儒之傳，亦可以免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閹茂蕤賓甲午，武陵丁易東序。《易象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三。

易象義又序

《易》之爲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變明辭，固失之泥，及輔嗣以後，又止以清談解義，于象變絕無取焉。伊川純以義理發明，固爲百世不刊之書，然于象變則亦引而不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于《彖》《象》發明。朱子歸之卜筮，謂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數也，雖于《易學啓蒙》述其大槩，而《本義》一書尚多闕疑。僕用功于此有年矣，竊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

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是歷覽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彖》《象》各爲一編。大率以理爲之經，象變爲之緯，使理與象變並行不悖，庶幾不失前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其大意云。易東又序。《易象義》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韶宋樓藏書志》卷三。

易象義後序

《易》，變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一初九之變也。太極動而生陽，《乾》之初九也；動極而靜，《乾》之用九也；靜而生陰，《坤》之初六也；靜極復動，《坤》之用六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易》之變不可勝窮矣。太極之動，《乾》而已矣，動極而靜，乃有《坤》焉。得《乾》之初九者《復》也，變而爲一陽者六焉；得《乾》之初九與九二者《臨》也，變而爲二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三者《泰》也，變而爲三陽者二十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四者《大壯》也，變而爲四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五者《夬》也，變而爲五陽者六焉。自初九以至上九，則《乾》之全體也。變《乾》之初九則爲《姤》，變《乾》之初九與九二則爲《遯》，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三則爲《否》，變《乾》之初九以至九四則爲《觀》，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五則爲《剝》，變《乾》之初九以至上九則爲《坤》。而一陰者五陽之卦也，二陰者四陽之卦也，三陰者三陽之卦也，四陰者二陽之卦也，五陰者一陽之卦也。六陽俱變則用九而爲《坤》，六陰俱變則用六而復

爲《乾》，《乾》而《坤》，《坤》而《乾》。然則《乾》之一卦非六十四卦之所自來歟？初九一爻，非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自來歟？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不得于變，勿求于象；不得于象，勿求于辭；不得于辭，勿求于占。卦之變如此，則卦之象如此；卦之象如此，則卦之辭如此；卦之辭如此，則卦之占如此也。漢去古未遠，諸儒嘗以象變言《易》矣。言象變而遺理不可也，王輔嗣一掃而去之。以其遺理而去之可也，併象變而去之，則後之學者不知三聖命辭之本心矣。嗟夫！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初九之變也，故有變卦焉，有卦變焉。變卦也者，六十四卦變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變也者，十二卦變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畫而變焉爲十二，由十二而變焉爲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變焉爲四千九十六。蓋變卦其流，而卦變其源也，變卦其支，而卦變其本也。有卦變而後有變卦，故予之于《易》，既以變卦而論其爻，必參卦變以原其畫，夫然後聖人作《易》之旨無餘蘊矣。雖然，探蹟于積年之久，成書于期月之間，若神明之有以開其心者，而猶懼夫失之易也。是其是，非其非，蓋將有待于萬世之公論焉，儻無忝于鼻祖將軍之家學云。昭陽協洽候《豫》卦，武陵丁易東後序〔一〕。《易象義》卷末。又見嘉慶《常德府志》卷一九，光緒《龍陽縣志》卷二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武陵：原作「武林」，據本書前序改。

大衍索隱原衍篇序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傳會之病。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真爲四十九，五十真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爲未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一旦豁然若有遭於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而衍之，其偶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四象之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及之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或曰：若子之說，則聖人作《易》之初，意果在是，而他說可廢耶？曰：易道無窮，識見有限。聖人作《易》，取此四十九、五十之數以神蓍卦之用，而天地人物之理無所能逃，豈予之淺見遽可以盡聖人之本心乎？且予方其得以五衍之之說也，固未知以數乘除之說也；方其得以數

乘除之說也，又未知有合而衍之之說也，安知後之學者，其說有不出於予之上者乎？若但以先儒之說病予，則咎雖有所不辭，理亦當仁不遜云。名《原衍》。武陵丁易東序。《大衍索隱》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七〇。

大衍索隱翼衍篇序

大衍數用，余嘗深思，而得其說者凡三：以天一至地十合而衍之，此一說也；以河圖、洛書五而衍之，又一說也；以河圖、洛書乘數再自乘而除之，又一說也。以三者校之，則前圖最爲簡易明白，一見可曉，意聖人作《易》之初或取諸此。後二說非不可取，然以五衍之之圖，河圖止得五十，洛書止得四十九，離而爲二；以數自乘之圖，雖可以得聖人用四十九而不用五十之意，而其說艱深，非精於數者不能遽曉焉。蓋天地之數無所不通，無往不合，特以精蘊分之，則前圖乃《易》之精，而後之二說止《易》之蘊焉耳。余既列前圖爲《原衍》，而二說亦先儒所未及，故不忍棄置，復爲此編，且以先天八卦、《洪範》九疇之合大衍者列之，而洛書之變終焉。名《翼衍》。武陵丁易東叙。《大衍索隱》卷二。

大衍索隱稽衍篇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說者各自名家，未見有一定之論。如王弼、如孔穎達，類皆言理而不言數。自《乾鑿度》而下，余得而攷之者凡五十七家，其言數也非不可通，率多牽合傳會。余既成《原衍》、《翼衍》二書，懼學者迷舊說而昧其指歸也，復叙次諸家之異，折衷而爲是編，名《稽衍》。武陵丁易東叙。《大衍索隱》卷三。（以上劉琳校點）

惠愛碑記

惠愛碑者，常武爲總管府尹倪公而建也。公六年於此，民受其惠，物被其愛，此碑之所以名也。公之志乎民，民亦不忘乎公，此碑之所由建也。常武初入職貢，民心未安，畏死不暇。丙子公來，揭十四條，雖行赦書德意，公取以諭民，非有他也，若曰：「民方畏死，吾示以生，吾非德己，吾惟爾之惠耳。」明年鄰郡有警，公適白事省府，民心又恐，郡僚方俾百姓登城拒守，公歸，知事不足慮，亟命罷之，若曰：「民方畏勞，吾使之佚，吾非要譽，吾惟爾之惠耳。」未幾，省府下郡戰艦三百餘艘，復俾運餉十餘萬斛於中灤，公念其皆郡家事，且省府有材募舟征費，何苦民爲哉？委官吏輦材於

所產之地，造舟如其數，不役一民，委官吏僱募巨賈之艘運米如其數，亦不役一民。公若曰：「民方苦役，且憚遠涉，吾自用公家之財，吾非矜能，吾惟爾之惠耳。」公處置有方，便民如計，其愛人利物信不虛矣。至若察衆心所惡，則不忠之校因事而遂去之，非爲慢己也，天下之惡一也。從衆心所好，則稱孝之民雖賤而亦旌之，非爲譽己也，天下之善一也。凡皆天理民彝不可泯者，公之心固人心耳。他如捐餘貲修孔廟，修永惠等祠，以聳動邦人耳目者，又特其衆著者已。且士者公議之所自出，公間覩其士之窮且貧者，則周之，於是士悅而歌於塾。民者諷頌之所自出，公間視其民之饑且凍者，則賑之，於是民悅而歌於衢。士與民胥悅矣。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公之惠愛於民者溥，茲敢以或忘乎？己卯辛巳八月，公家□留郡，癸未春代者李公仲常。常去，士民既碑之，公雖肖像□學，歷年於茲，使民之事不一顧，未之紀焉，可乎？乃合辭於□士黃必大，致記於僕，僕以拙直辭，請益堅。自念公造舟運餉，二事不擾於民，吾邦受賜之大者，且欲因公以示後來成式，輒不揣荒陋，竟爲之。後有仁且智者，觀吾碑，因其所已書，察其所未書，則知公矣。公名德政，字正之，薊人，號鳳山。嘗僉廉樞密院事。丙子春以安撫使臨吾郡，丁丑易安撫司爲總管府，公以嘉議大夫爲之長。戊寅秋，以總管兼尹事，始終於郡跨六年，且將定居吾郡，與邦人相安如此。是秋，公以書來，知公以上命爲兩淮都轉運使，既禮上矣。公之子顥將奉母之維揚，士民攀轅卧轍莫能留，欲紀惠愛於茲石。若夫六年之間相與通下情，遂公愛人利物之心，則是公之子與其外弟高裕蓋有力云。是爲記。《常德文徵》卷八，嘉慶刻本。又見同治《武陵縣志》卷四六，光緒《龍陽縣志》卷

二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程若庸

程若庸，字達原，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從饒魯學，得朱熹之傳。登咸淳四年進士第，歷長湖州安定書院、撫州臨汝書院、福建武夷書院。學者稱勿齋先生，又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一百篇（殘存）、《太極圖說》、《近思錄注》。見洪焱祖《程山長若庸傳》（《新安文獻志》卷七〇），《宋元學案》卷八三。

汪溪金氏族譜序

汪溪金若洙子方束書來遊余門，凡有聞必沉潛反覆，凡有見必辨詰論難。羣居旬月，充然有得。一旦怵惕言曰：「講學所以明理也，非篤學無以明其理。明理所以養心也，非通理無以養其心。養心所以修身也，非正心無以修其身。然推吾身所出，則爲吾父；又推吾父所自出，則爲吾祖；又推吾祖所自出，則爲吾曾祖；又推吾曾祖所自出，則爲吾高祖。又推吾高祖而上及吾始遷之祖，其源匯流派，而欲其貫通，此理不可以不明也。推吾始遷之祖而上及吾得姓之祖，其久近疎密而欲其聯屬，此

學不可以不講也。」於是考史漢紀例，參歐、蘇譜法，輯源派家乘，謹世次之傳，列遷徙之派，詳生沒之節，編爲內外二《紀》。以得姓祖漢日磾公而至於唐，爲《外紀》，以始遷祖唐博道公而至於今，爲《內紀》。前乎數十世，可以上接其傳，後乎數千年，可以下衍其派。列圖分卷，裝潢成帙，題曰《汪溪金氏族譜》，捧之請質於余。余告曰：聖賢之學，惟善事其身心耳矣。聖賢之志，惟繼其祖父耳矣。善事身心，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寔者，常惺惺也。夫善繼祖父，則孝思以述其事，憂勤以繼其緒，表正以亢其宗者，常汲汲也。余觀子方言學，不以世俗之學爲學，而獨求乎聖賢之學。其造詣日廓於正大，而學已不廢於半途。子方言志，不以溫飽之志爲志，而深慕乎聖賢之志，其趣向日趨於高明，而志又寧懈於一息？然聖賢之學，非徒事其身心而已也，所以濟人利物者，思之不但已也。聖賢之志，非特繼其祖父而已也，所以合疏和親者思之不但已也。夫爲學而至於濟人利物，則存之爲盛德，發之爲大業，處而爲名儒，仕而爲良吏，其學斯無愧乎聖賢之學。夫立志而至於合疏和親，則因心以廣愛，因義以立教，家而爲孝子，國而爲忠臣，其志斯無愧乎聖賢之志。余因子方之請，深愧寡陋，愛莫助之，聊述所聞，以序譜之首簡。《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三六二。

金朋說碧巖集序

在昔慶元初年，侂冑竊柄，引用同類，擯斥正人，而于子朱子嫉忌無已，肆讒誣僞學攻之，籍其

朋友門徒以爲逆黨，羅網禁錮，大加貶竄。猶不足以快其心，又下漕司，凡薦舉改官，令上狀牘，自陳非僞學之黨，方得擢用。嗚呼！斯時也世道如瀾，仕路如燬，莫不縮首蹇裳，狂奔走，盡氣出，脫于洪濤烈焰中，以爲全身延年之計。雖朱子門牆之徒，背叛逃竄，更名他師，甘爲犬彘以圖僥倖富貴者，比比而是。孰謂增光吾道，無愧朱門，有如希傳金先生者乎！是蓋中流之砥柱，百鍊之精金，一代殊絕之人物也。金先生名朋說，字希傳，休寧之汪溪人。生稟英敏特達，讀父迪功郎良能《毛詩》，羈冠鼓篋，歷游程直講泰之、吳邕州益恭之門，與邑俊朱權、程卓、許文蔚輩同學踔越，時稱八達。尋領鄉舉，聞朱子講學信州，奉父命往師之，晨夕侍側，論辨義理，窮極精微。朱子嘗稱：「希傳實吾鄉博古君子，不當在弟子列，吾甚重也。」先生登淳熙丁未王容榜進士，釋褐授臨安府教授。啓迪有方，士類翕化。改除淮東宣撫司制幹，贊畫大政，軍民便安。遷鄱陽知縣，勞徠撫字，聽訟平徭，明經正學，課諸生，文風丕振江右。時朱子聞其恪守官箴，遺書言事君當官之道，策勵厥終。鄱陽政成，漕司課最，先生應薦，上狀言幼習《詩經》，長從師朱熹講孔孟及程氏遺書，向無作僞，乃浩然解職言歸。嗚呼！先生當此，知有道義而何有乎利祿，知有名節而何有乎顯榮，知有吾師而何有乎權臣，知有建安門人而何有乎淳熙進士？充其浩然之氣，誠足窮宇宙而孤高，超萬人而傑出，是非天下大丈夫哉！若庸蚤承父師之教，有志私淑朱學而未能，每聞先輩言朱門豪傑，竊景行於先生。先生從兄省元冲之子若洙從游有年，間請題先生之集〔二〕。若庸敬述先生任道之勇，以式當時而詔後世。若夫生卒世履，別有志，可略也。其詞曰：世日程子洛黨，乃有尹先生憤然告母，遯世長往。世目朱子

僞學，乃有金先生毅然免官，違世寂寞。嗚呼先生，衛道宗盟。閩關洛水，永世式程。《古今圖書集成》
經籍典卷四六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原書注：一作「題先生之墓石」。

梁 起

梁起，字起莘，號定山，廣州南海（今廣東廣州）人。咸淳三年由鄉薦累拜至中順大夫、嶺南招討使。以忤同官解兵柄。宋帝殞厓山，以迎駕爲號召，起義兵，兵敗隱匿。入元被薦，不往。平海盜，以功授賓州路同知，力辭不受，浪跡江湖，卒年六十。見《廣東文徵》卷一九。

與馬南寶書

日者健卒從海上走報，元人張宏範擁重兵自潮陽分軍南北，襲擊主上於崖山，我師竭力拒載，四面受敵，勢不能支。二月初六日，陸丞相負上同溺海中，後宮、諸臣皆從。今浮屍蔽海，潮水不流，吁嗟乎，天地古今之變，未有至此極者！某聞言酸心絕氣，不覺慙然仆地，恨不手刃強敵，飲其血而啖其肉，以洩臣子之憤耳。今民間傳上在占城，真否未卜。第聞古人有一成一旅而興師者，矧今天潢

宏派，多布中外，謀臣義士，尚伏草茅。或者天地有知，必不忍以帝王萬世之統沒於旦夕，祖宗有靈，必不忍以中州億萬姓之命陷於腥膻。某雖先解兵權，義不俱生，即欲隕殘喘於溝中，棄同螻蟻，孰若奮一擊於博浪，雪恥前王。嗚呼！滿腹之剛腸何伸，六尺之遺孤安在？倒其首而加之足，獸不甘心；服左袵而言侏儒，誰肯屈膝？誓致匪躬之節，必有嚮應之風。某已糾率義兵，期赴麾下，共效死力，唯便早圖。《廣東文徵》卷一九。

與謝枋得書

某自少筮仕，略效微勞，謬典兵權，待罪嶺表，自謂一方甯謐，可寬主上南顧之憂。乃動遇牴牾，厥位不終，天蹙宋祿，屋我皇社，某時飲恨滔天，五內糜潰，欲闔門自焚而不可得。因聞謠傳上尚在占城，竊欲從倡義後，再整江山。奈兵糧不繼，勢寡失援，卒爲敵人敗，淹淹靡骨，豈肯復偷生覲顏當世哉！第念足下晦處建陽，文丞相亦尚在，故間關忍死，冀圖後功。今數載於茲，文君就馘，而足下亦在老山中，四顧山河，灑淚難徧。興言及之，他日何面見夫差於地下乎！邇者聞元人徵足下甚急，不佞亦與薦剡，足下將爲田橫客，豫讓哭，抑終有蹈海之逃乎？一死生，齊順逆，足下籌之熟矣。某蒙昧寡識，獨恨不能隨崖山之隕，苟全今日，負罪前王。所賴知某者唯足下，而知足下者亦惟某也。嗟嗟！舍生取義，千古綱常，昔程嬰、公孫杵臼皆趙氏門下客，一死於十五年前，

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皆不失爲趙氏忠臣，某今與足下特未知死所耳！《廣東文徵》卷一
九（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三三五

李 瓘

李瓘，興化軍（治今福建莆田）人。咸淳四年進士。中第後乞以本身官致仕，所得恩例回贈父母。上書畢，脫綠袍掛於錢塘門而去。見《錢塘遺事》卷六。

合宮衢室聽問如何論

論曰：聖人將以盡天下之議，而不能無詳略之異者，世道爲之也。夫太上本忘言也，言之瀆者非古也，況於詢謀之地，愈詳而愈切乎！蓋自風氣始開，已非太古忘言之日，於是乎有聽政之地，以來天下之言。言固聖人之所樂聞也，而天下卒無事之可言，聖人之所以優游於此者，亦惟相忘於無聲之表，雖聽之吾亦不得而聞也。自皇而帝，天下之事日以詳，聖人將以通天下之情，則其心又何如哉！於皇皇四達之衢，爲并謀兼智之地，聽之猶以爲未足，且進而加之問焉，卒之洞達無隱，上下相孚，而聖人亦得以遂其恭己無爲之心，則堯之時猶黃帝之時也。然則以衢室視合宮，則其制爲愈詳，聽而

進之間，則其言爲愈切，非衢室之間，固求詳於合宮之聽也。時有先後，事有繁簡，固應爾也。而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則一而已矣。合宮衢室聽問如何，請申王通氏之言。夫公論，其天道乎！開闢以來，天道不容一日息，則公論不容一日泯。公論猶一日，聖人無兩心，則聽可也，問亦可也，奚其異？曰：無異也。特世數之相去，有不能以強同爾。世數不能以強同，則事愈繁而言愈悉，制愈詳而情愈切。此非聖人意也，勢也。吾求之《易》，包犧氏以結繩爲政，其言泯如也，上棟下宇之未制，其宮室無有也。宮室且無有，況於合宮乎！衢室乎！吾觀《同人》一卦而曰「同人于野，亨」。此固聖人所以通天下之志。然至於《咸》，而曰「以虛受人」。夫以虛受人者，心之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者無心之感，有以潜通於忘言之表。吾故曰：衢室之間，同人于野之意也。合宮之聽，其咸之無心，以虛受者歟。且合宮古明堂也，而黃帝之聽必於是。吾想是宮也，陟降左右，神明森列，其聽也真可以對諸天而無愧。衢室亦古明堂也，而堯之間必於是。吾想是室也，無門無旁，我闔八荒，其問也真可以質諸人而無隱。王通氏均以爲盡天下之議，則堯之心，固黃帝之心也。惟夫事變由簡而入繁，古制由略而入詳，堯固未得遊乎黃帝忘言之天也，此曰聽曰問，不能以不異。何則？前乎此者，天地絪縕猶太初也，生人蚩蚩猶古始也，迨陶唐氏，洪水亟矣，而非合宮調元氣之時；苗民作矣，而非合宮和天人之日。噫，堯之間，所以急於黃帝之聽歟！故夫合宮之名，不可得而考，至於衢室，則闢之通途大衢，而爲采民言也，明矣。黃帝之聽不可得而聞，至堯之間，則諫鼓、謗木之下有不容一日釋者矣。吾求其當時所聽之人，自廣成子一人之外無聞焉，而咨四岳，稽于衆，與夫鰥寡之辭，皆

得以自通於密勿之前者何其詳。吾又求其當時所聽之事，自至道窈冥之外無他語，而曰平土，曰殖穀，與夫遏絕有苗，亦必因其辭而聲其罪者何其悉。由是觀之，合宮之聽，無聲也，無言也，與天俱游也；衢室之間，爲其有辭也，無告也，雖蕩蕩之天，欲無言，得乎？黃帝非忘斯世也，堯非媚斯民也，理也勢也，聖人亦不自知也，不然，去之千餘載，而清問等語猶見於《呂刑》。《堯問》一篇至形於莊叟，獨黃帝之所謂聽者，終莫得而髣髴，何也？吁！是可以論其世矣。抑均之爲明堂也，均之爲盡天下之心也。堯惟憂其時之不黃帝若也，故其問也切於聽。迨夫一問之餘，萬感俱會，庶績熙矣，萬邦和矣，堯何心哉？亦恭己無爲而已。此康衢童子從而歌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至於是，則堯之時歟？黃帝之時歟？抑無懷大庭之時歟？然則欲知合宮之聽者，當觀之衢室；欲知衢室之問者，惟求之康衢。謹論。《論學繩尺》卷八。

王道之端如何論

論曰：於君心之初而決其幾，則純乎一天理矣。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初，亦莫不有幾。初者，幾之所伏也。物初而美幾，則美惡判焉；人初而善幾，則善利界焉；心初而純幾，則純駁分焉。其幾最可畏也，亦在乎審其初而已。英明之主出，而作新萬物，此世道之一初也，亦君心之一初也。於斯時也，而且求其爲治之端，是其幾未失也。善告君者，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入其心，苟非出於是者，則

不敢以陳於前，使吾君於其幾之善者而行之，則純乎王而不雜乎伯，純乎理而不雜乎慾，常如此心之初矣。然則仲舒當武帝初年，特舉王道之端以爲告，而絕口不言霸，豈非王道純乎天理也？端者，決其幾於君心之初乎！王道之端如何？請申之。道在天地間，亦一陰陽之氣爾。而人主之新政，則又混元立極之時也。然天地其有初乎，開天地之初者固今日；陰陽其有幾乎，決陰陽之幾者亦今日。何謂初？《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何謂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是已。夫當資始之元，而求先見之吉，非王道之端在是乎？此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每於理慾純駁未分之初，而首以是幾告其君也。何則？初如日之方旦，幾則有明晦之候；初如泉之始達，幾則有清濁之分；初如車之發軔，幾則有正邪之岐。君心其一太極之初也，迨夫萬事出，善惡分，則其道有純駁之判，此其幾豈不大可畏哉！商君於秦孝公強國之初年，而投以三變之術，終以誤秦於異日者，此幾也。董公於漢高帝創業之初年，而教以仁義之說，終以開漢四百年者，亦此幾也。微哉幾乎！其始也毫髮相去，其終也天地遼絕，可不早辨於其初乎！此仲舒舉其端以告武帝，獨於王道拳拳焉，是亦幾善之說也。斯道也，何道也？自人心道心之幾一決於十六字之間，而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率是道也。彼齊、晉數君，管、晏諸子，與夫蘇、張、申、韓者流，其言則功利，其術則縱橫，其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且帝欲聞大道之要，亦嘗有志於此矣。抑不知帝之所謂道者果何道歟？觀其初年，舉賢良則與禹之鯁俊同，求直言則與湯之從諫同，奉高年則與文之養老同，此時此心，可以王矣，然王伯之分，一間相去，理欲界限，其隔幾何！二者之端，苟有所未決，則其幾

真可畏也。今仲舒言道而必歸之王，言王道而必謂之端，是端也，其初也，亦其幾也。故於兩端之間，擇其幾之善者而告之，曰正心則邪氣不得干，曰任德則刑罰所當後，曰體元以居正，則不可不謹其始。正心也，任德也，體元以居正也，皆王者之道也。此其端亦大矣。使帝也於此而決其幾，常正心，常任德，常體元居正，毋初以仁義而終以功利，毋初以道德而終以權謀，毋初以正論而終以邪說，則帝之心純乎天理，而漢之治亦純乎三代，又何有末年之事！雖然，亦在乎所學何如耳。六經，道之寄也，使帝之表章，於《詩》而必知正始，於《春秋》而必知爲元，於《中庸》而必知造端，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則堯舜之道可至也，而況於王。抑當時師友淵源如董仲舒一人者，真王佐才也，儻使之終身勸學於武帝之側，則舒其伊、呂乎，帝其湯、文乎。吁！謹論。《論學繩尺》卷一〇。（以上楊世文校點）

王 珏

王珏，字叔寶，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人。咸淳四年進士。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元兵脅太后詔台州降，珏與僚屬增陴浚隍，堅壁以守。城陷，赴泮水以死。見《宋季忠義錄》卷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一六五，《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聖人大明至公如何論

語盛德之事者，要當以隱微之地觀之。夫天下之至顯，常伏於天下之至隱，而所謂充周不可窮之理，其所發者固甚微也。後之君天下者，徧物以爲明，制物以爲公，然有時能矯揉於人所共知之境，而每不能不失於幽獨得肆之中。於是明者非不明也，而未能其大也；公者非不公也，而未能其至也。明而未大，公而未至，意者顯微不能以無間，見隱不能以如一歟。張蘊古之告太宗曰：「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正以偏者明之累，私者公之撓，苟一毫之偏私，不足以語大明至公之事矣。然則所謂偏私者，顧不當求之於隱微之地乎？聖人大明至公如何，請申之。昔嘗讀《易》曰：「大哉乾元。」曰：「至哉坤元。」「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大明之事也。然聖人之贊《易》也，《乾》則致謹於幾，《坤》則致戒於漸，亦曰幾之不謹，邪之萌也；漸之不戒，陰之候也。雖德如乾坤，而造化之大猶有憾也。聖人中乾坤而立者也，以一身之眇而應萬物萬情之會。秋毫而察，將以用其明也；銖兩而均，將以用其公也。然一偏或入於先，一私或伺於後，則明者投其偏，公者售其私，雖矯於衆而不能矯於獨，能制於指視而不能制於幽眇，縱明也而非大也，縱公也而非至也。然則大明至公，非聖人孰能與於此？舜其大知也，與天下之明無以加於舜矣，而曰「察邇言」，何哉？「虞芮質厥成」，天下之公無以加於文王矣，而「予曰有疏附」，何哉？蓋邇而不察，與夫當疏而附、當附而疏，雖舜、文

之明公，而人得以議其後矣。自聖人而推之於天，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天下之論明公者盡於此矣。人徒見其飛潛動植，洪纖小大，自形自色，一公洞然，纖隙必燭，容光必照，萬里同晷，一明了然。而不知其一陽之動，實萌於《剝》《復》之交，旦氣之清，實宿於夜氣之定。造化且不能違，而況於聖人乎！人之一心靜虛則明通，動直則公溥，靜虛何爲而靜虛也，動直何爲而動直也？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矣。人欲有一毫之未盡，則天理不能充其量，明不爲大而爲明之小，公不爲至而爲公之淺。三代而後，論君道者率不滿於斯焉。唐太宗何如主也，即位初年，一念之天，如太阿出匣，光芒射物，如源泉幽寶，泥沙未渾，其天資之美者乎！然王、魏之賢，首加錄用，明則明矣；裴、封參錯，不得謂之明。秦雍舊人，裁抑恩例，公則公矣；閨門慙德有不可掩，不得謂之公。謂帝非明非公固不可，謂帝大明至公尤不可。明而公者天資之本然，其不足以論大與至者，學力之未到。孰謂幽州一記室而能施倉扁鐵石之手於帝腹心之隱疾也？曰「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又曰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然而曰「事起所忽，與夫積小害大」，始終規倣，直欲其隱微之地，充而至於與四時三光相爲表裏，所以望其君者厚矣。惜乎未箴之前此太宗也，已箴之後亦此太宗也。蘊古《太寶之箴》既不見用於即位之初，鄭公十漸之疏又不盡信於十年之後，頻失頻復，而太宗之德遂不加進矣。嗚呼！大明至公，古聖人分量，太宗信不足以進此矣。抑其本原之學不講，認其智力之所及者即以爲高，不復更致增益焉耳。何則？古聖人以觀我者爲明，太宗則不能先覺，而專以逆億爲明；古聖人以克己爲公，太宗則不能勝其私，而徒以任法裁物爲公。遂使後之欲爲明爲公者，率以是爲安而止，正學不明

之故也。嗚呼，大明至公，豈易言哉！謹論。《論學繩尺》卷九。

瑞井記

景定四年

歲景定癸亥冬，余偕杜生用之抵巖邑，訪李生景文、景傳，二生欸予於委羽山中，因尋二徐故蹟，竟不能得。是以傷道學之淪喪，弔芳躅於蒿萊，徘徊悵望者久之。已而相與抵空明洞天，時日方午，風慙息，因留洞口，拂石坐譚黃白之事。俄有一樵叟亦息肩於茲焉，致辭曰：「諸君子能談神仙，亦知此中琪樹所植之處乎？」予輩謝弗知，叟指曰：「此前穴者是其處也，閱歲久遠，忽一夕爲風雷所撥，里人斧以爲薪，析之有文彩，焚之有異香，家人驚訝，舉而棄之江，自是無琪樹矣。」予曰：「有是哉，是瑞也。夫地能產異木，或者下有異物。」乃命奚奴掘之，甫尺咫，得方石無算，須臾有泉涌出，其味清冽甘美。二生以爲此地宜井，遂命工鑿之，因名曰瑞井云。嗟嗟！物之榮枯有時，出處有數，向使予輩不至斯地，不遇此叟，則琪樹無徵，醴泉閉塞矣。固知士有才抱德、巖居穴處者，不遇明良延攬，則終於草萊而已，孰得如是井之名于世也？作《瑞井記》。《委羽山志》卷三，雙硯齋刻本。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一二，光緒《黃巖縣志》卷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柴元彪

柴元彪，字炳中，號澤臞，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望從弟。咸淳四年進士，嘗官觀察推官。宋亡不仕。著有《襪線集》，編入《柴氏四隱集》中。其文今僅存自序一篇。見《宋詩紀事》卷七九，《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宋史翼》卷三四。

襪綫稿自叙

襪綫無寸長，見者短之。余兄歸田翁泛沅渡淮，遊赤壁，登廬阜，客西湖三十年，以吞吐山川之奇靡與乾坤清氣，諸老交盟以詩。晚年僅僅得刪餘二百篇，曰《道州台衣》，猶未免乎短而疎劣之嫌也。余侍歸田翁吟几間又三十年，雖家庭矩矱，粗繩三尺，其如伎倆短之又短何。非詩之難，而工之難也。昔韓昭以文名乎蜀，李台嘏嘲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綫，無一寸長。」吁！余詩類是，因以「襪綫」名吾稿，而後知台衣之言，未若吾襪綫之短爲之甚云。宋逋臣柴元彪炳中甫識。《柴氏四隱集》卷三，清鮑廷博校，知不足齋抄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郭齊校點）

洪喬祖

洪喬祖，宋末人。從天目山釋原妙遊最久，編有《高峰原妙禪師禪要》一卷（存）。

高峰大師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遊。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爲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鐺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時雪巖欽寓北礪塔，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雙徑參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見五祖演和尚真讚云：

「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什麼打不得？」師拂袖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這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掛牌于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及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履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麤，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峰蓋和菴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庵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危坐自若。及按堵啓戶視師，則又疇昔雪中那伽也。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乃有一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之語。己卯春，腰包霄遁，直造天目。西峰之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爲葺茅蓋頭。未幾，慕羶之蟻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衡半之，榜以「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爲鎗，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卧不起，遂有「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瓣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屆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鶴沙瞿提舉皈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贍僧衆。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脉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爲額，請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師竟以末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敬，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填咽。越二十一

日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毗尼及請益者數萬人。示寂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於塔前慟哭，然頂煉臂者猶憧憧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爲人自任，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且往供給而啓發之。因其思醋，爲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紀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被亡而晦，恐逸，故書。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虬鞭，答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容少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欸，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真僞，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爲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录床子。及乎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參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吃拆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

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筭，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析薪擘果見虫，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渚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遍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爲己爲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峰，即往參觀，歲或十餘往，往必留旬浹，承教詔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啓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頌古，皆雙峰時所作，爲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體修律，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答。聞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癯甚，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瑟瑟寒松露骨，兢兢老虎垂頭」，殆爲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于懷焉。喬祖從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譎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吳都法

乘》卷五下。又見《高峰禪師語錄》附錄。（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八三二六

陸秀夫

陸秀夫（一二三八——一二七九），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今江蘇鹽城）人，徙家鎮江（今江蘇鎮江）。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入淮南幕，擢淮東參議官兼提刑。德祐初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恭帝降元，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立益王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景炎三年端宗殂，又與衆共立衛王，秀夫爲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堅持抗元。祥興二年三月，厓山兵敗，秀夫杖劍驅妻子入海，抱幼君蹈水而死，時年四十二。

秀夫無文集傳世，至明末清初，鹽城人王夢熊父子始輯《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八卷，中有著作一卷，僅含文七篇。今以道光十五年鹽城五柳堂刻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一篇。

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

景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國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斁。朕作其即位，圖厥孜孜。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並授元戎之柄。肆敷

大號，耑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適裔虜之猾夏〔二〕，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三〕；及免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爲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闖輦轂而迫三宮，復鐘簴而妥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外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荊棘於靈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爲。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乎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修之專美。況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密。優督府調戈之賜，峻文陛黃繖之除。申拓賦畝，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爲喜，朕方循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衰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迄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於彝。《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文山先生紀年錄》注（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二，
《宋四六選》卷四，同治《廬陵縣志》卷四七，光緒《鹽城縣志》卷一五，《厓山集》第四頁。

〔一〕裔虜之猾夏：原作「北兵之奄及」，據《紀年錄》注改。

〔二〕夷虜：原作「北敵」，據右引改。

景炎皇帝遺詔

景炎三年四月十六日

朕以冲幼之資，當艱危之會。方太皇命之南服，黽勉於行；及三宮胥而北遷，悲憂欲死。卧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托於我。涉甌而肇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爲君，天未釋於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慙。而夷虜無厭〔一〕，氛祲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拔於既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苦以違離。藥非不良，命不可追。惟此一髮千鈞之重，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樞前即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毋得輒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尚竭至忠，共扶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文山先生紀年錄》注，《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五，光緒《鹽城縣志》卷一五，《厓山集》第三頁。

〔一〕夷虜：原作「敵志」，據《紀年錄》注改。

祥興皇帝登寶位詔

景炎三年四月十七日

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既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眇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丕應徯志；除凶刷恥，惟懷永圖。託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忍我「二」，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讎。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況斯今，於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並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於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於以導迎和氣，於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不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文山先生紀年錄》注，《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五，光緒《鹽城縣志》卷一五，《厓山集》第四頁。

「二」忍我：《紀年錄》注作「予忍」，較長。

獎諭文天祥詔

景炎三年六月

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正惡〔一〕，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避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志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爲心，棄家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赤舄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二〕，未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勤多難，倏來候吏，疊覽封章。巋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悉備惓忱之至。朕今吉日既屆，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凶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文山先生紀年錄》注，《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五，光緒《鹽城縣志》

卷一五，《厓山集》第六頁。

〔一〕虜：原作「敵」，據《紀年錄》改。

〔二〕勉：原脫，據右引補。

勸陳文龍書

景炎二年春正月二十日，寓潮州罪人陸秀夫，謹具啓大宣撫陳相公閣下：秀夫誠不自揆，冒言遠寄前直院，不越月貶潮。迂戇無補，分所宜甘。第因潮以韓子過褒，非所與聞。韓處唐中葉，盛時也，衰朽送殘，僅此憂耳。今車馬蒙塵，中原荆棘，淮東、江西、閩、廣諸路俱敗陷，北向長望，無寸土乾淨，秀夫豈敢遊逸此土哉？十數年來賢者，朝者退，野者隱，如黃元仲、陳騄、鄭獻翁、鄭鉞、吳子純、陳子修、方公權材器，宣撫每誦不輟口，竟亦落落遯去，不出一謀佐軍事於臺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非必死而爲亡也，隱去亦爲亡也，忠臣義士痛哭流涕亦何及！曹澄孫、方應發輩彘行，今當不勝誅戮。宣撫被執，不降亦不死，比復何如？想身不足惜，國事不可爲爲可恨也。周粟雖佳，夷齊恥食，毋令首陽獨孤潔。罪人數千里遠祝，臨風悵悵，涕泗交流而已，伏惟宣撫照察。秀夫再拜白。《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乾隆《鹽城縣志》卷一五，《淮安藝文志》卷二。

群玉帖

秀夫拜覆義山尊兄長坐前。秀夫比僭就羣玉府借至《英光帖》一本，久留，皇愧！崙此歸納，切

幸眎至。《深居詩帖》久欲臨寫數紙而未能，敢乞暫借數日。常所用副墨之子姓某氏，不煩頤旨其來，將有所委之也。草草拜字，它存侍竟，不宣。秀夫拜覆義山尊兄長坐前。蠲糲紙就覓一幅，欲作籤題，千煩，皇恐。秀夫。《宋人法書》第四冊。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石渠寶笈續編》。

編正孝經刊誤跋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世《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類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開朗，欣欣然若有所得。於是與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而敢以粟絲己意妄有所參涉於其間，以得罪於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陸秀夫識。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經義考》卷二二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二，乾隆《鹽城縣志》卷一五，《淮安藝文志》卷二。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攷。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於時和議計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都國諸邑爲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刑，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輶車驛騎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修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甍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創略等，而其鉅也加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盍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褒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共工於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乎！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修，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宜特差充京湖制置大使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七〇，乾隆《鎮江府志》卷四五，《南宋文範》卷四六，《京口山水志》卷一一，《淮安藝文志》卷二，光緒《鹽城縣志》卷一五。（以上劉琳校點）

梁泰來

梁泰來（一二三八——？），字伯大，初名夢予，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登咸淳十年進士第，補迪功郎，差充台州寧海尉。會宋亡，隱居不仕。植菊於庭，取陶潛自況，平生奇崛之氣放之於平，故自號菊平子。著詩以見志，曰《菊平小稿》。見元戴德琳《菊平子梁伯大傳》（乾隆《宣平縣志》卷一三）。

龜山賦

異哉，龜之爲山也！不知其博大之若是兮，啓鴻濛而鎮坤維；挾二氣之崢嶸兮，軼昆侖而頽太微。崩劣岸客，嶽巖巖辭，若龜之長身穹背而圓腹；連延行鬱，豁衍岌業，若龜之昂首曳尾而蹙蹙。摩蒼穹而矗立兮，含空濛之古色。出雲雨以澤物兮，蓊千章之木植。企風雷之靈淵兮，接醴泉之丹穴。襲仁獸之郊垌兮，駕四靈之軌轍。鍾人物之瑰奇兮，是清淑之氣扶輿磅礴而鬱積。亶前人之作記兮，曰龜載靈於甲戌。美青氈之家聲兮，尚芬芳乎故物。嗚呼噫嘻！敢問龜之靈於物者古如彼，靈於身者今未聞其髣髴萬一焉。何者？八卦之右兆，九疇之定數。發幾事之先占，臨清流而左顧。豈胸靈腹奇，恠而不屑於今兮，甯峻嶒而飢餓？抑土石之冥頑，累而不靈於今兮，甘紺閭而韜秘？至若春花

明而五色具，東嶺秀而十朋連。登山椒而望崩施，披林麓而眺綿聯。不曳塗而受辱，豈觸網而求全？其所謂德宏而望鉅，養厚而氣顓者乎？語極而罷，隱几若寐。夢一玄衣公子，曳裾踵塗，施施而至，曰：「東蒙之山，黔江之麓。名以龜而形似，豈培塿之同屬？嗟是山之得名兮，實崎崟而峭嶮。豈餘美之所鍾兮，信天同而坤比。繫靈瑞之獻奇兮，極端倪之曩胤。惟梁氏之傑出兮，擅五行之秀氣。何子望之深兮，謂靈於物而不靈於己。吾將避此之他兮而固不可，吾將逃子之責兮而遂弗果。噫！不知我之知汝兮，信非子之知我。」言訖而去，予亦驚悟。形肖其名，遂爲之賦。光緒《宣平縣志》卷一五，光緒四年刻本。

潘氏前言錄序

《史》之有《世家》，所以推本其世胄，采錄其行實，使後之人有稽焉。天下豈無碩德重望，優游下僚，長材奧學，隱遁山林。雖有嘉言懿行，未能得志於當時，姓氏莫彰於竹帛，一歸泯滅而已。然而公論一脈，伏於人心，蓋有亘古今而不可磨者。於此有人焉，乃能慕其高誼，著於野乘，而其子孫之賢者懼世德之湮墜，又能筆爲家傳，亦足以發揚潛德，貽方來而不朽，豈曰小補之哉！中材潘君，拙巢翁之聞孫，端謹積學，其儒業秀於一鄉。暇日取其鼻祖之始，宗支之蕃，宦業之著，與夫族黨姻親之達官名儒，凡得諸迴翁慢坡先生之遺論，萃爲一編，目之曰《潘氏前言錄》。吁！中材用心良勤

矣。予求其書讀之，挹前賢於方冊之間，緬流風於千載之上，未嘗不撫卷三歎而起敬起慕也。是書之作，能使先正羣公德行文學，雖死而不朽，愈遠而愈芳，其功豈淺淺哉！抑予聞史遷子之作史也，言荆軻徵夏無且，言衛青徵蘇建。他日有操史筆而觀風采言者出，名將徵諸中材云。光緒《宣平縣志》卷一五（以上尹波校點）

林一龍

林一龍，字景雲，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累官秘書郎、崇政殿說書，官至史館檢閱。著有《石室文集》，時稱石室先生。見《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劉公谷記

咸淳四年三月

樂清縣治西南十五里，有劉公谷焉，在湖潢山兩崖間，湮沒滋久，浚儀趙君時訂新疏闢之。壬戌夏，予始至其處。谷口隙地數畝，趙君隨高下築亭廬，雜樹花木，山重水鎖，不知其有谷。必涉足峭峻，群峰導前，疊嶂擁後，目換心移，步武錯忤，梁險而渡，級阻而登，每進益奇，峙者戟列，流者鏡靜。有巨石，狀類欹壁，踞臨潭面，上篆刻「劉公谷」三大字，磨勒精古，令人翫賞不已。其他懸

絕處，往往有昔人題字，皆蘚剥莫能辨。按劉公名默，紹興初爲其邑令，前志謂有惠愛在民，此固其遺跡與！更復深入，凡跣揭所到，披捫所及，掬泉魄石，無不可愛。谷之事既窮，湫之事復始。山左右磔立，如矗旛纛，如立旃壇，中峰遙峙，如兩耳香爐。下即龍湫，環坐其際，盛夏不見暑氣。昂首仰視，巨崖夾起，當一罅天，雲經日絡，風根雨跡，皆歷歷層頂上，而龍不湫居則已久矣。自湫至谷口，匯于五鑊，土人謂水與石鬪，旋流嚙蝕若釜然，故云。嗚呼！方劉公之時，山幽水深，爲其令者得以肆志其間。至其後也，山童水涸，雖神龍亦移而避之，可以觀世變矣。今去劉公百餘載，趙君乃能疏闢於湮沒之後，晦者顯，塞者通，恍然若融結判而清濁分，孰謂物之興廢其不繫於人乎！趙君，尚書郡侯之子，丰神明秀，胸次灑落，無世俗塵土意，其人與景可謂協矣。予是以記之，俾刻之谷中，以貽後之來遊者。咸淳四年三月一日記。永樂《樂清縣志》卷二，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遊蓋竹洞天記

去邑十五里，初從浣紗溪入路，水石深幽，林木茂密，岡勢上下迴鬱。登壠望，見大海、海門諸山綿延紆複，或現或隱，黯然黛色，愈空愈遠。山行又十餘里，乃至洞，皆巖石散峙，荒岡叢巘之中，或跂如列屏，或豎如樹碑，或深廣如厦屋，或峭峻如城壁。最外一大石欹立，循石側下，有土穴斜入，昏黑中，多大蝙蝠，相傳以此爲洞，然幽黯，卒莫究其所至。邑先生湯君達可作記，號爲「蓋

竹山寶光長耀洞天」，引司馬子微說，爲仙人商丘子所治，其事甚異。蓋天地間高深虛實險夷，皆常理也，有高必有深，有虛必有實，有夷必有險。至於大山長谷之間，其顛穴邊隅隈隩，巉刻頽削之形，坎竅窪深之變，皆險中之常也。是四海九州之內，其山谷脉絡窠臼，貫穿盤結，荒忽暗昧，神怪所憑，以爲出沒，若此者何限，亦不必異也。永樂《樂清縣志》卷六。又見《名山勝概記》卷二一，《古今遊名山記》卷一〇。

大若巖記

大若巖者，即石室也，在永嘉郡南溪小源。從郡北江口入，溯流而上，山盤水折，凡一百五十里，有洞狀卷螺，呀立千尺，深窈虛廓，梁陶弘景嘗集《真誥》於此，所謂石室也。山皆從西北來，積天地奇嶮之氣，磅礴糾鬱。或峭衆激，爲芒爲角，爲高峻；或怒自決，爲罅爲龕，爲大竅。而其潰散不可收拾者，又復洩爲飛瀑，卒爲詭石，吞吐變現，感遇凝射，千態萬狀，莫可名數，而《真誥》石室則其精神聚會也。山水俱到衆妙，蓋昔名之曰大若福地者，其說蓋出於道家云。大若巖之外去十數里，又有小若巖，世人類以今文「若」字推其初所以名之者，義皆無當。按古文巖字，其上皆從山，凡字譜中字從山者皆山之貌，像名稱也，而人莫之識者，蓋古字之不傳久矣。自秦變古字以小篆、隸書，法行厥久，風氣浸移，日趨簡便，承訛襲謬，人用其私，蓋今之所謂古者，已非古矣。余

讀古文十二篇《周易》，始得見此字，蓋古文籀字皆如此，因表而出之，使人知自有宇宙則有此巖，自有此巖則有此名，而所以定其名而發其奇者則自余始。《古今遊名山記》卷一〇。又見《名山勝概記》卷二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葛寅炎

葛寅炎，字同叟，號東泉，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咸淳四年進士，官青田縣尉。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五，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九。

三易備遺序

咸淳九年四月

《連山》，包犧先天《易》也；《歸藏》，黃帝中天《易》也；《周易》，西伯後天《易》也。是三《易》也，皆遇孔聖，皆脫秦火，皆厄漢九師也。宋室龍興，五星奎聚，天生大賢於龜馬初出之地，豈偶然哉！余讀《經世書》而知先天之傳在邵子，讀《易傳》而知後天之傳在程子，獨怪夫中天曠千百年餘無傳焉。余尉青田，以王事會水簷朱君於沐鶴溪，公退之暇，出一編書示余，曰《三易備遺》。其推原《歸藏》中天之妙，引之於先天，不見先天之爲先，推之於後，不見後天之爲後，是將合邵、

程爲一書，獨傳有熊氏不傳之妙也。嗚呼！道之興，天也，廢，亦天也，其廢而復興，庸非天乎！孔子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使天不生湯於皇風既邈之後，黃帝之道將無傳焉；不生微子於商緒將墜之初，湯之道獨得而傳乎哉？吾想其抱祭器而來歸也，坤乾之道，已得之宋矣。嗚呼！姬轍之東，茫茫禹迹，知有是書者誰也？宋雖有是書，知有是道者誰也？夫子，商人也，乃獨知焉。嗚呼！天遺商道於商之後，而必使商人知之，是可以觀天意矣。嗚呼！曠千百餘年，朱君何從而知之乎？其聞之邵、程子乎？聞之有熊氏乎？曰：聞之天。時咸淳癸酉四月朔日，後學天台東泉葛寅炎同叟敬書，且繫之以韻語曰：

誰鑿混沌竅，龍馬出澄淵。篤生羲文聖，立極先後天。三三爻所演，兩兩山之連。不假人安排，自有天渾全。咸陽烈焰起，斯文獨不烟。中更九師斷，慘於秦火然。言湮道隨裂，爾來千餘年。皇乎鉅宋興，奎聚五珠聯。天子圖出地，復鍾二鉅賢。門外儼立雪，窩中閑弄丸。數加一倍法，書得七分傳。文後不爲後，羲先不爲先。嗚呼中天《易》，鎖鑰透黃軒。厥數則用六，是爲《歸藏》焉。觀象歷可紀，聆鳳律相宣。芸芸茁九地，終至碩果堅。薛野馱未乳，鼎湖龍已僊。敦哉司徒氏，而把五教權。滔滔祚其海，始達溜涓涓。韜光夏臺出，撥亂南巢遷。執中亦建中，道體無些偏。義禮兩夾持，以此裕我昆。姓別取諸子，世號遞以千。甲庚至丁乙，天潢衍慶源。不幸辛也虐，竟以甲子顛。牝晨艷方煽，太白旗已竿。衣寶炎炎裏，道器俱無存。仁哉爾王子，獨抱祭器奔。想偕此書抱，器完道亦完。有客皓其馬，歸作周之藩。俾食豫土毛，一髮千鈞綿。

不然之宋叟，胡此得坤乾！我知蒼蒼者，寄道於不言。孔也商之人，宋也商之孫。茫茫宇宙闊，斯道萃一門。粵從兩楹夢，寥寥絕韋編。淺者膠於卜，深者痼於玄。固哉房直日，誕矣雄入泉。八工亮圖法，百賈莊肆錢。皮毛太初歷，糟粕一行禪。天窗兩呼吸，誰契希夷眠。極根一動靜，誰悟濂翁圈！邵、程又塵土，河洛空齋漣。翕固張之的，晦乃彰之根。節彼鴈南蕩，氣復合真元。攢青華益卓，湛碧芙蕖妍。石乳膩昏雨，玉紅絢朝暉。孕此古心子，通身太極渾。香和梅月嘖，朱浥花露研。吉凶扣靈蔡，消長聽啼鵲。寂慮那三畫，游神這一環。六十六十四，甲甲卦卦圓。仰接先天後，俯超後天前。中天此中興，亞康節、伊川。問君易何在？庭草翠無邊。《三易備遺》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三九。（楊世文校點）

趙孟何

趙孟何，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登咸淳七年進士第。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

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序

祥興二年

希叟禪師曇公，錚然金釘子。蚤炳炳叢林間，皆曰是力能撐拓吾宗門者。暨四主名刹，力振頽

俗，增耀家法，鉅公碩儒，悉起敬信，雲緇傾服，化行日以東。闍維舍利流珠，得片骸尚知寶惜，則椎拂所舉，其願見者宜衆矣。是錄既鋟梓，江湖以余嘗親近師于瑞巖，俾於篇端托不朽。余惟師之願力，亘劫不泯，會有卒然開悟于展卷間者，若因余言所不能述，以求師之所不容言，是在覽者高著眼。歲在屠維單閼嘉平日，前進士趙孟何謹序。《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二七套第一冊。

（祝尚書校點）

邵 擬

邵擬，咸淳間常州（治今江蘇常州）人。

漫齋記

咸淳五年十二月

趙善言牧舂陵〔二〕，舉廢夷蠹，民以康樂。教令平，訟牒簡，聽事公堂惟謹，過二三刻退，則靜坐讀書，以益仕學。于是作漫齋，以燕息樂天，謂予記之。或曰：此元次山所理，侯以名其室，慕之也。然次山家瀼濱，稱浪士，既仕，亦漫爲官，故得號于人，而次山亦以自謂也。及爲郡治民而政舉，豈漫者乎？侯官居而襲其私，樂有得矣。予曰：士惟安于澹泊，以榮悴爲常，故其行事無牽制，

得伸其奉公行義之心。若懷祿患失，動輒四顧，以圖自全，則民之戚將誰與軫？次山以仕爲漫，茲所以不漫于其職也。今善言公事之餘，端已澄慮，不以外物撓心。至于稟王命，酌民情，則朝夕以思，不一頃怠，蓋善學次山者也。善言少日當受父任，即推與其弟。久之，中儒科，其仕固漫矣。今猶揭而目之，示不忘也。道之賢守，在唐表表者，元與陽先生耳。陽先生道尤高，而趙獨自託于元，志其有感者耳。西原之擾，諸調發牒二百函，人甚困，次山不忍加賦，上疏免百姓所負，及租庸使和市。今之大禮所輸，四邑不足于數，計民產斂之，善言奏除二十萬，其大略相似，惟漫于仕者能之。然次山以是升使客館，善言事聞，上嘉之，詔寓直道山。又以知漫者何遽不伸，而卷卷自營，亦未必遂其私也。咸淳五年十二月日記。同治《永州府志》卷三下。又見洪武《永州府志》卷六，弘治《永州府志》卷八，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九，光緒《道州志》卷一一。（祝尚書校點）

〔一〕善言：弘治《永州府志》作「宣言」。以下同。

全宋文卷八三二七

連文鳳

連文鳳，字百正，號應山，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太學生，宋末嘗從宦。入元，改姓名爲羅公福，與遺老結社吟詩，爲月泉吟社第一名。著有《百正集》三卷（存）。見《南宋文範作者考》卷下，參《四庫全書總目》《百正集》提要。

本書所收連文鳳文，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百正集》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登高賦

天氣清兮高哉，雲溶溶兮四開。絃玉露兮既降，金飈翔兮埏垓。維茲時兮辰良，涉彼岡兮崔嵬。尋幽壑兮邃谷，坐白石兮蒼苔。攀龍山兮逸駕，樹冥冥兮翳霾。矧伊人兮高風，俯同寮兮嬰孩。曠千載兮寥寥，羌渺渺兮余懷。桂芬芬兮椒馨，魂欲招兮不來。邈今古兮宇宙，紛流俗兮喧豗。漂翻翻兮上下，溷汨汨兮氛埃。念浮生兮須臾，復何樂兮何哀！采落英兮盈掬，挹天漿兮如淮。聊自適兮容

與，左持螯兮右杯。歛暮景兮短促，將駕言兮遄歸。醉舞影兮婆娑，歌明月兮徘徊。《百正集》卷下。

獨居賦

藐吾生之若浮，寄流光之過隙。撫景忽以西邁，倚長風而抱膝。時會運之相禪，窅洪濛而莫測。揆余初兮無爲，奚終罹以憂戚？謾晝短而夜長，羌天寬而地窄。能虛己以游世，非達觀其疇識？此長慶翁所以叩至順於香山，柴桑子所以賦歸休於彭澤也。嗟乎！蟻戰蝸爭，紛紛詐力。魚追獸奔，汨汨形役。以靜觀動，由今視昔。流芳胡馐馐乎尼父？遺臭胡昧昧乎盜跖？奚是奚非，害喪害得。孰若委道化以樂天，泯識知而順則？託信宿於蘧廬，假夢寢於槐國。如斯可以爲無懷之民，游葛天之城也。因論夫俛仰之間，貿貿陳迹。自其以人勝天者觀之，則彊弱小大或得以紊其常；自其以天勝人者觀之，則富貴貧賤亦各順其所適，非天之不可必乎！光風韶春，好天良夕。持白雲以怡悅，酌明月而幕席。隨坎止而流行，付盈虛與消息。善葆練以餐和，對爐熏而讀《易》。《百正集》卷下。

虛舟賦

汎彼中流，其名曰舟。遠可以涉，深可以遊。伊誰爲之，有熊氏作。如鳥斯飛，如馬斯躍。彼誕

而迂，其名曰虛。若盈而竭，若有而無。伊誰爲之，太空是侶。奚放奚歸，奚涯奚涖？我有虛舟，不纜不維。篙不可設，柂不可施。其材孔良，其質孔厚。般、輸顧之，吐舌縮首。匪樓而高，匪鐵而堅。李、郭升之，儼若登仙。放乎巨浸，泛無所著。係之頽岸，淡無所泊。萬斛匪重，一葉匪輕。東西上下，不戛而行。颶風橫江，弗震弗擊。惡浪排空，弗覆弗溺。昔有孟明，濟河自焚。賈勇作氣，敗北晉軍。繼有公瑾，蒙衝鬪艦。天與一炬，曹師破膽。勝則權歌，負則楫摧。一喜一戚，往來於懷。喜者患得，戚者患喪。孰若吾舟，從吾於浪。利污吾網，名玷吾罾。有鼈可庖，有魚可羹。暮雨朝煙，草衣蒨笠。日出而出，日入而入。萬山夜行，一笑當空。山河大地，在吾舟中。此時觀之。非舟非我。心焉如灰，形焉如槁。適有漁父，鼓枻而歌曰：月白兮風清，雲淡淡兮水泠泠。子亦知夫月之所以明，風之所以生，雲之所以作，水之所以行乎？吾將與子汎濫乎寬閒之野、廣莫之濱。余歌而答之曰：寬兮閒兮，天地之間兮；廣兮莫兮，天地之廓兮。嗚呼，天地亦不過其如是！《百正集》卷下。

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久不行於天下，吾道一脈，綿綿延延，至於今不廢，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不幸而不得其人，雖存猶不存也。嗟夫！學校之設其來非一日，漢、晉、魏、隋之間，始有學校官，有

州博士，有經學士，掌以五經教授，繇是教授之名始立。名正、錄者，其又何始乎？安定胡先生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後以上舍、內舍充。及三舍興，始置官如學官之例。然則凡學之正、錄，殆昉是而設也。雖然，是可以倖得哉？始也群試於學，月書而季攷，釐積而分累，校數歲之中，第其最優者升之州若府，州若府然後出是命焉。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向也謂之職，今以官名之；向也得之州若府，今以省命之。是選不爲不重矣，然而不以道藝，不由科目而來，往往技術之流與夫彊有力者得以居是官，可歎也已。成都苟厚夫無技術之可挾，無彊有力之可恃，然觀於今世之材之能，如吾厚夫者亦不多。其人曩任松江學錄，以恭敬事上官，其於朋友則謙以和。其於講課也，切切惓惓。三載攷績，官箴無曠。今也授以昌國學正，蓋不過循級而進，俾竊升斗之祿，得以便朝夕菽水之奉，非厚夫本志也。柰何力有所不逮，技術有所不及，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吁，亦可歸之命也矣！然吾聞之，昌國多有材士，風俗亦不惡，廩稍不敵他學之萬一，幸而不至乏絕。大凡士君子以道自任，無一毫妄求苟欲之心，何往而不可焉！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有孫秀才者來謁，公贈以錢，則以母老無以養爲辭。公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於是大喜。今君誠能委於命，安於學，月取三千以歸養其親，安知他日不爲孫泰山也？厚夫勉乎哉！是行也，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爲難，而惟母老是懼，余姑借是說以寬之。《百正集》卷下。又見《南宋文範》

卷五一。

送吳子敬序

釣臺，嚴之佳山水也。子陵先生耕於是，後之人堂而祠焉。祠之者，敬之也。今名其所曰書院，以山長名官，固將以此處當今之士，亦所以重祠事也。吁！先生隱者也，而使仕者居之，恐非先生意也。然而先生有言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政欲使天下仕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不失其要領者也。松江吳子敬，端友也，不汲汲於仕，從吾學聲律二年，以文字往來其閒者又四三年，由是學益進，文日益工，而略無一毫侈然自足之態。每告余而言曰：「仰事俯畜，非某所憂也。倘能屏去俗慮，無所介介乎其中，則杜門讀書足爾。」今子來長是山，雙臺相嶽，群樹茂植，錦峰繡嶺，清麗奇絕，是造物者以讀書之地假之也。若夫廩稍之虛實，生徒之衆寡，固皆無賴乎此。然以有所挾之材而置之寬閒之野、廣莫之濱，惜夫！雖然，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日之仕、今日之學，其於遠且大者，若稼而穀，圃而蔬，其方來未艾也。吾故以要領之言贈吾子，子敬其勉諸！《百

潛谷說

余生平讀孔氏書，晚年遠公輩招入白蓮社，社有孫一之者與焉。一日孫子出手卷名曰《潛谷》，求予詩。予觀其自叙所以名之之義，因語之曰：「山，谷也，水亦谷也。子獨不觀老氏之說乎：『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谷也，乃人身中一虛空處，與儒家所謂腔子相似。朱文公曰：『谷之虛也，聲達響應焉。子惡知乎谷之爲彼耶？又惡知乎谷之非此耶？子學儒者，曩也舍儒而學吏，今也舍吏而學佛。又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皆出老莊。今子讀佛氏書，誠能參以老氏之學而有得乎潛虛之道，將見子之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谷之義大矣哉！諸君長篇短什，賦咏盡之矣，余不能詩，敢借老氏言以爲之說。《百正集》卷下。」

學魯齋記

錢塘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遊杭類，君居前廡，與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奎文斂耀，芹藻無香，君於是閉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讀書之齋曰「學魯」，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笑曰：「異哉，奚而名也！父字以強，子教

之魯，何勇於己而示子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魯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魯，魯之似者也；周勃之魯，魯之真者也。夫以椎魯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顏、曾爲首稱。顏有得乎愚之如，安知曾不得魯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學之，教真乎？學似乎？」強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爾。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薄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心，子其得之矣。」烏乎，強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謙於己，恭以待人，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魯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懋於詩，篤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曾子已矣，是亦曾子已矣。《百正集》卷下。

四望亭記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釋者曰：人君所乘之馬，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不能使也，瞻望四方，蹙蹙然無所馳騁。烏乎，此刺詩也！方今乾坤清夷，風雲際會，氣類感召，人材翕合，殆非《詩》之所謂云爾。真定高君章業儒吏，由吏而仕，官水監，急流勇退，沐於家。家之側買地數十弓，更創一亭，爲棲息之所。左右引水，翼以池沼，疊石

前後，樹以花木。琴棋圖籍、筆牀茶竈，次第於其間。落成之後，觴客賦詩，相與慶斯亭。客曰：「快哉！曠瞻遐眺，上下四方之宇盡在是矣，名不虛得也。」主人哆然大笑，曰：「噫！是不然。東望太山，虎豹居之；南望黃河，鼃鼃魚鼈生焉。函關據其西，大海坐其北。江濤如許，人物眇然，吾之所望者在此不在彼也。」客悟曰：「向也子由之謁魏公也，亦曰於山則見終南，於水則見黃河，於人則未見韓太尉。然則亭之名，詩之意也。烏乎！子老而致仕，猶將以此望天下四方之人材，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於是主人與客盡醉而別。真定距杭不下四千里，遠以書來，述乃事與客之言乞余文，於是而爲之記。《百正集》卷下。

冰壺先生傳

先生蔡州人也，姓蔡氏，不以名字語人，故人皆以氏稱之。其先爲周諸侯，子孫因以國爲氏。後之種類蕃滋，姓氏不一著。先生性樸素，淡然無欲。且善與人交，自王公至於庶人，莫不親愛之也，先生亦不以貧富貴賤厚薄之。昔孔子往見之，必齋如也；顏子與之處，不如葷者三月。嘗過秦，秦大夫逢氏子患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享香以爲臭，嘗甜以爲苦，留先生於門，三日不得見，及與之語，卒不入。終其身而不相遭者惟逢氏一人而已。及遭蘇峻之亂，干戈蹂躪，辟地江南，舍於陶公之圃。會太尉庾公來奔，陶公素雅敬之，爲設供饌。太尉入見，矍然而驚，恍然而失，良久曰：「百姓

流離，歲且大饑，卿獨無恙乎，吾不患其無遺種矣。」相與於邑而別。自是先生退居田園，無出仕志，日與陸葵、黃菁之徒往來山谷間。天子聞其材，欲屈不能致，乃遣小黃門賜以八珍之食，復命宗室貴戚出五侯鯖餽之。先生毅然作色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遂辭讓不受。晚年尤喜浮屠，信道術。一日往適市，市有老翁賣藥，挂一壺於肆，市罷輒入壺，人莫之見。先生於樓上覩而異之，因奉酒果以往，請學其術。翁與之坐壺中，盡飲而出。先生由是頓悟，息心屏慮，斂迹匿形，深扃固閉，出入食息必以時，盎無升斗之儲，惟蠶鹽是奉，故以冰壺之名自號。同郡有劉伯倫者，性嗜酒，無以檢束。一夕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朗，殘雪未消，不遠秦楚之路而踵先生之門。先生愛其知己也，倒屣出迎，延之上坐，開樽而飲，擊缶而歌，乃出石崇所作韭萍蠶一品與之咀嚼而去。當時王愷富傾天下，驕淫侈靡，方且歆慕健羨，想望其風味而不可得也。宋太宗皇帝嘗於經筵中命蘇易簡講《文中子》，至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舍糗之說，因問食品何物最珍。蘇公侈談先生韭萍蠶之美不絕口，且謂上界仙厨鸞胎鳳脯殆不及此，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而竟未果。太宗笑而然之。余嘗經遊蔡地，過其廬，見其二子焉。長曰蔬，幼曰藪，豐姿秀美，卓然有祖風，不知其爲幾十代孫也。二子相與言曰：「吾先公利足以濟人，誠足以通神明，家世寒微，史失其傳，不獲遇於蘇公，命也，後之世將無傳焉。」余感其言而語之曰：「經不云乎？『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子誠能守先公之道，勿替其家聲，子不求知於人，人自求子矣，何患乎無所傳？」二子聞言，喜而退。余故爲之補傳，以成蘇公之志云。

贊曰：先生之美，溢人脣齒；先生之德，清人胸臆。非玉而珍，非冰而清。宗廟享之，敦素而行。子孫保之，甘旨是承。肉食者鄙，爾羶爾腥，又安得與之而爭名？嗚呼！富者不可保，貴者不足恃，惟澹泊之士無窮，信哉！《百正集》卷下。（以上刁忠民校點）

汪元量

汪元量（一二四一——一三一七），字大有，號水雲，臨安府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善琴供奉掖庭。德祐二年恭帝降元，元量隨三宮入燕，多歷年所，後乞爲黃冠還錢塘。元量又工詩，著有《湖山類稿》（存）、《水雲集》（存）。其詩多慷慨悲歌，大凡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嘆之狀，皆備見於詩篇，故當時聞人多推爲詩史。見《南宋書》卷六二，馬廷鸞《湖山類稿跋》等。

故舊送行詩序

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束書告行，此懷愴然，定知夜夢先過黃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爲贈。他時海上相逢，當各說神仙人語，又豈以世間聲律爲拘拘耶？《宋舊宮人詩詞》，知不足齋叢書本。

自題西遊詩後

余自丙子從三宮如燕，又一年，捧香下五嶽四瀆，入青城，過南嶽。俯仰之間，不能自嘿，斐成鄙語，以紀士風，非曰能詩者也。然古人爲詩在乎得句，不在乎多，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足矣，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字足矣，奚以多爲？今余所綴是編，繁落亦甚，倘郢匠不縮大手，削而正之，又幸矣。《永樂大典》卷九〇九。（以上刁忠民校點）

蕭山父

蕭山父，理宗時人，曾登進士第。見民國《吉安縣志》卷六。

忠義祠記

耆老談及己丑事，未嘗不爲蕭君擊節，不知當時如陳都統者愧死否？方峒丁儼囂，燬我邑廬，巖戰谷搖，魚奔鳥潰，蕭君獨能奮不顧身，召義勇，爲鄉井金湯請戰，以身舍矢如破。嗚呼！忠義之

心，人孰無之，如蕭君則獨能爲陳之所不能，向非以一矢殲厥渠魁，則其猖獗叵測，豈獨一西昌受其毒哉！當時之歿於兵刃者，蕭且廟祀之，使忠魂義魄有所託，其用心誠仁矣。是以英氣聚而爲靈，猶能託夢於數十年後，而嗣子又克承其志，蕭之靈其與諸忠義俱不泯矣。嗚呼！宇宙茫茫，風塵眯目，若得蕭君者落落數十輩，支虛爲實，骯弱爲強，力戰於原，死守於鄉，則天下事猶可爲也。余將瀝齟血、醺杯酒，招張睢陽、顏平原、岳武穆、劉順昌，告之以天下之大義，使蕭君血一指以從其後，其有知乎！余爲記以勸方來之蕭君，以愧後來之陳都統者。民國《吉安縣志》卷六。（尹波校點）

吳 綺

吳綺，景定中爲太學生。

以彗變投匭上書〔二〕 景定五年

雷霆，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隨明。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示變，已渝旬浹月，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思也。《齊東野語》卷一七。

〔一〕此書爲吳綺、許求之等同上。

鄉飲酒禮序 〔二〕 大德四年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黃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詳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刻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巖溪趙公師恕曰：「此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衆，一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宦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巖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綺方羈紲，與今詔禮陳仲堅皆以互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俛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鹿鳴》、《四牡》之歌，絕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旬宣來閩，雅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綺叨分教席〔三〕，奔走豆籩，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間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緝熙之典。此則履而知

之。居無何，官有助禮之徵，迺告之奉使今江浙行省右丞，公愀然曰：「鄉飲，古禮也，免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繇是懲羹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今平章定齋高公開閩省日，躬蒞泮宮，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席，式燕衍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嘗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謙視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內鳴道是邦。二公以蓬山之典刑，沂雩之宗派，南來文肅之鄉，首示敬肅之訓，浮風一盪，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次講禮于學之養源堂，壹是以勉齋之禮爲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聿觀盛典，丕克用懌，儀文於粲，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席之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故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贊臺閩宣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比有記，諸同志俾綺筆受。固辭弗獲，僭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息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

《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據《永樂大典》所云，本文摘自《吳綺文集》。按本文所叙年代、事實，則綺與黃榦同里，即閩縣（今福

建福州）人，淳祐中趙必愿帥閩，綺方爲幼童，則知與景定上書之吳綺年齡相合。惟宋人同名同姓者衆，未敢遂定爲同一人。姑收錄於此，更俟詳考。

〔二〕席：原作「度」，據文意改。

傅可宗

傅可宗，隆興府進賢（今江西進賢）人。南華山道士。

宋故高公巽巖先生壙記

咸淳九年十二月

先師姓高氏，諱養素，字浩然，隆興之進賢人。厭塵緣而樂清致。怡菴黎師侯先生開山南華，舅氏李公善時實其師孫。徒弟涂應祥、傅利正，先師從之游。南華山壁立高峭，無常住容衆，觀宇亦且湫隘，骨凡不仙者實難居之。李公善時與先師經營新塘，思欲爲改創鼎新南華計。後遂所圖，創立棲真樓觀、藏殿，廊廡寮舍，應于器用，靡不齊備。惟真君殿拘於年月，未能新之。先師又爲觀宇可以容衆而不可無常住，於景定庚申年，復以陸氏油燈之資營置洪、撫田畝，早晚計十二碩有餘，撥入爲常住，使晨鐘暮鼓，可以安座而食。先師壯歲辭家，學業不深，而天性明達，喜教徒弟讀書，常以怡

菴乃其師祖，而不能繼其學爲恨，故遊謁士大夫之門，多與進之，作詩惠之者皆板行世。藏殿之側，創私寮，匾曰「畊道堂」，所居之室曰「巽巖」。晚歲以興崇道門爲愜意，故放懷杯酒。正期□□□而
以疾逝，嗚呼痛哉！先師生於嘉定乙亥，卒於咸淳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八。以治命附葬
於祖師李公之墓側，泣血以紀歲月云。時咸淳九年十二月庚申日，徒弟傅可宗、李椿老書。誌石藏江
西進賢縣文物管理所。（陳柏泉校點）

王埜翁

王埜翁（一二四〇——一三〇〇）字太古，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幼好兵書，不屑于學，後徹
悟，閱經史子集，考制度曆數，潛心《易》學，爲一家之說。入元，江浙行省委以鎮江學正，不就。大德
四年卒，年六十一。著有《見易篇》、《周易分注》等。見方回《王太古埜翁墓誌銘》（《桐江集》補遺），弘
治《徽州府志》卷七，《經義考》卷三九。

見易篇序

嘗觀於《易》，意契杳茫。見九宮宗五，四象數藏，參伍錯綜，離合縱橫，濕燥草木，逆相制形，

以觸萬彙，蔑往不通。則知伏羲畫卦，河圖是放。《乾》《兌》下重奇，太陽金生；《艮》《坤》出水數六，太陰爲祥。故天多於南，川澤旁注，崑崙亥地，地厚朔方。《離》《震》少陰木之子，《巽》《坎》厥父火少陽。故大明未徹，陰解雷行，陽破涼風，月孕西光。是曰先天，爲《易》鉅綱。又見洛書，出數十五，五位得合，生成族聚。金火變至，涼秋炎夏。《周易》擬之，男女當柄，父母以老遜于野。《坎》降《離》生，中氣遂執子午。左兄司木，春生陽初；右姊秉金，秋殺陰末是取。《巽》以陰萌恒隨雷，《兌》以重剛不違父。《艮》累則坤，胖媿中土。對峙寅申，食水寢火。消息五行，四序順布。是曰後天，洛書爲祖。何漢孔臆說，亥豕魚魯；二劉附和，交肆慢侮。綿歷千五百歲，有如日月弗覩。我雖顛蒙，獨不喻於洛龜河馬，於是詘衆說，復本文，作《見易》，紬聖言。證今質古，沿委溯原，一逆一順，體用彪分，方圓斜豎，同《易》門戶。不顧鬼責人，非爲《易》雪冤。雜誌墻屋，語遠於煩。爰總厥旨，以詔後昆。亦足娛樂，何必後世子雲！《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四。又見《經義考》卷三九。

周易分注序

傳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說《易》而不以象，捕風逐影者也。先儒取象拘於《說卦》，殊不知《說卦》出河內女子所獻，與僞《泰誓》並傳，得失相半。先師文公曰：

「《易》本爲筮作。」其曰「皆依象數，以斷占吉凶」。愚今倣諸經爲儀、象、卦、爻，所用例，象數大略可知。其取象有取用一畫之儀者，有取用二畫之象者，有取三畫之卦及互體、積體、覆體者，有取六爻之位者。傳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互體、積體、覆體之所由寓也。觸類而長，於《易》煥然。且彖辭、爻辭各有象占。有象無占，占顯於象，有占無象，象顯於占，通變而觀可矣。《經義考》卷三九。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四。

讀洪範五行

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爲天地，以先後爲一二。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土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爲質。語其成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爲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後之序爾。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呵而雨，啗而涎，悲而泣，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搏持則凝，故木次之。俄而堅強不撓，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備，相與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

以有成，故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爲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爲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爲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爲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爲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積一二三四之數而爲十也。《新安文獻志》卷三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八三二一八

宋度宗 一

宋度宗趙禔（一二四〇——一二七四），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理宗無子，入爲嗣。淳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啓，以皇姪授貴州刺史。七年正月授宜州觀察使。九年正月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立爲皇子，改賜今名，授崇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封忠王。五年十月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六月立爲皇太子。五年十月，理宗死，受遺詔即皇帝位，改元咸淳。耽於酒色，以賈似道有定策功，授太師，遂專制國命，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由是朝政日壞，邊事日急，無敢言者。咸淳九年，襄陽、樊城相繼爲元兵攻陷，朝野震恐，國勢益危。十年七月卒，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見《宋史·度宗紀》。

追復濟王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御批

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丙戌〔二〕

予惟章聖嗣統之初，復秦王官爵，蓋太宗意，而章聖克承之。故濟王生前之官，先皇已自追復，而有未復所贈官爵，乃留以遺之後人，即章聖踐阼贈秦王太師中書令之典也。所當繼志，以慰永懷。

可追復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目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咸淳遺事》卷上，粵雅堂叢書本。

〔二〕年月日據《宋史》卷四六《度宗紀》補。

令學士院降制加嗣榮王兩鎮恩數御批

景定五年十一月

恭稟慈訓，先帝嘗欲照故太師、崇獻靖王加兩鎮恩數于太師嗣榮王，治命不可違也。令學士院擇日宣鎖降制。《咸淳遺事》卷上。

嗣榮王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制

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丙戌

朕初紹丕圖，恪遵慈訓。《棠棣》孔懷之愛，仰沐先皇；《行葦》內睦之仁，孰加叔父？撫紹熙一時之令典，有憲靖拜節之殊榮。曩友則其兄，恩未酬於素志；今言猶在耳，事爰屬於眇躬。如對咫尺，用孚羣聽。具官與芮聯暉皇極，□□總磐。元王帝弟之最尊，多閱理義；河間宗室之大雅，獨備溫文。厚叙親賢，時維昭著。聳民瞻之赫赫，莫重建旄；訓公族之振振，有華襲爵。式相好矣，禮亦

宜之。粵于宅揆之初，追感盡倫之義。承而弗德，望而弗至，惡乎用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庶幾達孝。況承治命，具有舊章。是用端策涓辰，揚庭渙號。衮衣赤舄，仍冠槐司；寶甲琫戈，加崇將鉞。膺組不移于泮水，新麾增煥於雲安。順考邦彝，三公乃兼兩鎮；特優宗老，累朝不過數人。併衍爰田，申陪真食。敢望馭貴，惟以篤親。於戲！稽漢制之兼郡連城，用彰殊禮；慨唐宗之大衮長枕，能不愴懷？式示蕃釐，以綏茂渥。可特授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大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咸淳遺事》卷上。

訪故相程元鳳手詔

景定五年十一月

以予冲子，方纂紹於丕圖；作我先生，用疇咨於故老。睠言舊弼，光輔慈皇。道本含章，有大臣之德度；智能密察，燭庶事之幾微。昉此聽臨，加之諏度。朝章國典，豈無昔者之已行；邦本政源，亦有今焉之急務。虚心以訪，展意無遺。念昔忠臣，志不忘於藜藿；矧如碩輔，識蓋洞於蓍龜。尚期告我后之嘉猷，亦可追先帝之殊遇。昨日覽程逢辰申狀，所謂留戍大理者太半物故，自大理出漢，合是驅擄諸蠻以爲之用，饑困死傷，已非初年之比。若能協心，未有不成擒者。今蜀兵單弱可知，近聞人言，去相令黨人行賄於要地，其謀甚密。尤煇常對人言，當權之人大開納賄之門。此指諸而言，卿有所聞否。二十二日申時。《明良慶會》卷上。

蠲歲貢詔

景定五年十一月

京師，諸夏根本，民氣宜紓。先帝罷諸行，厚之使弗困也。嘗云：帥、漕兩司，既無科抑，難應供需，他日必有復爲民病者。除祖例內庫窠名外，合蠲近例歲貢，以補助其乏闕，然後可以責其不病民事。惜未行。所當繼志，以副先帝培護根本之意。《咸淳臨安志》卷四一。又見《宋史記》卷一四，《南宋書》卷六。

答常懋請爲濟王立後御筆

景定五年十一月〔二〕

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尚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即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齊東野語》卷一四。

〔二〕十一月：參《宋史·度宗紀》補。

即位改元詔

景定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辛丑〔二〕

皇天眷祐下民，而作之君王者，改元視始而正其本。朕以菲質，獲承至尊。罔不在初，永爲嗣德之義；悠未有艾，益謹繼繩之謀。蠲貢式以清化原，施曠恩而導和氣。內則收召衆正，以立邦家之基；外則撫循三軍，以固封疆之守。期底甯於方夏，用固愆於成功。率循舊章，靡遑他務。將更端於嗣歲，因改曆以紀年。永惟冲人，祇適丕憲。奉顯謨而纘服，實同英廟之初；躬達孝以盡倫，爰法壽皇之制。況咸平、淳熙之際，皆泰和極盛之時，乃輯嘉名，式新紀曆。庶幾咸樂利而致天下和平之福，一風俗而延運祚長遠之休，嘉與咸生，共陶聖化。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爲咸淳元年。《咸淳遺事》卷上。

〔二〕原繫于十月，今從《宋史·度宗紀》。

戒臧吏絕貢羨餘詔

景定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壬寅〔二〕

朕嗣臨大統，承保先帝受命，民爲邦本所關，務先惠養。惟郡國貪殘之吏，舊染于習，繭絲之

取，不盡不止，痛哉！甚者矯虔奉貢，稱曰羨餘，此又借公上之名，以甚其毒者。我朝自藝祖乾德之詔，列聖守以爲家法，朕用寶之，以警無良。繼自今如贓吏之罪無所貸，敢有修貢羨爲名者，以盜贓之罪罪之。《咸淳遺事》卷上。

〔二〕年月日據《宋史·度宗紀》。

王應麟除行秘書著作佐郎制

景定五年

書省有位，非元元本本殫見洽聞者，不得與於斯文也。爾應麟精筆妙墨，蚤擢詞科，記事纂言，見謂博識，文采炳蔚，學殖深長。讀中秘書，既竝游於東觀；攝名表印，嘗草奏於南宮。序遷史筵，益觀□筆。緬懷元豐更官初，皇祖大訓，以爲非蘇軾不可，茲豈直取人於詞藝間哉？尚企前修，益培遠業。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轉朝奉郎制

景定五年十二月

生民立君，故尊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阼之初，是人臣委質之始，粵

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爾勞。《深寧先生年譜》。

諭群臣詔

咸淳元年正月一日

予以寡昧，嗣承基緒〔一〕，懼德弗類，以爲憂危。永惟古今天下治亂何常同，道同事因，各有攸召，然未有用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泰》《否》二卦，著此審矣。要其所以爲泰否者，特小大之一往一來〔二〕，陰陽之一內一外，其機甚可畏也〔三〕。今予初服，正《書》所謂「自貽哲命」之時。曰「自」云者，夫豈階于外哉，是忱在我。惟有愛護善類如元氣，屏絕儉壬如邪沴，庶幾自貽之道〔四〕。因念我朝以賢立國，自咸平作興培植以來，大者光明俊偉，小者靖共豈弟，數世流衍，邦家尊安，非熙豐而後一起一仆，汙爲姦慝所勝，長治可也。逮至孝皇，尤爲篤意，由乾道及淳熙，彬彬輩出，號爲極盛，不惟在上者爲人物之依歸，而在下者又爲儒學之表倡，正人正道，相爲彪炳。雖紹熙、慶元、嘉定間猶用之不盡，又皆此時涵養之功，治象於此可以槩見。予荷豐芑貽謀之澤，環視在列，罔匪俊彥，實先帝柬拔以敷遺者，若不待夢寐以求〔五〕，則澗阿空谷矣〔六〕。繫爾服休服采之臣，尚體予志，必保固凝聚無遐心，必搜采薦達無隱情。必主于立政而毋專于立名，必勤于相規而毋至于相厲〔七〕。使根植壯而有益蕃之望，氣類合而無可乘之隙。聞風于下者，皆知今日杜群枉之門，開衆正之路，莫不懷忠信、礪廉隅以待舉，而士大夫之習爲之丕變焉，是亦正人心之一機也。審爾，

則奚愧于咸淳之紀元？可方二祖之盛際，惟予以懌。《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咸淳遺事》卷上。

〔一〕基緒：原作「基業緒」，據《咸淳遺事》刪。

〔二〕特：原作「時」，據右引改。

〔三〕畏：右引作「危」。

〔四〕貽：右引作「治」，疑是。

〔五〕以求：原作「乎」，據右引改。

〔六〕則：原無，據右引補。

〔七〕「必主于立政」至「毋至于相厲」句，右引作「必期于立政而不習於立名，必勤于相屬而不致于阿附」。

答呂文德乞歸田里奏詔

咸淳元年正月六日丙子〔一〕

省所奏乞歸田里事，具悉。昔周元臣年九十，猶秉旄鉞；晉之宅牧上流者，臨邊四十載。威信以久而益孚，勲績以久而益茂。睠我貳公之彥，夙隆方面之功。定江漢以告成，兼益荆而用武。臂指列屯之聽令，精神千里之折衝。朕每謂賢于長城，卿乃曰未能保障。馮異不伐，雖嘉陳誼之高；方叔壯猷，難徇遜能之謂。秋防伊邇，勉爲朕留。所請宜不允。《咸淳遺事》卷上。

〔一〕日次據《宋史·度宗紀》。

答呂文德復上表辭少保批答

咸淳元年正月

卿七年分閫，一忱爲國，此予所深知也。近師相奏卿又結約成都之叛將，及勦除大理之殘寇，疇昔之忠貫日月，功高古今，逾隆而逾著矣。安危係于一身，其可言去？來奏卷還，宜體眷意。《咸淳遺事》卷上。

呂文德乞罷少保歸田里答詔

咸淳元年正月

覽奏，能體予諭，不復以護送先帝靈駕爲請，且爲寬顧是圖，備見憂愛之切。亞保之除，予嗣服之初，禮貌舊勳之意。比已專使將旨，諒已深悉。《咸淳遺事》卷上。

褒諭賈似道詔

咸淳元年

惟沖人之涼菲，倚師相以經綸。游秉台衡，益隆朝棟。篤前人光烈，作周孚先；暨乃僚同心，惟說納誨。資良猷之忠告，慕慶曆之盛時。欲推車之必行，若和羹之相濟。此開忱布公之道，而集思廣

益之規。顧機務賢勞，或俾當于謁告；則疑丞佐列，宜無廢于在朝。嘉歎昌言，亟從來請。《咸淳遺事》卷上。

賈似道歸私第促還朝御筆

咸淳元年

予夜不安枕，未明求衣，專俟師相歸，處分萬幾之事，今茲三日矣。所降諭旨，今差牟源，用致予意。勉促師相速回，宜諒深衷，毋事臯緩。《咸淳遺事》卷上。

賈似道歸私第再促還朝御筆

咸淳元年

師相鎮安區夏，綏撫生民，怡然泰和之世。今師相舍機政而歸錦里，誰與予膺鎮安撫綏之任？此豈泛泛悠悠？越日與時，從臣猶未有的回之報，更命陳昉親行，代予勉諭師相，速還朝堂。至意所在，幸冀矜體。《咸淳遺事》卷上。

賜賈似道御筆 咸淳元年

師相盛烈元勳，允合維垣之顯拜；高懷雅志，今因宅揆而力辭。陳請甚堅，執謙難奪。予惟成王初政，方有賴于經邦；周公爲師，曾何嫌于作輔。至勤累疏，再徇陳辭。雖重拂于予衷，然愈成于厚德。姑仍舊品，益壯賢猷。式慰仰成，彌深嘉歎。《咸淳遺事》卷上。

賈似道辭太師御批 咸淳元年四月〔一〕

公袞來歸，朝紳迎候。羣臣有請，宜遵仁廟之舊章；師相力辭，且援先朝之近例。欲成謙志，宜徇忱辭。《咸淳遺事》卷上。

〔一〕原未注明年月，按《宋史·度宗紀》及《宰輔表》，賈似道除太師在四月，此御批亦當在此月。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詔

咸淳元年四月

勅光祖：省所奏乞畀叢祠事，具悉。卿曩事先帝，爲股肱臣，簡注不忘，起之家食，重付北門之管，屹爲長江之防。曾未幾時，龍湖僊去，所留以遺予冲眇者，一二臣外，尤藉卿以寬顧憂焉。昔人有卧總留臺者，豈得遽以疾諗乎？如云滿歲，漸欲引年，茲固未可爾。其體眷倚，益懋壯猶，是亦卿所以報先帝之遇也。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

定建康志》卷三。

賈似道依前太師鎮東軍節度使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御

批

咸淳元年五月十八日丙戌〔二〕

賈似道援引故事，毅然去國，極力勉留，累疏懇切，渡江歸里。其以數從臣宣召者亦既至再，親筆由庚置往者日不下六七，端殿從臣朝列今已八遣。回闕之期未聞，納祿之請隨至。所賴師相力勉陳請，又必以得祠爲期。予亟欲師相之還朝，姑爲雅志之是徇。可依前太師、鎮東軍節度使、魏國公、

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令學士院降制。《咸淳遺事》卷上。

〔二〕年月日據《宋史》卷二二四《宰輔表》五。

賈似道再拜右丞相御批

咸淳元年

師相忠存體國，志切愛民。比造闕庭，來游經幄，國勢底定，人心翕孚。予惟機務不可以久隳，朝野僉期于再入，合延新命，嚴肅具瞻。師相可依前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仍加恩，令學士院日下宣鎖。《咸淳遺事》卷上。

方逢辰轉朝散大夫誥

咸淳元年六月一日

敕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方逢辰等：生民立君，既尊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祚之初，亦爾羣臣委贄之始。粵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爾勞。方逢辰可特授朝散大夫、行尚書司封郎官。《蛟峰外集》卷一。

建理宗皇帝顯文閣詔

咸淳元年六月十八日乙酉〔二〕

朕惟理宗皇帝在宥四十一年，垂休億萬餘載。日務緝熙之學，天開經緯之文。泝道統於洙泗之前，崇理學於伊濂之後。鏗鏘韶濩之作，昭回雲漢之章。自惟冲人，獲承先訓，凡厥心侍之要，得於面命之餘。堯曰大哉，彰「煥乎其有」之美；文所爲也，形「於乎不顯」之詩。寶閣功成，奎文具列。用體《中庸》之垂教，以昭《下武》之繼文。其閣恭以顯文爲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以待儒英，式彰鴻烈。著在令典，用飭攸司。《咸淳臨安志》卷二。

〔二〕原未繫日，據《宋史·度宗紀》補。

方逢辰除司封郎誥

咸淳元年六月十五日

敕朝奉大夫方逢辰。記有云：「好賢如緇衣」，以其改爲改造不替夫善善之初心也。爾逢辰先朝倫魁，植學有淵源，立朝有本末，氣節端亮，議論激昂。疊昇州麾，屢造省戶。雖有滯南之嘆，彌殫拱北之忱。爰以勳曹，致汝班列，是詩人之意也。肆酬嘉庸，尚有顯序。可依前朝奉大夫、特授行尚

書司封員外郎。《蛟峰外集》卷一。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二詔

咸淳元年六月

勅光祖：省所奏乞畀祠廩以便養痾事，具悉。維周之隆，率東諸侯者以六師申豫防之戒，報誥則曰：爾身在外，心在王室，上下交修，用答揚光訓。訪予落止，亦惟股肱宣力之臣，追先帝殊遇，治于閒暇之時，作周匹休。卿有方叔克壯之猶，膺畢公保釐之寄，以國爲家，以民爲身，其可屬負茲而忽徹桑土？商飈寢勁，江防爲先，惜分陰以護風寒，精神折衝，徒得卿重。從容裘帶，斯可養恬。無棄爾成，懋乃攸績。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三詔

咸淳元年

勅光祖：省所再上奏乞祠廩事，具悉。周經營江潁，必召伯之有成；漢餉餽關中，惟鄼侯之專屬。師旅以暇而整，威惠以久而孚。卿雖三命於居留，今甫踰年之宅牧。我戍未定，靡□歸聘，寧不永懷舊人？遠省知若勤，豈宜易退？閩寄不可數易，疆事毋恃不來。與其慕赤松之從游，孰若勉干木

之偃息？曷爲滄奏，未燭予衷。不剛不柔而德修，足食足兵而民信。典聽朕咨，圖功攸終。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王應麟除著作郎制

咸淳元年七月

昔神宗謂著作郎非蘇軾不可，聖眷厚矣，然軾未嘗一日安其位。其爲名表郎、爲翰林學士，則皆元祐初年也。爾種學績文，遂登朝列，今由少著升大著，且一日盡踐軾所居官，望爾厚矣。其益以軾之文章節義自勉，以稱予意。《深寧先生年譜》。

禁掊克田租詔

咸淳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丁亥

有司收民田租，或掊克無藝，監司其嚴禁戢，違者有刑。《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溫嚴等州陞府制

咸淳元年八月

勅門下：朕嗣宅丕后，誕保受民。皇天全付有家，敢怠繼承之敬；乾元首出庶物，聿懷潛躍之

初，念聖考之詒謀，擇价藩而賜履。嚴陵龍水之鎮，授節齋壇；永嘉忠南之封，分茅王社。睠言屏翰之重，允協謳歌之歸。漢輿地之上圖，若稽先典；周舊邦之新命，並錫府名。以永萬年之觀，亦尚一人之慶。其温州改陞瑞安府，嚴州改陞建德府，宜州改陞慶遠府，忠州改陞咸淳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景定嚴州續志》卷一。又見《咸淳遺事》卷上。

獎諭馬光祖提師應援御札

咸淳元年八月

覽奏，以寇迫舒城，元戎銳於一出，忠忱爲國，威聲懍敵，諸將有所倚賴，事功何患不集？予甚嘉之。安慶城高池深，固無足慮，萬一有窺江之謀，則豫防力遏，必使無透漏乃可。切宜勉旃，庶寬憂顧。《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廷鸞等詔

咸淳元年

國家試士於南宮，名公鉅卿胥此途出。矧自先皇帝表章儒先，崇尚正學，涵養薰陶之日久矣。濟濟多士，皆先朝培植以遺我後人者也。顧予在疚，未遑進之大庭而親策之。爰柬儒彥，俾司文衡，載循申飭之舊章，敢忘勉厲之至意？惟平乃心，惟竭乃力。取士必公，則可革場屋之私弊；撫才以實，

則毋徇詞藝之空文。理趣必深長，毋使浮靡獲售；正氣必昌達，毋使忠讜見遺。登崇俊良，新美初政，於以續先朝敷遺之仁，則予汝嘉。《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諭士人御筆

咸淳元年

予嗣大歷服，惟懷永圖，學于古訓乃有獲，與治同道罔不興。是用首闢經帷，示思先務。諸賢舊從游者，無非天下端士，比復旁起望于時者以益所學，而嘉謀啓告，俾學日益而治日隆，則予以懌。

《咸淳遺事》卷上。

賜胡夢昱謚詔

咸淳初

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御史稱夢昱保護諸賢，扶持讜議，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夢昱之大節之表在人耳目，而公朝賜謚之本意也。謚法曰：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夢昱者，可謂剛而塞、簡而廉者矣。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庶幾天下後世聞其謚而知其事，稱其名而想其人，得之無愧，而名之非溢美也。《象臺首末》卷五。

王應麟除守軍器少監制

咸淳二年正月

朕妙揀臣工，分典戎器。以詞臣領，率循神考之規；繇望郎進，有若阜陵之睠。爾精探力索，殫見洽聞。承明著作之庭，稽古禮文之事。大《易》辨問之學，兩漢制誥之風，爲邦之光，咨爾大雅。□國家明政必閒暇之時，而器械精能須文學之士。已若茲監，以修我戎，其課參軍，而升倬直。忠信爲甲冑，可殫武庫之材；文章瑞朝廷，尚懋儒林之業。《深寧先生年譜》。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詔

咸淳二年正月

勅光祖：省所奏乞畀叢祠事，具悉。卿以文武威風，三尹陪京，江滸經營，厥功茂焉。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朕用寬北顧之憂。采薇出車之勤瘁，靡日忘之。今天塹雖既清，而陰雨之防不可忽。迨我暇矣，建威銷萌，繫卿是賴。其可謂事幾沓來，而圖田里之安處？謹護風寒，惟卿遠慮。無恙于恤，成乃圖功，亦惟舊人，丕克遠省。昔元祐初，留籥洛師者未釋位，詔喻之曰：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卿年至未也？勉爲國計，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正月。《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丐祠不允第二詔

咸淳二年

勅光祖：省所再上奏乞畀叢祠事，具悉。朕聞任賢責成者悠久而不易，體國經遠者華皓而益堅。角巾東第之言，未聞羊祜之從欲；卧護北門之寄，豈曰裴度之辭勞。矧卿克壯其猶，盍思不解于位。耆壽俊在服，詎宜止足之謀；樽俎間折衝，奚必驅馳之役？儻使卿遂山林之志，孰爲朕分疆場之憂。無踰老臣，罔或自介用逸；所報先帝，亦惟以救圖功。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賈似道乞退相位不允御批

咸淳二年春

元臣碩輔，惟祖宗之付予；惇德精忠，惟社稷以爲悅。經綸萬化，消伏羣陰。紀綱正而君子有所依，精神強而遠人知所畏。既克底定，遙觀厥成。□□爲相二十六年，豈曰成功即退；彥博維師書四十考，又何拘滿之疑？屢諭衷忱，冀回沖守。四封安堵，而善治欲其迓續；衆賢聚朝，而正脉欲其堅凝。矧予菲涼，倚重師相。如漢朝慮輕而賴有德，如周王思艱而惟舊人。期萬年其永歡，此先帝之所屬。可久則賢人之德，用翊相于昇平；至公以天下爲心，願恒保於明哲。益隆柱石，增耀旂常。所請

宜不允。《咸淳遺事》卷上。

答參政姚希得上表留賈似道御筆

咸淳二年春

輔臣列銜，請留師相，議論甚可畏，當破千載謬論之非也，此與予同一愛國之心。至于典禮，固爲後世故事，然有時異事殊，不可同日語矣。師相勉爲國事，留而輔予，以秉庶政，此亦可爲後世法也。願毋固執。《咸淳遺事》卷上。

賈似道上表乞並相不允御批

咸淳二年

予先力勉師相，以佐天下之重，洪濟艱難。先帝命元勳宅百揆，示委任之專也。一相經綸于上，衆賢叶贊于下，廟堂有翕受之公，朝廷有肅和之美，景定之治，敷遺後人，此委任之效也。奏篇遽上，復以更命一相爲請，予覽悚惕。且並相之弊，先朝訓戒，昭如日星，予其敢違先訓？況師相守文應變之全才，開忱布公之宏模，謂如孤立無功，何太謙乎？予觀泰否消長之機，惟體統一，則可以杜絕憊慝。《書》不云乎：任賢勿貳。幸念先帝垂裕之謹，思沖人仰成之忱，勿執謙遜，以一觀聽。宗社生靈，永永扶植，師相雖勞，而天下安矣。所請宜不允。《咸淳遺事》卷上。

姚希得辭潭州安撫不允御筆

咸淳二年

省卿所奏，具悉。惟長沙千里之雄；選以爲屏，君子萬夫之望，用之則行。卿以當代重臣，兩朝碩德。有憑有翼，在前疑後丞之間；所試所瞻，皆方伯連帥之職。惟重湖通川陝之氣脉，九郡控蠻獠之咽喉，於中興以來，厥寄攸重，遠則有珙，近則有葵，率以殿帷而領藩服。前修祖述，夫豈考槃在澗之時？美政咸懷，尚體求牧與芻之意。朕命惟允，爾行勿遲。《咸淳遺事》卷上。

王爚乞解罷參政不允詔

咸淳二年

朕若稽祖考彝訓，諭至切矣，再牘懇辭以疾，尚以去爲高哉！二三執政猶吾股肱，其關於國體之重。迺者君臣一心，相與喜起，庶績惟熙。今朕無斁其康事，爾惟求朕攸濟，以收甯武圖功，裨闕失而舉綱維，勿俾徵、珪專美于唐。朕言已再，卿其勉之。《咸淳遺事》卷上。

沿江制置使馬光祖上表乞致仕不允御筆

咸淳二年

朕觀《采薇》《車攻》之詩，服勤王事，不敢懷歸，忠臣之誼也。矧商飈既高，天塹當防，無日不申警，至于惜分陰，庶克有備無患。若曰保身之榮，于卿則得之矣，豈朕北門管鑰之意乎？蹇叔之方未懲，楚兵之謀始伏。益懋幹方之略，勿陳知止之言。所請宜不允。《咸淳遺事》卷上。

方逢辰除秘書少監誥

咸淳二年六月五日

勅朝請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方逢辰：朕祇若先朝，哀是鉅典。宏開史局，既董領以重臣；分判書林，宜精求於髦隲。爾種績甚懋，植立不凡。正學以言，曾見洋洋之對；嘉猷則告，居多諤諤之風。頃即前行，用計羣吏。遂參聯於六押，仍振采於三長。甚宜厥官，式叙爾位。肆上帝羣玉之府，俾貳其間；庶我宋一經之傳，襲六可待。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守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蛟峰外集》卷一。

王應麟轉朝散郎除將作監制

咸淳二年九月

梓慶之論，靜心者能爲；輪扁之言，讀書者有取。欲觀聖人之作，疇若匠氏之功。以爾振發純英，滋漸名訓。更日番入，時則賴以質疑；三年弗言，時則資之作命。往服乃事，以修我戎。甫茲視朔，宜爾陟序。朕奉苑囿無所資益，雉監遂號於簡清；若室家惟其塗茨，鴻業正思於潤色。靡有虛張之繕，可以大肆於文。直中繩，曲中規，爾尚助予而勸學；材有美，工有巧，朕方用汝以爲良。若時超遷，嗣有殊渥。《深寧先生年譜》。

行郊祀禮詔

咸淳二年十月

禮脩肆類，大舜所以致嗣位之恭；祀秩肇稱，成王所以昭受命之敬。朕以菲質，仰紹慶基。粵從遺大以投艱，惕若臨深而履薄。永惟萬事，於今三年，常對明威，敢忘先訓？式克勤勞王家，惟既增修國政。加璧以聘老，側席以待賢。杜羣枉以爲明，令四方毋來獻。我其夙夜，允懷濟時之思；心之憂危，每軫奉詔之慮。疆場曷繇而庶定？年穀奚自以屢豐？罔知于茲，其何能淑？惟天惟祖宗之畀付，在上在左右之鑑觀，曷揭虔于始郊，以答貺於初服？念其難其慎，曾微可告神明之功；而有報有

祈，盍爲大芘黎元之地？卜云日以至告，適當月而禪文。顧予何言，惟恐德弗類；攷古之制，無以卑廢尊。是用哀對剛辰，儀圖款謁，躬齋精而殷薦，命誓戒以具脩。惟帝孚佑下民，敢私祝釐歸福之美？其爾典聽朕命，各肩展采錯事之忱。朕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款謁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咸淳遺事》卷上。

太史奏十一月十六日夜月食改郊詔

咸淳二年十月

朕嗣大歷服，稽古禮文。敕命惟時幾，益思謹憲；毖祀于上下，式敬在初。既孚號于前期，將藏事于長至。念天威之明畏，常若鑑觀；適月食之推占，敢忘儆戒！邇觀舊制，常改始郊。惟乾德上甲之肇祀，蓋疑近晦；隆興元日之展采，允叶履端。茲參二祖之規，克接三才之奧。哀對孟陬之吉，導迪嗣歲之和。肆類而徧羣神，率循帝典；大報而就陽位，宜用夏正。載涓休辰，尚迪彝訓。所有南郊行禮改用來年正月一日。其文武官封贈奏薦及諸軍賞給等，並照隆興二年典，於今年冬至日舉行。《咸淳遺事》卷上。

全宋文卷八三二九

宋度宗 二

上壽和皇太后尊號詔

咸淳三年正月九日丁酉

享帝于郊，祀既成於報本；介福于母，德莫大于鴻名。迪愛敬之丕彝，侈榮懷之鉅慶。皇太后道參悠久，性秉寬柔。體仁靜于躬行，咸宜履吉；廣順惠于內治，允叶坤元。丕徽範以厚倫，贊聖謨而與子。顧惟眇質，夙荷隆恩，嚴恭肆類于熙壇，孚訓仰承于太極。受天佑而繩祖武，惟沖菲之弗勝；事地察而通神明，輯休嘉之並貺。實惟保佑，敢後尊崇？哀四海之歡心，稽累朝之盛典，用申景鑠，祇上鴻稱。叙疇曰壽以居先，億年多祉；育物以和而爲大，萬宇皆春。式昭平格之功，永奉怡愉之樂。皇太后宜恭上尊號曰壽和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禮。《咸淳遺事》卷上。

上皇太后冊寶冊文

咸淳三年正月十三日辛丑〔一〕

維咸淳三年歲次丁卯，正月某日，皇帝臣襟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嗣宅丕后于前人，莫重于嚴大報以致享；聿懷多福于上帝，尤重於隆至眷以推尊。睠涼菲之弗勝，每寅畏以自度。繫我慈極，方寸之澤流于無垠；錫予昌期，景長之祿同于有載。屬諏吉于元日，以有事于陽垓。曾徽明德以薦馨，時保小心而敬事。詎曰能格，愈不敢康。荷后皇之溥臨，暨祖宗之孚佑。始爲父安百姓，冀蒙嘉氣以獲豐年；今已祀郊上元，盍推申休而尊明號。用昭積慶之本，恪紓歸美之忱。皇太后殿下靜專而柔明，端穆而厚裕。亦莫不庶，如《天保》之升恒；無爲而成，同《中庸》之位育。邇正始，播二《南》之化；既垂憲，貽萬世之傳。兆開景運于艱難，實濟先皇之兢業。漢家累治，固由衣練以稱賢；周室復興，端賴脫簪而有助。宜揚蕤于汗竹，式作則于塗椒。改紀以來，流徽深著。謀深豐水，而尤資母訓之力；娶擇螽山，而獲同子職之供。恩斯勤斯，鬻以閔斯；至矣盡矣，不可加矣。迨夫全付所覆，遙求厥甯。越天棐忱，何由而顧諟；惟皇作極，何由而靈承。克俾冲人，率循丕式。自貽哲命，厥德之嗣在初；敷時繹思，于父之道無改。凡答揚先訓之實，對茲迪彝教之功。方今遠格邇安而治象熙，內修外攘而政理飭。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鄉從民從是謂大同。奉祀事孔昭，其敢專鄉于己；念親恩惟後，尤當不忘于天。肇舉鴻儀，祇宏嘉典。然極九州之奉，曷表中心；必加萬世之名，庶昭懿則。乃

詔禮氏，乃命宰臣，采實徽以揆殊光，篤熙序而申景鑠。以壽爲五福之首，而和乃百嘉所生，哀形容之辭，伸推崇之語，意存歸胙，忱寓介眉。粲金相于未央，奉玉卮于長樂。輯是穰簡，溢爲怡愉。拊瑟戛球，聲既昭于物備；函璧袞繡，瑞畢至而光舒。以俾耆艾而熾昌，以成元亨而利正。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壽和皇太后」。伏惟壽和皇太后殿下渙膺鉅典，深鞏丕基。慈者仁之原，惟仁則壽；元者一之謂，惟一斯和。備之則祿名位有兼隆之等，符天地而逾久；充之則聲氣形有交應之象，合宇宙以長春。遠齊喬松之齡，如在唐虞之際。雍容擁佩，允觀河清岳靜之期；鞠躬稱觴，同慶泉醴露甘之瑞。長居太極，祇奉懽顏。臣裨實歡實忭，稽首拜手謹言。《咸淳遺事》卷上。

〔二〕日次據《宋史·度宗紀》補。

升侑曾子子思詔

咸淳三年正月

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尚爲闕典。先皇帝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

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令禮官學官議其可如曾子、子思升侑〔二〕，并議可升十哲者以聞。《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又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二〕子思：原脫，據雍正《山東通志》補。

邵雍司馬光從祀孔子詔

咸淳三年正月

邵雍天挺人豪，英邁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張、二程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之美，爲時儒宗。豈與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於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以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闕歟？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又見《咸淳遺事》卷上。

幸學詔

咸淳三年正月

朕惟我朝以人文化天下，藝祖肇基於首善之地，獨先幸臨，實開我宋奎明之運。列聖率循，業益大以光。先皇帝在宥，臨雍講論，表章正學，菁莪樂育，於斯爲盛。朕以涼菲，獲承丕緒，永惟天地

萬物之始，宗廟國家之本，學校教化之原，有天下者莫先焉。乃者初見郊廟，罔不顧歆。惟元聖立教與天地並，人極攸建，萬世是師，隆禮致敬，其曷敢後？爰以孟春謁欽原廟之翌日，躬拜舍菜於太學。禮成，俾儒臣執經，敷繹《中庸》之義，方領矩步，委蛇乎其中，甚稱朕所以崇嚮之意。夫學以明人倫也，其爲日有五，而爲孝爲忠，乃倫所由起，牖於天衷，率於秉彝，聖人作經，壹是皆以此爲準。士惟先立乎其大者，而輔之以文，則措諸事業有餘地矣。《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不云乎：「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朕將培養以爲無窮之用，子大夫尚勉之哉！《咸淳臨

安志》卷一一。

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制

咸淳三年二月七日乙丑〔一〕

三公坐而議政，莫先軍國之宏綱；九經所以尊賢，丕奉朝廷之茂典。朕仰成元老，勩相我家。卿養志不違，冀娛慈侍，留行雖切，未諭至懷。若稽勳德之殊褒，厥有平章之重事。適崇體貌，誕播絲綸。具官賈某心貫兩儀，道高衆望。安社稷以爲悅，維建武之元重開；陳仁義而事君，繫貞觀之言既效。上追先帝之遇，敬保沖人之初。簡修進良而羣枉消，開忱布公而百度飭。政刑明于閒暇，益固本根；德威成于安強，寢恢疆宇。曰雨曰暘之順叙，宜郊宜廟之洽熙。綜名實以新泰長之亨，治禮樂以介坤元之壽。有馮有翼，永言宗祏之焉依；惟孝惟忠，亦既君親之兼盡。迺慕循陔之樂，屢辭宅揆之

繁。朕惟柱石之臣可有遐心，彝鼎之功盍加異數。昔元祐之制治，倚彥博之維垣。視國爲家，書四十之考；服人以德，懾萬里之衝。其作孚先，罔俾專美。仍進公孤之秩，特爲廊廟之遊。三日一朝，以便綵衣之奉；多聞建事，更陪廣廈之咨。理內御外，謀焉就之；贊元體國，識其大者。人才進退，國論否臧，凡係安危，率惟裁決。若時導教訓之益，用以酬爵邑之恩。邁昔參、騫，爲今衡、旦。於戲！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式隆四海之具瞻；天之欲治，舍我其誰，懋建萬世之長策。以擬任賢勿貳之績，以恢主善協一之規。光昭前聞，永扶昌運。可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咸淳遺事》卷上。

〔二〕月日據《宋史·度宗紀》。

方逢辰除秘撰江東提刑誥

咸淳三年三月十七日

中秘藏四部書，班高論譔；外臺奉三尺法，職重澄清。式表儒猷，以華使指。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方逢辰，卓爾不羣之意氣，裒然爲首之科名。鳳毛批綸，見稱占授之敏；螭頭載筆，方僊直前之猷。胡進之難，其歸也浩。朕惟人才培植之匪易，事功述作之方新，豈繫譽髦，而可家食。爰出少府之節，俾祥一道之刑。把繡斧而臨芝山，大江東宜不究矣；冠紳珮而上蓬島，弱水隔豈其遠而。副予掄材之心，行爾澤物之志。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秘閣修譔、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

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候迴日，却依舊服色。《蛟峰外集》卷一。

令給百官奉詔

咸淳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戊申

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奉。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又見《宋史新編》卷一四，《宋史記》卷一四。

葉夢鼎右丞相制

咸淳三年八月十六日辛未〔二〕

太微上台之象，開德宣符；北垣次輔之躔，出度授政。朕上稽乾則，首正皇綱。實維阿衡，既任天下之重；儀圖山甫，式適東方之歸。若時登庸，茲乃俾乂。念無踰于舊學，遂分理于繁機。載揆剛辰，誕揚丕號。具官葉某氣和而德粹，識遠而謨明。有公輔之才，當大事而能斷；多保釐之績，雖小物以克勤。簡在先朝，揚于二府。是爲耆艾骨鯁之望，允也股肱心膂之臣。習于正人，敢忘受業之後；率時昭考，爰念繼緒之初。肆予思艱，往求攸濟，密藏彌縫之用，迄底駿假之平。忠既報於原陵，曰宅乃牧；政遂成于青社，以粒我民。有嘉勤勞，深切注想。父臣不改，朕心乃知。方今建大政，興太平，一本《春秋》尊上公之義，聚衆思，廣忠益，允賴旦夕弼厥辟之謀。必左右大夫國人皆

曰賢，則朝廷百官遠近正于一。久矣金甌之覆，幡然袞衣之來。每懷朕即帝位之時，維公暨汝；茲當爰立作相之日，實帝賚予。君臣遇合，夫豈偶然；祖宗付託，庶其在此。笙鏞斯叶，巖石具瞻。昔彥博提軍國之綱，而臣光膺機衡之位。有謀則就，用成元祐之隆；同氣相求，茲推西洛之老。乃延登于端揆，以光紹于前修。特超賜位之階，仍總本兵之柄。申陪多賦，併衍真畬。於戲！先王敷求哲人，是爲後嗣之輔；天子動無過舉，必繇右弼之咨。適當四年既效之期，共翊萬世無疆之業。予欲速法堯舜之道，汝亦昌言；予欲誕保文武之民，汝其猷訓。同躋于治，惟暨厥心。可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咸淳遺事》卷上。又見光緒《寧海縣志》卷一七。

〔二〕月日據《宋史》卷二一四《宰輔表》五。下篇同。

留夢炎樞密使制

咸淳三年八月十六日辛未

朕圖功于武，成務惟幾。斗極一星，式應天樞之象；籌勝千里，允咨人傑之真。政途加已試之庸，使領陟久虛之選。誕揚垣綽，敷告大庭。具官留某端重而裕和，高明而密察。陳堯舜之道正，冠皋伊之倫魁。有猷有爲，獨得寬大之體；同愛同敬，盡根忠孝之心。重在本朝，間于兩社。蓋烈考所以燕翼子，而元老所以暨乃僚。一體相須，四方其訓。於基命宥密之地，肆其靖之；若勸行仁義之

言，亦既效矣。厥今遣《采薇》之戍役，備《車攻》之修攘。主善爲師，既謀謨于廟堂之上；爽邦出哲，尚綢繆于牖戶之間。用集衆師，爰慶同德。睠西樞之明陟，亞右揆以同升。二人深相知，在泰府表留之日；衆賢罔不肅，有周家相遜之風。精神可以折衝，氣運應于亨復。重我兵本，若時真儒。昔曾在景祐之元，庠在慶曆之盛，皆以英彥而冠宥庭。遙追藝祖之□，用成今日之懿。相尊等爾，益增重于事權；國庶幾乎，將永清于科瑣。申陪井幹，真衍圭畚。於戲！帝王之道出萬全，莫先于理內以御外；《春秋》之義大一統，莫懋於遠至而邇來。惟協心爲能濟謀，惟長慮爲能立事。務行所學，以懋乃猷。可特授樞密使。《咸淳遺事》卷上。

申飭諸邊閫帥守詔

咸淳三年八月

朕夙夜惟邊是憂，未嘗不日討軍實而申儆之。睠爾列閫，暨于總戎守將，多先帝舊臣，所與戮力戡難者，平時好以衆整，好以暇，亦罔或不戒，謀所以稱意，豈待論而後行？然朕今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下，況諜閒哀兇鞠頑之久，欲逞志於我。朕惟風寒不止數處，一物不牢，俱受其弊，實允賴熊羆之士干城其民，用保乂于王家。爾尚一乃心，力求所以事事備，萬一敵人昧于一來，決使之不能颺去，以雪削地喪師之恥，而朕憂以寬。時乃懋哉！《咸淳遺事》卷上。

王應麟除試秘書少監制

咸淳三年十月

我國治合古，則燭興景化。五星聚奎之歲，兆於文明；上帝羣玉之府，處以儒素。爾學醇而富，詞麗以則。講論經理，諸老生未能言；藻繪上命，古訓誥無以過。今其命爾貳我書省，飾我王度。少蓬乃從臣之選，中禁非它司之比，所典領者重，對時嘉遇，尚克丕欽！《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陞兼侍講制

咸淳三年十月

朕惟我高宗紹開中興，垂精典學，爰命臣震貳中秘監，執經講幄，緝熙光明之盛，垂法萬世，朕甚慕焉。以爾博綜百氏之籍，自成一家之文。代言鼇禁，以潤色皇猷；載筆螭坳，以謹書國典。雍容金華之晚席，發揮聖人之微言。朕日聞仁義之陳，庶幾三益之友。是用一日二席，陞侍細旃。爾其飽觀天祿石渠之藏，敷暢義文周孔之秘，俾朕迪我高后之德，爾亦與有無窮之聞。《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除中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書行吏右禮工房制

咸淳三年十一月

朕觀一陽之來復，登羣獻以同升。君舉必書，古有太史友；王言作命，今爲三舍人。爾博學精通，靖共正直。講昭素之《易》，見遇於乾龍；類臣珪之文，可追於西漢。伊昔書《洪範》三德，上端拱一箴，介於兩省之聯，萃乃一家之懿。成爾顯德，配前文人。是用擢實右螭，兼典西掖。事書之策，予將塵乎樞機；情見乎辭，亦尚思乎潤色。庶幾起居號令之重，常如準繩規矩之陳，則罔所愆，亦克用勸。《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經筵進讀孝宗寶訓終篇轉朝請郎制

咸淳三年十一月

歷代寶爲訓，於皇烈祖之謨；三王惟其師，允賴儒臣之益。爰肆開於經幄，用祇若於先猷。亦既徹篇，可後褒典？爾學博而有守，文贍而不浮。談經得聖人之微，摘辭鼓天下之動。琅然細氈之講誦，秩若成憲之昭明。予欲率由舊章，爾惟訓於朕志。進升華序，將大多聞。治願力行，敢替詒謀之德；學無止法，尚塵藥石之忠。《深寧先生年譜》。

賈似道上表引退不允批答

咸淳三年十一月五日戊子

予侍師相如心膂，非特左右手。然風采猶昔，駭聞篤言，亟以親筆導意，茲又復來奏，爲之嘆不能已。又周公之詩曰：「恩斯勤斯。師相之勤勞于予父子者，惟天惟祖宗照臨之久矣，予曩於側侍耳熟焉。今又日親相勸翼，期予亹亹者，固不待周公自爲之聲言也。蘇轍之贊韓琦曰：「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之任天下之重，是宜終自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矣！」予每以轍爲知言。今舉以方師相之劬瘁，師相不以予爲知己乎？乃戊子之夕，天若儆予，爲屈練期，哀慕不甯，方將與師相共圖所以側身銷變，尤未可捨我而去也。前書轉意未白，茲親染翰，併置來奏，須止嗣音，幸體至意。《咸淳遺事》卷上。

葉夢鼎上表乞罷相不允賜詔〔二〕

咸淳三年十一月

朕惟雷主陽，君之象也，神光流于天道至教，所以儆戒眇躬，敬怒畏威，夕惕若厲，以干天和。在《易》之《震》曰恐懼修省，於《益》曰遷善改過。實賴舊學良弼，訓於朕志。卿有協泰之謨，有思職之勤。若天棐忱，惟日暨奭其濟。乃述必大故事，引燮調之愆。朕聞淳熙之詔有曰：一人有過，

豈宜移寘大臣？克謹天戒，迪惟祖訓是憲。卿其陳善格非，正朕不逮，儀圖消沴導和之實。矧内外治孔殷，懋思時幾相飭之義，毋復有陳。所請宜不允。《咸淳遺事》卷上。

〔二〕葉夢鼎：原誤作「葉夢得」，徑改。此年八月夢鼎爲右丞相，制詞見前。

褒獎賈似道十箴詔

咸淳三年

朕惟古者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是以薰陶涵養，日進日新。顧惟冲菲，夙夜兢兢，常恐羞先帝之休德，實賴師傅切劘規正，陳善格非，庶幾日聞儆戒之言，輔其不逮。師相以元勳碩德，粹學鴻文〔一〕，表儀廟堂〔二〕，領袖旃廈，忠言嘉猷，沃于朕心。若《無逸》《立政》之書，周公所以誨成王者，惟日望之。《十箴》來上，肅容披誦。正大淵奧，表裏六經，凡正心修身，閑邪存誠，克己復禮，端本澄源，所以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存畏懼之心者至矣盡矣。仰惟先帝求哲輔後之意，師相忠忱，對越在天，而淵源綱領，根極理要，豈六箴五規所能及？先儒程頤謂輔養君德，莫備於周公，可謂萬世法，今於師相見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朕曷敢不勉。謹當書紳佩服，列爲屏障，以代韋弦。猶恐寡昧，未足以進于帝王之盛，更冀師相特惠藥石之言，終始扶翼，俾萬年其永觀，是爲冲人至望〔三〕。睠言忠藎，載用褒嘉。《咸淳臨安志》卷一。又見《咸淳遺事》卷上。

〔一〕文：《咸淳遺事》作「名」。

〔二〕表儀廟堂：右引作「以真儒傳正學，羽儀廟堂」。

〔三〕右引於「是爲冲人至望」句後有：「敬以奏篇與《無逸圖》並陳座右，朝夕觀覽，期於躬行力踐，庶克紹祖烈。仍錄付史館，以示朕崇重師訓之至意。」而無「睠言忠藎，載用褒嘉」句。

呂師夔超授朝奉大夫除正郎差遣御筆

咸淳三年

朕思文德忠勳，豈在中興功臣下，宜與此授，而師夔已知閣門事，且屢典開闢，綽著聲稱。其守漢陽，實當曹世雄聞變棄城之後，委有奇節，非其他保任比，若祇換授京官，不但師夔積階累功竟成虛擲，亦非朕所以優待忠勳之意。畀自特恩，超授朝奉大夫、除正郎差遣。《咸淳遺事》卷上。

除淮蜀湖襄之民舊欠詔

咸淳三年

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誠約近臣不得引去詔

咸淳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庚戌

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二二，《宋史記》卷一四，《宋史新編》卷一四。

楊淑妃生皇子德音

咸淳四年閏正月十六日戊辰

朕以菲質，嗣宅綿區。天地祐我邦家，實兆無疆之業；祖宗施于孫子，永垂有道之基。每寅念於繼承，曷克臻於蕃衍？乃歲當豐茂，時屬泰亨。先胤至以應期，繄熊占之叶夢。積善必有餘慶，夙著天庭；命吉在厥初生，宜膺帝祉。維詔王居門之月，後烈祖流虹之辰，居然誕彌，允也顯相。□太后之樂，將侈愛於綠車；聳國人之觀，竚備儀於采芾。夫重嗣續者禮必具舉，輯榮懷者澤必旁流。豐水貽謀，仁已深於數世；孟春行慶，惠斯行於兆民。式契驩心，肆頒宥典。以篤非常之祐，以覃大賚之恩。隆誕皇子，依典禮可降德音。云云。於戲！華封之請祝者三，胥有多男子之望；皇極之錫數維

五，是亦作父母之心。聿同浹洽之霑，共慶延洪之盛。《咸淳遺事》卷下。

賜雷宜中等詔

咸淳四年

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其取士存乎法，所以取之存乎人焉。比年以來，法弊滋章，舉場尤甚。今朕將親策之始，詳延四方之雋。永惟我朝，莫盛仁祖，春官辨等，並臻廉茂。若時申飭，深戒詭譎浮夸、雕鏤靡曼之習，用復溫純雅正，務明先聖之道。洋洋聖謨，亦惟當時羣有司罔不欽承，懋乃蒐擇，以成得人之盛。肆朕謹柬儒彥，職我選事，庶幾乎仁祖之風烈。夫士有所抱負，多爲虛僞者掩之，往往挾其外假能誤衡文者。是必題目勿拘於字句，去取兼求於論策，索諸理以觀其學，求諸氣以覘其識，毋靡浮，毋穿鑿，毋雷同。尚黜乃私心，厲而精鑑，烝我髦士，進之大廷，真才實能，式副甄擢，蓋天之所以遺朕無窮之用者在此。咸體朕意，匪曰具文。《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方逢辰除江西運使誥

咸淳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勅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弓手寨兵方逢辰：儒者守約施博，無所不通。刑獄錢穀，事殊理一，蓋知所以愛惜民命，必知所以培養民力也。爾以先朝倫

魁之望，初政倚柱之賢，頃一道祥刑，風采殊振，茲改畀以輸將之寄。自東徂西，蓋取諸近，載馳千
隰之駟，以活涸轍之鮒，則予汝嘉。可依前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特授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兼
本路勸農使。仍借紫，候迴日，却依舊服色。《蛟峰外集》卷一。

高達赴援襄陽獎諭詔

咸淳四年

朕惟總士卒之重，護九重之嚴，非有重望，孰寄心膂？卿以忠義見稱，督勵將士往捍上流，敵愾
爲多。茲乃委以此任，卿其亟往，勿替朕命。《咸淳遺事》卷下。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不允御批

咸淳四年

朕以涼菲，統理萬方，率惟師相，一乃心德，力任天下重，用底于治。茲覽來疏，遂以邊上之行
爲請。師相一忠體國，靡殫於勤。圖父思艱，尤見大節。然師相豈可一日而去？朝廷經濟西事，當在
廟堂，自泉流灝，以感於天下。今軍國大務叢于師相之身，坐運勝籌，用師衽席，師相平日計之熟
矣。謝太傅指授，未嘗臨邊，處置得宜，千里之外應之，何以踰度遠計爲辭？況我朝制度，未聞以辨
章巡邊，正不可以裴度出使比也。師相其深長思之。雖跬步之近，亦不可舍去。謹勿復請，以重朕

憂。《咸淳遺事》卷下。

葉夢鼎上表乞歸田里不允御筆

咸淳四年六月初一日辛巳〔二〕

師文王之大國，五年必爲政于天下。朕臨御願治，于今五年。此正天命至難謀之日，民心罔常懷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中朝外敵盛衰之候，一念及此，凜如淵冰！亞相受先帝之殊知，有大臣之雅量。爰自舊學，登于上台，儀刑百僚，簫勺羣慝。辨章元老，總提宏綱；二三股肱，協規同力。延英盛夏，方欲講天下之事；科瑣防秋，尤宜先天下之憂。舍而去之，誰與領此？趨進有度，精神煜然，何嫌何疑，欲解機政？畏天命而悲人窮，聚君子以強中國，盡展所學，弼予一人，不但爲政于五年，亦永右弼於萬世。幸孚隆睭，勿復再陳。《咸淳遺事》卷下。

〔二〕月日據《宋史》卷四六《度宗紀》補。

方逢辰轉朝議大夫誥

咸淳四年六月十三日

勅朝請大夫、秘閣修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方

淹該。緝熙光明，有類執經之益；討論潤色，無非宜誥之文。甫修立坳，乃懷居里。是用寵以書林譔次之職，供以祠館恬養之真。載思丹地之代言，於斯爲稱；毋□碧山之不負，行矣遄歸。《深寧先生年譜》。

顯功廟制

咸淳四年

朕惟六飛南渡，舉百二山河無一人敵王所愾，每念爲之撫焉。爾神克奮孤忠，輸財募死士，得二將，率衆三百，卒奪金人南下之盛氣，而一境賴以安存。今經百有餘年，二將已都顯號，而神獨無以旌其靈，可乎哉？進賜通侯，宜在以勞定國之典。《咸淳臨安志》卷七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

獎諭獄空詔

咸淳五年正月

刑期於無刑，訟必也無訟，凡爲爽鳩氏者之所難也。爾奮繇學館，尹正神臯，乃月正元日，能於地大物衆之區，而奏囹圄空之效，豈其得大無訟之旨，用以成我無刑之治？惟乃之休，則予以懌。明道間，程琳尹開封，歲中十獄空者四五。今爾能以三獄而空，儻復能一歲常空，罔俾程琳專美於前矣。尚其式敬，以長我王國，則予一人益汝嘉。《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江萬里左丞相制

咸淳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戊辰〔二〕

國家所以興，尊師而重傅；家庠所以立，佐主而經邦。聞昔上公，迪予明訓，曰若稽於祖則，胥對秉于國成。猗我泰陵，號稱盛際。三賢謀政，推重德以總宏綱；二人同心，維名臣而居左輔。睠時求舊，視昔承休。聿符考卜之謀，暨登厥典之望。誕揚贊冊，敷告大庭。具官江某高邵而懷忠，魁宏而迪哲。其爲人好善，有憂天下之風；將以道覺民，有思匹夫之志。克篤賢人之蘊，簡在聖考之知。貽厥孫謀，訪予落止。尚記衣冠從遊之偉，再陪帷幄決勝之籌。爾有嘉謀嘉猷，我其立政立事，上下勤恤，夙夜浚明。告孺子以微言，皆《無逸》、《七月》之戒；詔長者以理效，猶神爵、五鳳之時。用則有成，灼知厥若。豈予罔克，謂督弗忘。成湯初年，蓋已得仲氏；呂尚既老，盍入相有周？矧元勳嘗暨於乃僚，而國人亦望其來相。體特勤於加旅，式遄其儀；歸有賴於同舟，實相以濟。維大人之能文，乃平生之素志。德無朋，比無援，其矯哉不倚；政爲師，教爲友，其休焉如容。旨哉乃言，觀其所麗。是用登之端揆，贊我辨章；次乃分隸於治機，總持平權柄。爰陟文階之峻，同陪表海之封。丕紹前聞，允副茲選。於戲！太平之輔，常思爲國以持盈；有道之君，能使樂用而忘老。氣類合則元祐之業可大，識慮定則紹聖之禍不萌。欲至萬年，以遇交修之日；各秉大節，務培長治之基。往奮厥庸，同底于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左丞相、兼樞密使，依前南康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四百戶。《咸淳遺事》卷下。

〔二〕月日據《宋史》卷四六《度宗紀》補。

馬廷鸞右丞相制

咸淳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戊辰〔二〕

星辰象觀也，輔弼所以佐北斗之政；君臣同體也，股肱所以成元首之功。爰立聽朝，率作興事。咸有一德，既主善以爲師；篤棐二人，尚敷心而悉命。繫汝惟允，於右實宜。載布明綸，敷于共著。具官馬某行應世表，德茂儒宗。仁義與王言，皆本朝忠厚之懿；經術斷國論，有前人淳灝之風。蚤迪今猷，式符昌曆。祇適文考，化成以觀乎文；敷遺後人，輔翼以歸諸道。暨予小毖，服在大僚，共濟時艱，用乂厥辟。風雲之會得再，時幾之敕奚窮。惟予立武，四鄙用甯，豈忘綢繆之計；惟予立政，三隅用穆，奚僅齟齬假之求？迺貳籌帷，迺參政本。職近則委寄彌大，望隆故畀付甚嚴。今《春秋》尊上公，亦既任重；朝夕輔台德，尚賴協恭。思皇我家，莫盛元祐，咨師嚴以大事，分宰輔以繁機。惟我有臣，茲率厥典。若時元老，稱汝曰賢。惟周公、惟君陳，所期同底于道之治；舉臯陶、舉伊尹，茲爲不仁者之懲。非正毋干其間，相遜乃和之至。爰登次輔，兼總本兵，以增秩益封，又同德度義。於戲！開忱而布公道，既會君子之真元；謀政而階太平，是培國家之壽脉。爾其穆穆乃位，贊贊曰

襄。惟德之明，彰有常之吉；惟識之裕，受無疆之休。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依前鄱陽郡開國公。《咸淳遺事》卷下。

〔二〕月日據《宋史》卷四六《度宗紀》補。

賜賈似道御筆

咸淳五年三月

今朕爲師相，已命並相分理機務，師相可自今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此即師相所謂留而逸者也。《咸淳遺事》卷下。

夏貴上表辭免沿江制置副使不允詔

咸淳五年

充國之爲漢將，已老而自謂亡踰；廉頗之思趙人，雖老而亦稱可用。卿結髮百戰，賈勇三軍，夙負壯猷，屢收多績。輒從蜀右，往鎮江干。護數處風寒，可無索裘之慮？第二層門戶，茲爲擊柝之防。亡踰老臣，奚用多遜？《咸淳遺事》卷下。

賈似道奏乞巡邊不許詔

咸淳五年

朕倚師相如左右手，豈可輕去？載覽親疏，所請以三月相期。機務之重，雖一日不可曠，況三月乎？師相疇昔宣力四方，至今邊陲之民、諸大將已下固已憚威服德，制勝雖身在內，其敢有越厥志？況內外孰輕孰重？朕維內撫則外甯，一身而二任，則擇其重者。且士大夫布滿中外，詩書謀帥，若穀也可，師相一指顧閒足矣，何必遠役耶！勿復重陳，以副朕懷。《咸淳遺事》卷下。

賜趙孟堅手詔

咸淳五年七月三日

敕年官所應宗子孟堅：公族國子枝葉，枝葉茂所以芘本根。肆朕纂圖，霈澤自親親始。爾嘗登名所應，奚以試爲？特授初品右階，待爾厚矣，爾其厚於自待，益茂遠猷，以稱朕親親之意焉。特授承信郎。《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四。

皇子憲封益國公制

咸淳五年十月十二日甲申〔二〕

受祉□于子，莫先名爵之榮；立愛始于家，莫大宮闈之慶。荷皇穹之錫羨，肆上聖之發祥。屬逢歲籥之周，爰迪邦彝之懿。其頒贊冊，以告昕庭。皇子賜名憲，體性茂淳〔三〕，識知岐嶷。金相玉質，昉早占碩大之祥；絡繹綺縠，日奉怡愉之樂。惟禮有冊名於外寢，更宜屏植於勝衣。暨考我朝之彝，昉自神祖之盛。初帶鞶而祀，式應于宮；及在襁而封，迺授以節。蓋履帝之兆載風，建侯之儀斯皇。朕思宗廟之尊，培本根之輔，是用差穀旦，錫嘉名。言纁斯裳，親秩杓星之位；有偉斯革，陳儀壽軫之都。封國若予之初，與邑介爾之祿。繄累聖之澤，太母之慈，衍厥慶源，哀時茂渥。於戲！親親之重社稷，茲甯厥常；幼幼以御家邦，必授之職。有俶宗廟之建，尚加德器之成。祇對榮懷，永綏福履。可授檢校太尉、武安軍節度使、益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咸淳遺事》卷下。

〔二〕此制原繫于正月，今改，參見校記〔二〕。

〔三〕憲：原作「昱」。按趙昱即後來之益王（景炎皇帝）。然觀此制之末所授官爵爲「檢校太尉、武安軍節度使、益國公」，查《宋史·度宗紀》：咸淳五年「冬十月甲申，子憲授檢校太尉、武安軍節度使，封益國公」，與此制吻合，則此制所授予者實爲趙憲，而非趙昱，降制時間在十月而非正月。憲乃昱之兄，咸淳四年十月生（亦見《宋史·度宗紀》），至此適周歲，故制文云「屬逢歲籥之周，爰迪邦彝之懿」；趙昱則五

年六月始生，與制文不合。要之，此處「是」決爲「憲」之誤，今正。

呂文德除少傅寧武保康軍節度使進封崇國公制

咸淳五年十月十七日己丑

周以宗祀來四方之儀，漢以明堂受諸神之祀。迺者躬飭厥典，著定其常。饗帝饗親，允協孝思之則；盡情盡物，迄臻熙事之成。惟元祐有以分邊閩而均釐，紹興有以督諸將而盼餒。肆敷獎策，用洽舊彝。具官呂某忠毅沈雄，耆龐福艾。王事靡盬，天地可對此心；我武惟揚，邊圉頓落其膽。于蕃四國，茲曰三孤。屬以季秋，禋于路寢。皇矣上帝，溥臨中壇；戎有良翰，越在外服。予閱羽旄翠旌之仗，則思秉節鉞之勞；予登錫鸞和鈴之車，則思紀旂常之績。肆敵王愾，簡在朕心。治外可告神明，敢忘加勞；除封斯致孝享，疇實由多。用肇錫于國封，仍申陪于邑采。誕敷貺施，特重褒康。於戲！有事於文武而賜齊侯，爰受之胙；來旬于江漢而賜召虎，載揚于休。上公於五列最崇，師干以三命維吉。思答景貺，益展壯猷。可依前少傅、寧武保康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判鄂州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湖廣總領、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進封崇國公，加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咸淳遺事》卷下。

呂文德特除少師依舊武寧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依所乞致仕制

咸淳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卯

經營江漢，允懷召虎之勞；圖定荆襄，俄告呂蒙之病。若將革矣，良用惕然。垂車之請莫回，進律之恩宜厚。其頒言綍，以諗廷紳。具官呂某忠義本于天資，智勇謂之人傑。蚤從在渭，符非熊非彪、非虎非羆之占；亦既歸周，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之望。曩自大將之召拜，許先帝以驅馳。險阻備嘗，緩急可任。戰城濮次于城濮，克虎牢戍于虎牢。八千捷淮淝，餘衆棄甲；五月渡瀘水，深入不毛。今則畫郊圻，固封守於方城漢水之間；執鞭弭，屬囊韃於夏口武昌之上。犄角此敵，折衝如神。用勩賢長城，惟天助順取。闢告廟社，不日成功。朕每動鼓鼙之思，深念旂常之績。黃河如帶，顧申誓之莫窮；神武掛冠，胡抗章之太遽？營星未艾，卓地若何。是用遂爾雅懷，緩其佚景。孤卿之位，陞以亞師；列爵之封，改而大夏。以旌其節，以介其年。於戲！定邊事而角巾，與歸東里；納侯印而加紼，永痛博陽。尚體眷勤，勉親醫藥。可特授少師、依舊武寧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咸淳遺事》卷下。

呂文德贈太傅制

咸淳五年十二月

問將無踰老臣，云倚幹方之略；遺奏不及家事，無忘納書之忠。宜厚恤章，誕班恩綽。具官呂某，一身是膽，束髮從戎。計統兵權，應獵遇渭濱之兆；口占牋疏，有撫定荊州之勞。生聚十年，守衛中國，士卒同其甘苦，草木知其威名。錫盾凋戈，雙節總掌軍旅；篆車絺冕，貳公是爲孤卿。居然護江面之風寒，俄爾告營中之星隕。良翰凋謝，我心盡傷。以功名自終，死且不朽；而襚贈加厚，禮亦宜然。進之正一品之崇，于以爲九京之責。噫！熟知疾狀，莫如前代之視衛公；名墮淚碑，徒使故人之思羊祜。諒其英爽，歆此寵靈。可特贈太傅，餘如故。《咸淳遺事》卷下。

舉官詔

咸淳六年正月

繼今謹擇慈良，分命牧養，其有才堪選使，各表章以聞。內而侍從給舍、外而制總監司，各舉所知，務撫其實，有缺則選。所舉縣令于民最近，詎宜闕官，比比皆然，爲病甚矣，監司其亟選辟。苟非其人，議各官舉者罪。《咸淳遺事》卷下。

呂文德賜諡武忠誥

咸淳六年正月十四日甲寅

秉節鉞，制軍事，久宣維翰之勞；聽鼓鼙，思帥臣，遽覽告終之奏。蔽自朕志，錫以美名。具官呂某結髮從戎，奮身許國。入探虎穴，盛年吳下之蒙；出展龍韜，晚歲渭濱之望。營壘信其號令，草木知其威名。梯棧半空，捫參歷井；舳艫千里，據水斷橋。在洞庭則有掩敵之功，在夏口則有益城之助。扞我南國之紀，寬吾西顧之憂。惟能護數處之風寒，於是有十年之生聚。每思相度督戰，授李愬入蔡州之方；猶望汾陽果存，庶回鵲知懷恩之詐。將星俄隕，予日慨思。既加以公主之封，復進之以帝傅之秩。厥惟節惠，可後渙頒？曰武者謂禦侮以折衝，曰忠者謂忘家而慮國，合是二美，賁于九原。噫！李繼隆之北伐有功，始膺顯號；韓世忠之中興佐命，乃副徽稱。尚其爽靈，歆此休寵。《咸淳遺事》卷下。

獎諭獄空詔

咸淳六年正月

我國家以忠厚立國，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列聖繼厥理罔不敬，於庶獄庶謹。永惟京師四方之本，浩穰於三輔尤爲劇，民輕犯法，狴戶滋豐。於是開封尹有以圖告空者，常制詔寵褒之，以風厲天下，

然而不屢見也。朕承先帝休德，不忘元元，乃者元日，深詔執事，唯恐有冤失職者。卿以經術自輔其政，能沃其所滯，是能應于欽敬之意。去年奏上繫無留文矣，今又復然。章聞于聽，朕甚嘉之！卿自尹正神臯，居多善狀，如代輸民租，修復酒政，壹是廉之推也。夫吏廉則法平，政所蓄也，使郡邑之間皆如輦轂，吾民其庶幾乎。《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呂文德進封和義郡王誥

咸淳六年

安邊在良將，適中外之多艱；封爵勸有功，舉國家之盛典。示昭眷注，罔間幽明。具位呂某沈毅有謀，忠勇無敵。挽天河而洗甲，乃其夙心；專方面而建麾，各有威績。間關於百戰之際，從容乎萬全之謀。簡在先朝，書於太史。既草木之威名尚在，豈山河之盟誓可忘？功大難酬，禮有闕典，爰進王封之秩，以隆上郡之名。和以表其全師保勝之功，義以明其殉國忘家之節。萃茲二美，賁於九原。噫！撫髀以思廉頗，雖莫追於既往；圖形而頌充國，克懋勸於方來。英爽猶存，寵光未艾。《咸淳遺事》卷下。

全宋文卷八三三〇

宋度宗 三

舉廉吏詔

咸淳六年三月十四日癸丑

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又見《南宋書》卷六，《宋史記》卷一四。

贛吉南安於要衝立四砦以御寇詔

咸淳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癸亥

贛、吉、南安境數被寇，雖有砦卒，寇出沒無時，莫能相救。宜即要衝立四砦，砦屯兵百，使地勢聯絡，禦寇爲便，從三郡擇將官領之。《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賜寶章閣大學士冷應澂勅

咸淳六年三月

皇帝勅曰：朕自御極以來，兢兢業業，不敢迨遑。圖治思艱，每懷啓沃之助；經邦勘亂，亟需文武之才。爾廣南經略安撫使冷應澂盡瘁王事，夙著爾勞。出奇而制峒獠，一鼓彌變；不殺而平大寇，屢策安邊。攬五司之紀綱，熙庶績於明斷。爾其父安黎庶，輯寧邦家，朕深賴焉。欽哉！同治《義寧州志》卷首。

賜饒鉉鄭學翁等詔

咸淳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

勅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饒鉉鄭學翁等：生民立君，既尊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以湛恩。茲予一人踐祚之初，亦爾羣臣委質之始。粵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允邁爾勞。咸淳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民國《寧國縣志》卷一一，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一〕按文末云「咸淳六年」，而文中云「茲予一人踐祚之初」，則當爲咸淳元年，所未詳，姑仍照錄。

賈似道乞閑不允御筆

咸淳六年六月

天生師相，助朕眇躬，師相當以國家爲家，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無以異此。若必釋辨章之□而遂內祠之奉，則朕與國人何所恃賴，一日二日萬幾甯無曠弛之慮？師相其念之重之！《咸淳遺事》卷下。

獎諭獄空詔

咸淳六年七月

朕寅念先帝在宥四十一年，壹是以仁厚誕保受命民，深詔有司之牧夫，俾弗誤於庶獄。京師衆大之地，獄訟素號繁滋，而嘉熙、淳祐間獄以空告者，比歲疊見。夷考其時前後尹正實二人焉。卿以通務之儒，彈壓輦下，比及二年，囹圄空虛，至於再、至於三，復掩前聞矣。夫刑獄不能無也，惟片言以折則獄可空，惟明謹不留則獄可空。卿發擿敏，剖決平，不戒以孚，民信之矣，獄之屢空也固宜。朕惟王畿四方之本，褒詔數下，非徒旌汝也，蓋將使庶邦勸于朕欽恤之意。《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拘催銀錢關會事詔

咸淳六年

自咸淳七年爲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紬、絹、絲、綿、綾、羅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錢塘嘉應侯神加封號敕

咸淳六年

韓愈有言：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然則出雲者山川也，是必有神也以司。凡近畿之地，淵澤井泉，泓沉深碧間者旱乾之禱，油然沛然，龍乎神乎，雖變化有不可測，而民之受賜博矣。特申錫徽名，尚褒陰號。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八。

召湯漢洪天錫赴闕詔

咸淳七年正月初一日乙丑

朕欲耆壽咸在厥服，寤寐以之，湯漢、洪天錫屢召不至，頻以老以瞶辭，朕亦諒其德矣。聽之輿論，迺其未能諒朕之德也。年高而德愈邵，聽重而心實聰，尚其力扶疾，以副朕藥石之意。仍令郡守臣以禮勉諭，俾勿固辭。《咸淳遺事》卷下。

皇子昀進封建國公制

咸淳七年正月初一日乙丑

發祥帝武，毓秀天支。日角珠庭，挺生嶷嶷之質；畫堂甲觀，時奉愉愉之懽。若稽翦髻之辰，宜有植旄之典。子授之職，乃遲越於累年；父尚於慈，甯小卑於品秩。惟名以德命爲義，道以謙尊而光。美哉始基，詒爾多福。是用遠法祥符之正式，近取紹興之徽章。太微鉤陳之庭，周廬以翼；星紀須女之分，燾後攸宜。迺分金仗之班，乃畀環圭之寵。與之采邑，實以租腴，以成王室之強，以表人倫之彥。於戲！天被與祿，□□□迪之蕃；蒙養聖功，遙觀育德之茂。欽承猷訓，益迓恩榮。可特授左衛上將軍、進封建國公。《咸淳遺事》卷下。

獎諭獄空詔

咸淳七年正月

朕聞在唐虞時，則畫象而民不犯；在成周時，則虛囹而刑不用。蓋比屋可封，人有士行，治日多而歷年久，朕甚慕之。卿自尹神臯，三年于茲，獄以空告者四，發摘精而慝罔伏，剖決敏而繫不淹，朕心用貺。抑嘗觀古之人命司徒敬敷五教，正月則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凡厥庶民父于棐彝，靡有抵法冒禁之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直易易耳。朕乃者命卿貳版部，即古司徒職也，倡九牧以阜民，典京師而首善。繼自今將使天下斷獄稀少，豈但屢歲獄空獨見於輦下，庶丕愜于朕志。《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王應麟除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制

咸淳七年七月

內史掌王命，外史掌書志，□□□也，迺今合二命而畀一儒選，顧不重矣乎！以爾學廣聞多，筆精墨妙，書林詞掖，昔嘗從事於斯矣。頃守新安，亦既期月，治狀云最，迭入爲宜。茲命領襲大雅之羣，仍兼代言之職，以蟠胸之典籍，爲近古之訓辭，顧不美歟！《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轉朝散大夫解郡組造朝供職書行吏右禮刑房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制

咸淳七年十月

王人求多聞，惟學遜志；羣臣示顯行，佛時仔肩。茲以爾汲古用功，績文覃思。太守與我共理，歌乃袴襦；大雅於茲爲羣，職是□□。□□儀鴻之吉，宜侍清燕之間。惟大學知修齊治平之方，而□□著古今得失之迹。資爾敷繹，迪朕就將。世南五絕之稱，識其□□；祖禹三昧之譽，企其齊而。

《深寧先生年譜》。

王應麟除起居郎仍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制

咸淳七年十一月

書動有史，莫重於左坳；貳職守曹，莫劇於右選。共貳厥事，取諸其能。爾節勁氣餗，學醇才粹。東壁圖書之府，領袖儒流；中舍冊奏之工，黼藻王度。望孚已久，明陟爲宜。迺升侍極之華，仍攝廷臣之要。倚相能讀墳典，可知紀錄之公；王劇可掌鈐衡，蓋取品□之審。往欽乃職，毋遜前聞。

《深寧先生年譜》。

賜方逢辰等詔

咸淳七年

我朝取士之途，惟進士一科得賓興遺意，事莫重焉，出爲世用者，臺萊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風盛而古意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真才不足以勝謏聞，雷同反得以蔽穎出，朕甚非之。嘗於秋賦澄其源，且令覆引汰其謬，能者信矣。比復豫戒春闈，以論策定去取，經賦第高下，此則蘇軾所謂以文章言論策爲有用意也。茲柬儒彥，參典文衡，其既乃心，其詳乃視，毋苟且，毋偏執，所置先後惟其當，不必以不自己出爲嫌，爲國得人，益綿豐芑之澤，則予一人以懌。《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禁珠翠銷金詔

咸淳八年正月初一日庚申〔一〕

羣臣之言崇儉者屢矣，朕聽其言而行之者亦屢矣，其言猶不置，是不容不周思熟慮，求以置身於無過之地也。然必自宮掖始，斯可以息人言。其珠翠銷金之飾，實崇儉之大者，遠而藝祖以至列聖家法可考，一越乎此，皆禍所伏；近而先帝率而從之，尤表表在人耳目，朕烏可不仰遵詔誥！其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亦宜體悉；工匠犯者，一如景祐之制，定從重典。《咸淳遺事》卷下。又見《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宋元通鑑》卷一二三，《宋史記》卷一四，《南宋書》卷六，

《宋史新編》卷一四。

〔二〕原繫於咸淳六年三月，據《宋史·度宗紀》等改。

官不數易詔

咸淳八年正月初一日庚申

朕惟有虞之時，明功實以定德，久藝業以程能，官於其職者蓋終身不易。而考察之法必於三載之後，又積而三之至九載，始進其有功者，而其不能者退之。茲萬世不易之典。漢之爲吏者長子孫，亦有遺意。朕既未能法於古，而博聚賢雋，制官授職，甚有望焉。比年吏習日偷，人懷一切，怠忽荒政，乃罔攸畏，豈獨無一心勞職、不懈于位如古之人哉！咎在夫計日待遷而任事之日淺也。夫任事日淺，則功不能成；計日待遷，則人無固心。以無固心之人，而乏功能之可紀，博觀內外，胡可謂治？天下之情，樂進陟而苦留滯，僅習其事，乃未克究，則又望而之他，於是吏胥習玩，益得以執其柄，而復有取足於願欲惟恐不去之爲急。私爾忘公，豈可以訓？雖欲任之，其能久乎！終亦相率而爲僞也。若稽祖武，自藝祖有罷歲月序遷之制，列聖相承，一是不越。如任中丞者十二年，班尚書者十年，典誥命者二十餘年，居經筵、三司者各十餘年，守齊州者十七年，前後守西山者二十餘年，守河北者亦如之，蓋不可一二數也。嘉祐百察能久其官者，元祐有再任乃陞一職資序之法，以至紹興九

年、隆興元年之詔，可謂深切著明。當是時，人無冗滯之歎，國享得人之效，何其盛也。茲當正歲，率作興事，繼今內而郎曹、外而牧守以上，更不數易，以隳實政，厥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固無嫌於久也。凡未顯擢者，固不以此限。咨爾有位，咸知朕意。《咸淳遺事》卷下。又見《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宋元通鑑》卷一二三，《宋史記》卷一四。

王應麟轉朝請大夫制

咸淳八年三月

禮說莊敬恭儉，具存載籍之間；學有緝熙光明，允賴羣儒之助。屆時竟帙，懋賞有彝。爾業履粹□，文章蔚瞻。螭坳載筆，仍參讞約之司；虎觀談經，□有切磨之益。乃若漢儒之《禮記》，無非孔氏之格言。三百三千，儀文悉備；多聞多見，考論無遺。雖明道未嘗計功，然用德所以彰善。特頒褒頌，爰進文階。大夫執圭，取彼春朝秋請之義；從臣第頌，弘我上嘉下樂之規。《深寧先生年譜》。

祀明堂詔

咸淳八年〔二〕

崇節儉而國用猶絀，斥貪殘而民瘼未蘇。堅壁相持，蟣蝨生于介冑；連營久戍，牛馬疲于轉輸。深惻于懷，未燭厥理。匪藉高穹之祐，曷臻廣宇之安？卜用辛之吉，既有典常；戒先甲之期，罔不祇

肅。我將我享，亦惟治內外而始憂勤；有報有祈，庶幾去災害而來福祉。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咸淳遺事》卷下。

〔二〕原繫咸淳八年九月，疑有誤，當在四月。

勉留賈似道御筆

咸淳八年九月

迺者用卒大報，款原廟，裸太室，氣景晏溫，神祇祖考之安樂，于此可驗。暨將事祀于總章，質明而雨，俄即開霽。至躬執圭幣以展孝思，星月明潔，天宇肅清。神既介享，端闡昕御，霈澤滂流。朕方歸福東朝，以奉怡愉之樂，忽覽奏牘，師相乃以遇雨引咎，翩然出關。駭愕徬徨，罔知所指。乃若避法駕而不御，此朕所以盡寅畏之實，而不害其爲熙成矣。師相豈可借以言去耶？其勉爲朕留。

《咸淳遺事》卷下。

贈范天順定江軍承宣使制

咸淳九年四月〔二〕

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

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于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宋史》卷四五〇《忠義傳》五《范天順傳》。

〔二〕年月據《宋史》卷四六《度宗紀》補。

賜錢給沿江制置趙潛江防捍禦詔

咸淳九年四月十日壬辰

襄陽六年之守，一旦而失，軍民離散，痛切朕心。今年乾會節，其免集英殿宴，以錢六十萬給沿江制置趙潛江防捍禦。《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誠諭守臣詔

咸淳九年四月十一日癸巳

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閩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悞，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

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虚心以聽。《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又見《宋史記》卷一四，《南宋史》卷六，《宋史新編》卷一四。

優賞楊春等詔

咸淳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己酉

南歸人復有戰功者予優賞，楊春、薛聚成、陳君謨、周海、周興各補成忠郎，蕭成、侯喜、丁甫、劉鑄、鄭歸各補承信郎。《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陳宜中辭刑部尚書乞閑不允詔

咸淳九年六月

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齊東野語》卷

一〇。

陳宜中乞閑不允御批

咸淳九年

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牘引

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齊東野語》卷二〇。

賜饒魯勅

學聖惟賢，而全德之賢不概見；愛人以德，而希賢之德足傷懷。爾宿儒饒魯據諸疏稱，被仁服義，涵養孟、顏精神；羽傳扶經，追踪程、朱脉絡。卓爾隱耀東山，宜乎馳名北闕。茲聞淪謝，怛化殊深。悵九原之不作，幸三餘之有存。勅葬貤封，永光邱墓。道光《萬年縣志》卷一四，道光七年刻本。

賜饒魯勅

大道光昌，惟資名流羽翼；斯文燦著，必賴賢哲昭宣。立說等於泛常，則於斯文無補；著書精於純正，實爲大道攸關。宿儒饒魯氣象雍容，斑斑可錄；踐履平實，奕奕堪推。潛心名理，既養晦於山林；隕身幽室，應揚休於邦國。學有根柢，比肩濂、洛之班；德無瑕疵，接跡關、閩之侶。合申恩典，以示褒榮。今朕嘉其明誠，旌曰「道學流芳」，表振采於經帷，予專祠於祀典。繼往之功莫泯，開來之學難忘。生前未膺寵擢，身後何惜榮施。道光《萬年縣志》卷一四。

賜陳藏一御批

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宗詩文稿都好，可再簡幾首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御押。元劉壘《水雲村稿》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乞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奏

景定二年正月

臣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謁拜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聖心，祇承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黜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溯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熹等三臣嘗俱被詔追褒，特加隆惠盛典，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竊謂宜用升祀例，以稱明詔。臣愚欲望睿旨特以臣栻、臣祖謙秩于從祀之列，以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盛美。《宋史全

進聖訓表

景定五年十月

家有嚴君，訓誕敷於皇極；謀詒翼子，德早毓於青宮。宜作宋之一經，以繼周之百世。緝爲寶帙，冒進玉旒。臣竊惟五星聚奎，式符建隆、乾德之創造；三聖一道，有開祥符、天禧之文明。遵太子諭教之規，植千歲治安之業。記頒資善，要舉承華。申之頌述之諄勤，重以箴詩之懇切。形於聖製，寵有御書。迨及承平之盛時，著爲非常之鉅典。於皇今日，益大前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乂。有典有則，昭昭禹子之貽；制事制心，汲汲湯昆之裕。語進德則親師講學，論治國則脩身齊家。六經四子，具有階梯；五常百行，莫先孝弟。以至視聽言動，戒於非禮；逸樂遊畋，貴於毋皇。事事存心，言言切己。寓在帝王筆舌，無非經籍陶鈞。臣佩服不忘，珍儲甚富，肆卷嘗加於編集，萬年足示於鑑觀。歷龜吉以紓忱，瞻龍顏而奉表。道知君父，式同教世子之篇；福錫人民，莫匪叙彝倫之效。《玉海》卷一二九。

節度使牒

寶祐五年

遂安軍節度使。應遂安軍管內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茲者仰荷乾尊，誕申異命。漢真王之璽綬，

仍履舊封；唐兼鎮之節旄，特昭異數。睠嚴陵於左輔，實高廟之初潛。祇榮已凜於涉冰，延見懼違於問曉。洪惟上聖，動契天心，謂社稷太平之階積於強本，而父母生民之澤寓在立親。家之安者下之寧，近之篤者遠之舉。凡爾搢紳多士，介冑連營，丕體皇恩，叶肩職分。粵若緇黃之侶，暨夫斑白之氓，宜以慈善廣教風，宜以孝悌形媿俗。諸有尊屬，並存問之。右榜遂安軍，仍散下管內，各令知悉。寶祐五年月日，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押。《景定嚴州續志》卷一。

試進士策文

咸淳四年五月

天下之生久矣，邃古之初，紹天闡繹，由皇而帝，由帝而王，豈不同條共貫歟？而其大經大本，率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其事可得聞歟？人有常言，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廣，治之在心。夫自道心一語，舜以命禹，實爲千萬世人主之心法，根于其心，發于其政，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當此之時，則至治已。《傳》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大。大道爲公，其是之謂同歟？三代聖王，同得其全治之所由粹；漢唐諸君，同得其偏治之所由駁。或粹哉駁，吾將安考？道不行，千載無善治；道不明，百世無真儒。而羣聖人之道僅載之空言，豈心法不傳，而治法隨之歟？惟我藝祖以何物最大，質之元臣，上接三聖傳心之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用肇造區夏，丕式于後之人。朕獲承至尊休德，迺念爲君之難，望道未見。顧惟萬派一宗，異情同理，思與宇內共臻斯治。然志合而未治，

躬化而未孚，其故安在？欲省賦斂而官與胥爲民蠹，是上澤壅于下流，而莫之省憂也，何以厚民生？姦者舞法，貪者壞法，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者也，何以飭吏治？見人才無可使者，特詔執事，非不薦人才也，應令者多，序緒者鮮；抑徼幸之門，戢浮競之俗，非不正士習也，而一私纏繞，攘攘熙熙，利往利來，朕獨安取？非不尊嫜屏惡也，今或以隨聲是非爲公論，以縱釋有罪爲可喜；非不賤貨貴德也，今或陰事於采擷，或常試於貢奉，是人心獨未嘗古也。關楮本以權錢也，幣輕多姦，是奉吾教不謹也，今或官涎益饒，有因之以爲利者矣；推排本以平賦也，旦暮吏來吾鄉，並緣爲姦，今或強宗巨室有不可問者矣。興言在茲，未燭厥理，朕所爲祇祇兢兢，夙興晨慮，于今五年。每下詔書，凡以爲民，而未有恩至，豈朕之心然，而千萬人之心未之或然歟？心猶慊於道，故未能時措于理歟？昔孝祖龍飛策士，首及於循堯之道，期於不下堂而治。欲然於古之弗及，必以綜核名實爲大務。此朕家法也。繄欲立治以道，立道以心，舉事事物物，一是爲實之歸，以庶幾乎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若而可？今朕詳延四方之士，始策于廷，子大夫其據古以對，靡有所隱，用宏理本，朕將親覽焉。《咸淳遺事》卷下。

熙明殿記

咸淳三年三月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天地民物之理，聖賢言行之則，與凡古今立政立事、國家大經大法，

其本末源委，精微曲折，具在典籍，博觀而約取之，以措諸天下，莫不由學，學之用大矣！《中庸》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至於盡性贊化育，《大學》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用此道也。我朝烈聖相承，汲汲然于是加之意，闢書帷，禮經士，朝日二講，寒暑靡倦。用能明于理道，追蹤帝王，以成長治久安之業，遺我後人，式克至于今日，猗歟盛哉！朕奉先帝宮室，無所改作，惟茲廣廈，所與士大夫坐而論唐虞之際，今我曷敢後？此殿之所以作也。殿實東宮講堂，先皇帝名以新益，詔于冲子，彝訓諄諄，言猶在耳，乃咸淳三年春三月落成，揭「熙明」以襲「緝熙」，壹是皆以敬之之意爲本。夫人之一心，虛靈洞徹，以該衆理而應萬事。天高地下，日升月恒，與此心實相爲流通，渾然之中，而燦然無所不具，夫是之謂本體之明。自古在昔，盛帝明王所爲念念乎學，其精一執中，日新又新，純亦不已之妙，無非于其本然之明，充而廣之大之而已。故自其本諸精神心術之微，而達之事物物之間；自其謹諸宮庭隱奧之地，而推諸四方萬里之遠。以之窮理，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酬酢，則無所處而不當。于是其明益熙以廣矣。《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惟敬則有以涵養氣質之粹，克去物欲之累，洞見義理之實，而熙明之功常如一日焉。先皇帝以是傳之，予一人以是學之。「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惟師傅大臣暨厥儒碩益交修予，俾予克邁乃訓，亦克昭于有父。《咸淳臨安志》卷一。

牧民訓

咸淳六年正月〔二〕

惟天生民，惟君司牧。都鄙盈區，分割九服。乃建州伯，此維與宅。民吾同胞，咨爾保息。朕茲念茲，用簡畀爾。思昔藝祖，紫雲一誓。睠焉牧養，言如天地。爾念哉，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康。惟廉惟平，惟爾典常。視民如身，視郡如家，視屬縣如子，是可以爲民父母矣。勉旃俞往，各勤我班瑞之分命。《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同書卷四二，正德《袁州府志》卷一〇，康熙《宜春縣志》卷一四。

〔二〕年月據《宋史·度宗紀》。下篇同。

字民訓

咸淳六年正月

昔在先帝，字民是訓。元元之命，繫于縣令。肆朕承保，亦以命汝。凡厥有生，皆吾赤子。父母于子，胡忍弗仁？爾廉斯明，爾敬斯勤。其率自爾中，公乃視聽。其簡孚爾衆，衡乃令政。茲猷告于爾志，其使我民孝悌力田，庶幾乎三代之醇，四善三最，治狀以聞。我朝彝典，尚旌爾庸。欽哉！

《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同書卷四二。

牧民銘

天生烝民，皆吾同胞。痛癢切身，勿瘠民膏。凡而戚忻，繫命爾曹。惟既厥心，毋憚爾勞。繆以千里，根于差毫。《咸淳臨安志》卷四二。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三。

字民銘

泣事必公，拊民必惠。邇者有訓，亦既切至。咨爾令長，守以勿墜。宣朕實意，斯爲豈悌。《咸淳臨安志》卷四二。又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五，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

太學祀孔子祝文

咸淳三年正月

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饗！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以上王蓉貴校點）

全宋文卷八三三二

鄭思肖 一

鄭思肖（一二四一——一三一八），字所南，號憶翁（一作億翁），又號三外野人，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寓居吳縣（今江蘇蘇州）。鄭起子。爲太學上舍生，嘗應博學宏詞科。元兵南下，扣閭上書，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宋亡隱居，改今名，及字與號皆示不忘於宋。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隱指「大宋」也。歲時伏臘輒野哭南拜，聞北語必掩耳疾走。精繪墨蘭，國亡後，爲蘭不畫土，意謂宋朝疆土已爲元人所奪。嘗謀舉事討元復宋，未果。無妻無子，鬱鬱而終。卒於元延祐五年，年七十八。著作存世者有《心史》七卷、《文集》一卷、《一百二十圖詩》一卷、《錦錢餘笑》一卷、《太極祭鍊內法》三卷。見正德《姑蘇志》卷五五及所撰諸文。

《心史》爲思肖手編詩文集，含《咸淳集》、《大義集》、《中興集》、《久久書》、《雜文》、《大義叙略》等。其中公開鼓吹反元，故未曾公之於世。至元二十年，即宋亡後四年，思肖將此書以鐵函密封，沉於蘇州承天寺井中。至明崇禎十一年，寺僧浚井得之，始復傳世，故又稱「鐵函心史」。今以崇禎十三年新安汪駿聲刻本爲底本，校以崇禎十二年張國維刻本（簡稱張本）。《鄭所南先生文集》爲他人所編，附於鄭起《清雋集》後。今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清林佶抄本爲底本，校以知不足齋叢書本。及他書所收遺文，統編爲

九卷。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寒與饑。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洒淚弔終古今周覽冥迷。南仰炎邦兮黃纛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草淒淒。東望蓬萊兮，烽煙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閼兮，殺氣何盛？陰寒癡慘兮，生意何微？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翠華巡北岳兮，六載猶未遑歸。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嘯，妖獸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災兮庶物命斷，問汝羣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今，爲大恥未報；誓挺空拳兮，當四方驅馳！非我自爲戾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雖死亦爲。金可銷兮鐵可腐，萬形有盡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明明在上，一忱齧檠兮，寧不監予衷私！謀爲仁義吐氣兮，人不從之，天必從之。太誓死死不變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涼涼兮，獨立獨語；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其動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蓍！外被汙垢之衣兮，內抱瑩淨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燄紅暖兮，易一哭爲衆笑；倏於變以道兮，萬世其春熙！《心史·雜文》。

久久書正文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兇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閼國脉，貪官虐吏剝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旦莫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譬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旦旦惟

「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諤諤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僞夷狄以王，胥而爲賊，反叱吾愚，執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讎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斁！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於躬〔一〕，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慙，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

憤悶不平。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淮、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己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瀕洞，腥汙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

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含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人違茲盟，理誅其罪（三）。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丕作，恭聽號令，勦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

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毋忘父言！」我屢嘗竟夜鰥鰥，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蟄龍一出，頃而霈雨；壯士長嘯，割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乃

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於心，終施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

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泣血誓心而書。越四載，德祐八年冬至後釐爲正文，《久久書》舊文茲不更錄。《心史·久久書》。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三。

〔二〕冠：原無，據張本補。

〔二〕莫：原無，據張本補。

〔三〕「人違」二句：原作「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據文意乙。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於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人莫不皆難之。不啻溜鈍漢，何由通此六者之意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箕，欲治不裘，顛嗒固滯，喚鍾作甕，十字九錯，百事千謬，叢萬拙於一身。宜乎化爲凡民，併與早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翻却，甘於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

矣！回視古今萬夢，不直一總指，胡爲乎！倏焉垂謬於萬古蒼茫之外，摸着虛空如小物；忽焉破想於一毫玄微之中，笑看陰陽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斟酌；或招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被破跣走，狂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不與人同行之古路。偃偃癡癡，終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爲乎！一旦欲移之於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之乎？尚髣髴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今又復化而爲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土風清嘉，羣彥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藹如，惟廣文先生以斯文爲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某頓首。《鄭所南先生文集》。